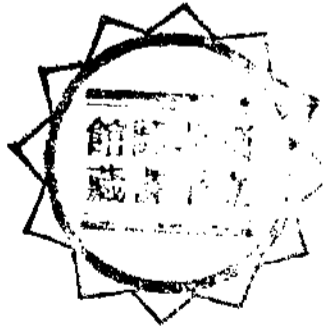


DEC 21 1932

三民主義



矛盾

第三
四期合刊

1952.12.5,出版

刊月盾矛

理論：

中國文藝思潮之沒落與復興

革命與藝術之曲線的聯繫 (Lunacharsky 作)

王平陵 (一)

小說：

尹奉吉

生之一角

揚子江

炭礦風景線

克里斯托費孫 (佐治季星作)

熱

一種歌聲

逃難

三雙絲襪五十二 (羅曼諾夫作)

劇本：

潘子農 (三五)

劉祖澄 (五九)

徐蘇靈 (八七)

洪靈斐 (九五)

顧仲彝 (二〇九)

羅洪 (二六三)

鄭蕭葭 (二七五)

沈紫曼 (三二二)

維明 (三三二)

畫：

毛騰 (七一)

尹奉吉之像

及其手蹟

戰壕中

詩與散文：

詩兩章

暴風雨途中

哨兵的夢

英吉利詩鈔

滬戰拾零

沈紫曼 (二九)

蔣山青 (三三)

黃震遐 (八三)

何德明 (二四五)

蘇芹蓀 (二四九)

批評與介紹：

亨利詹姆士底小說

評「獅子吼」

由之 (二八九)

錢恂春 (三二二)

營 陣 盾 矛

12 小豬八戒案平議

13 手民之誤？

14 黨紀與官箴

15 讀論語

16 畜牲文學的還魂

17 笑林廣記補遺

18 官與藝術之聯繫

19 國難篇

趙光濤 (一三七)

國際文壇

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週年
蕭伯納等組織文學會
幾本值得介紹的英國小說

意大利百科全書將完版
法蘭西學會的兩個文學獎金
法國的近期出版物介紹

1932, 12, 5, 出版

• 吾哲閣 • 殊 袁 • 良培向 • 康壽謝
• 佑德許 • 興敬姜 • 之牧袁 • 祥彥馬

請讀者注意本刊下期的
戲劇專號

洪深 • 鍾陽子倩 • 胡春冰 • 谷劍塵 • 王道源 •
唐槐秋 • 陳凝秋 • 左 明 • 顧仲緒 • 熊佛西 •

中國文藝思潮的沒落與復興

王平陵

在今天以前，中國的文藝思潮，有點像錢塘的秋潮一樣，洶湧，沉靜，沉靜，洶湧，現在是沒落的時期了。在此刻儘管別種東西還在那裏蠢蠢活動（姑不問這活動是退縮還是前進）。但，祇有文藝已經死絕無氣，變成了遠古的化石，是千真萬確的。十餘年來中國從事於文藝的工作者，也有很多人對於文藝的傾向，策略，乃至於各個宗派的源流變遷，寫過許多論文，出過許多單行本。說起來，無論什麼主義，祇須在歐美文壇上曾經流行過的，中國都來過。在五四前後，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等等。

是同時入口的，那時候的文藝界，大家都醜稱着擺倫，華士活斯，雨果，大小仲馬，佐拉，莫伯爽的作品。隔了幾年，大家覺得厭倦了，於是又來了一批所謂新浪漫主義，象徵主義，新神祕主義的貨色，中國文藝界乃大唱其藝術爲人生的高調。到了反正前後，中國到處燃着了革命的烽火，標語式，口號式的文學，就爲這一時期最被利用的工具。不多幾時，在革命的進程中，獲得了初步的成功，有許多從事於革命文藝的工作者，又覺得不高興了，看見由日本間接又間接販運過來的階級文學，那種鮮紅的顏色，震顛得他們的視神經有一點眼花撩亂了，於是，配稱爲站在時代前面的革命文藝家，便欣然以爲找着了革命的正真的路線，在包裹着走封建社會裏遺傳下來的充滿着病態的色癆的軀體，罩上了一件紅得有些發紫的外衣，充分暴露着「貓哭耗子」的仁慈，說是要替自己叫喊，要替大眾叫喊。叫喊！叫喊！叫喊了一年多，始終叫喊不出什麼東西來，不得已，又祇好合上了相蓋，鎚上了最後的鐵釘。過去的一切，就這樣都完了完了。我們以爲在這時候也許可以稍微清閒一些了，萬料不到就在這時候，新的舊的鴛鴦蝴蝶派，便乘機掛着藝術至上主義的招牌，從地層下面，蠕蠕地抬起頭來了。這些都是革命的疾

風所吹散了的反動的逆儀，被新時代的主潮所激盪着沉沒在海底的泥沙。他們是封建勢力潛伏着的陣營，是一切烏烟瘴氣躲藏着的垃圾箱。那種充滿着小紳士的鬼氣，裝着溫柔得像貓叫的聲音，所謳唱的七言詩，五言詩，律詩，絕詩，宮調，詞曲，乃至一切傳奇小說，文明戲劇等等，姑不論在內容上感到極度的空虛，就是以那種刻版的文字形式而論，我們早疑心他們因為敵不過新潮流的擊撞，已經漸漸地消淡下去，變成荒古不經的神話了。

至於那些投降偽國的遺老，沒落的遺少，預備將來，穿着朝衣朝冠，應試殿對；以及爲要拜服在偽國傀儡的面前上勸進表的緣故，誠然不能不保存「古調自愛」的遺產。這一批積極要造就漢奸資格的中國人，他們的必須要練習歌吟風頌，填詞作曲，也正和我們積極要提倡科學，必須讀通蟹行文字是同樣的情形，原不必深深地駭異。不過，還有一些自命爲年青的作家，曾經在過去的中國文藝界見過世面露過頭角的，現在也在呼啞啞哼起老調兒來了。爲什麼偽國的江山，還在偏安於半壁，而茫茫的神州，就到處萌芽着「復辟」的預兆來呢？我們相信舊式的與新式的鴛鴦蝶翅派，是一種徒具輪廓

帶着一副鬼氣的文體，牠的作用，是爲着描摹風花雪月的，爲着一般才子佳人在紙面上手淫的，充其量的用處，牠祇能便利於一般忠君愛國之士，歌誦「君王聖明，臣該萬死」。我們要企圖利用牠來表達現代革命的情緒和意識，表達民族的被壓迫的反抗精神，是萬萬不可能的。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腐爛了的骸骨，雕刻不出新鮮的肌肉，那些人如若因爲閒得無事，隨便玩玩，原無人計較了，假定以爲這些東西可以經國濟民，那簡直是瘋狂，夢囈。我們相信一切腐惡的封建思想，必然托生在新舊鴛鴦蝴蝶派的文藝裏借屍還魂；他們那種狹義的愛國思想，爭王攘夷，「大中國」而「小九州」的國家主義，必然會冒着民族主義的旗號，造謠惑衆，來混亂我們被壓迫民族向着赤白帝國主義進攻的陣營；他們必然從多方面地設法阻礙我們革命的進展，延緩我們民族的鬥爭。現在，過去的一切東西，已經自動地沒落，自動地燬滅了，祇有這些新舊的鴛鴦蝴蝶派，還想投進這個空隙，冒充時代的驕子，我們必然要趁他們的「毛羽未豐」，飄起一陣旋風，把他們吹得烟銷雲散，讓他們永遠地，永遠地浸沉在海底。

在此刻，且把過去中國文藝界沒落的原因，結一筆總賬，原原本本記述在下面：

(一) 缺乏中心思想 中國的文藝創作者，向來就沒有有一個中心思想，大家祇是根據一時的情感衝動，或接受到某一種不愉快的刺激，自然地流露出來的一種反映而已。所描寫的，祇限於作者自己所經歷的範圍，而這範圍又非常窄狹，不足以表達出多數人共同的傾向和欲求；所以，這種文藝，很不容易在廣大的羣衆裏發生相當的力量。雖然有幾位比較成功的作者，亦僅是在技巧上比較的熟練，在真真文學的意義上，隨時可以呈顯出他們的缺乏修養，不能把較高尙純潔的情操，像不斷的泉水似地流瀉出來，因此，這十年來的努力，祇能在中國文壇上，應有盡有地具備了各種文藝的形式，並沒有能豐富文藝的生命。而中國的文藝家也就以文藝的各種形式無缺，認爲無上的滿足，不再去努力建樹文藝的生命了。到今日中國文藝界的創作量，縱如野草似的生生不已，而要發見一篇能代表一時代底一個主潮的作品，簡直是絕無僅有，說起來，真是異常抱憾的事！這原因非他，就是缺少一個中心思想，指示着作家走向坦坦的大道。於是，便不自覺地把文藝的路線，越縮越窄，最後，竟縮到牛角尖裏，找不到出路了。

(二) 缺乏創造的精神 藝術底生命完全在自我的創造，不是表面上的抄襲與模仿。

雖然，藝術家在作品裏離不掉模仿的痕印，但這是僅限於形式方面，至於要暴露藝術的真髓，非用自己的心血去灌溉，用自己的力量去培植，則藝術的花園，決不會光華燦爛的。我們中國的文藝界，未能把握住這種定則，祇知道跟隨着人家的後面，拖一條尾巴，人家已竟是落伍了的主義和思想，而我們尙當作是希奇的尊貴的東西，不憚麻煩地介紹和模仿，這是多麼可憐的事情，所以，過去中國的青年，誠然有許多人在文藝的園地裏，費過了不少的心血，而從未見能夠收穫到什麼東西，這原因，就是因爲一般青年們祇知道在人家已開拓的園地裏，無關心地徘徊觀望，而未能在自己的本土裏，努力耕種，使文藝的幼芽，能夠逐漸生長，開花，結實。近幾年來，中國的文藝作品，在量的方面，不謂不多，祇須一檢查書賈們的玻璃櫥窗裏所陳列着的，儘是些小說，詩歌，劇本一類的東西；可是，在質的方面，稍微加以研究，就會使你發現到很多的缺憾。這些東西，大抵是拘泥於舊時代的魂魄，墨守着舊時代思想的糟粕，僅僅在表面上塗上一層新的顏色，煊染着一層新的光澤而已！文藝的技巧雖不斷地在進步，而文藝的生命，依然是空虛的。意大利的文藝批評家沙菀（Ardengo Soffici）說：「平庸的藝術家不知道什

麼是藝術，僅在臨摹人家的作品，不能把原始的自然力暴露出來。所謂好的藝術品是真理的鏡子，而劣的藝術品是影子的影子，他們並非藝術的主人，而是藝術的奴隸」。照此說來，可見藝術要不是從創造方面努力，斷沒有充分發揚的希望。而中國的新興藝術，近幾年所以還未能有多大的進展，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沒有時間，實在是把所有的努力和時間，完全浪費掉了。

(三)個人主義的失敗。在過去二十年代，中國青年之從事於文藝工作者，一致地傾向於各種主義的介紹，記得在民國七八年間，是浪漫主義最盛行的時代，那時代所有的作品，情感是奔放的，色彩是濃烈的，這些都是浪漫主義的特點。像宗白華的「流雲」，康白情的「草兒」，郭沫若的「女神」，都是屬於這種傾向的代表作。他若郁達夫的「沉淪」，張資平的「冲激期化石」，雖然，也帶着些浪漫主義的特點，然不免對於個人主義的色彩太濃了一點，結果，所寫的東西，祇是表達出一些Egoism的悵鬱和煩悶，充滿着小資產級沒落的意識，純粹是由於不能滿足個人的慾望的一點上所發出來的淒苦；不是大眾所要說的話，更不能代表一個時代的主要的作品。惟郁張二君的作風，却能深深地

青年們的心田裏種下一些「個人主義」的根株，他們底作品，在某一時期頗為一般青年所愛好。這原因很簡單，正因為那時期的青年們剛剛從幽閉的舊社會的地層裏，睜開眼來看見了這個世界的真面目；日光射進了久關閉着的眼睛，不免因刺激過強，發生了頭暈目眩的病態的表示，而至於不能支持。在從前，這些青年並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環境，週身都受着鐵鍊的束縛，是在變相的牢獄裏，正因為束縛得慣了，也就不覺得苦痛了；但驟然地解除了這束縛，到覺得遺漏了什麼而很不愉快似的。猶之，一個久居在地窖裏的貓頭鷹讓牠停止在正午的熾烈的陽光下，當然是睜不開眼來的。那時代的青年們，正是如此。他們開始觀察到社會的悲觀面，陰褐層，而自己又沒有力量去抵抗這些悲哀的襲擊，同時，自己的理想更一發而不能滿足，處處感覺到社會的不良，生命的無歸宿；因此，這一時代的作品，就不期然地堆滿了極濃烈的個人主義的色彩。許多青年已在覺悟到自己所停留的階段的基礎，在根本搖動，現實社會對付他們的態度，又是非常冷酷和暴虐，因為這，感到異常的憤懣，同時，他們也在憧憬着他們未來的希望，不相信他們的希望會變成失望，可是這希望是否一定能成功，也沒有這樣的勇氣來肯定，於是，

對自己的前途，祇覺得是徬徨，空虛，摸不到出路了。於是，凡是能把握住這一類的意識而表現於文藝的技巧的，無疑地，沒有不被這時代的青年所熱烈地崇讚和愛護的，郁張二君，正爲着能認識了這時代的青年，而能委婉曲折地把自己做典型投合了這時代青年的需要，郁張二君竟因此而名聞於世了，後來，這種「個人主義」的潮流；竟是一直地傳延下來，到現在還沒有中止，文藝上依然是找不着中心。雖然，大家在高喊着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象徵主義，新浪漫主義，甚至是新表現主義等等，僅是一種口號而已，我們從來就沒有看到能夠代表這些傾向的作品，就是有，也許要期之於將來的將來吧！中國文藝界到今天還沒有多大的貢獻，完全是受着狹義的個人主義的影響。

(四)文藝家缺乏修養 有人說：「在中國這樣淒涼的環境裏，到處充滿着的，無一不是文藝的材料，不應該沒有真實的文藝的作品。」這些話誠然是有相當的理由。真的，在現在的中國，到處都是些文藝的題材，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譬如：照例要發生的一年一度的國恥，饑饉，兵災，以及土匪，賣淫婦，下層階級的慘痛等等，無一不是中國特殊的產物——最豐富的產物，把這些東西，採取其最精彩的部分，利用文藝的方式

表現出來，我想，雖不能驚風雨而泣鬼神，至少，都是值得我們下淚的資料。可是，像這些題材一到了中國文藝家的筆底，就變成了枯燥無味，毫無生趣的艱硬的化石。而比較能值得一看的東西，倒還是關於哥哥妹妹式底肉麻的情書，以及變相的「性藝」「性史」一類肉慾奔縱的小說和詩歌，除此而外，便一無足觀了。現代中國從事於文藝工作者，對於文藝修養之感到極度的缺乏，是無可諱言的。雖然，中國的民族，是富於感情的民族，我們於中國人的酷愛和平，善於妥協的精神上，就可以無須再找另外有力的證據。所以中國人對於文藝的嗜好，可以說在任何民族以上。謝壽康先生曾經說過：「在外國關於舞台藝術的提倡，比中國要努力得多，他們所能表現給觀衆的，不論是什麼東西，至少，終帶有藝術性的，決不像中國的淺薄無聊；然而，在外國的觀衆，並不像中國那般的踴躍，中國人簡直沒有一個不喜歡看戲，就是最無意義，亂七八糟的東西，祇要是搬得上舞台的，無有不受觀衆熱烈的歡迎。所以，中國人可以說是最喜歡看戲的民族。」謝先生的話，確實是根據事實來說的，決不是毫無根據的空談。惟其如此，故中國人的戲劇，很難有成功的希望。中國的京劇，已有其很悠久的歷史，而能成名的演員

僅僅祇有幾個，這便是頂顯明的例證。這並不是唱京戲的困難，因為大家都懂得一點京戲，所以不很容易成功了。說到文藝上的創作，也是這樣，在歐美各國，政治比較上軌道，社會上是很安甯的，一般民衆的生活，都是非常穩定。又因為生產最跟隨着機器的發明增加其速率，民衆都能挾持其優裕的財富，消受適意的多量的消費生活。就是歐美的勞苦羣衆，他們工作有定時，休息有定時，在家庭的設備，一樣的有無線電播音機，可以聽名伶的演唱，可以聆高尚的音樂，與緻勃發的時候，也可以伴着愛侶赴跳舞廳，或者去打高爾夫球，上咖啡館，逛公園，生活都是非常的閒逸，至於淒苦嘆息，煩悶潦倒的生活，在歐美人的生活境遇裏，簡直很少有這些不幸的經驗。決不像中國人似的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天天，刻刻，時時，都在眼淚中過生活。怨苦悲哀的生活，在地獄裏的中國人是習以爲慣的了，老實說；一個上等中國人的生活，還不如一個歐美勞働階級的平民；所以中國人無不急於求安慰，求如何能調節自己的苦痛，因此，文藝之在中國，便成了一般人惟一的嗜好品了，中國的文藝也就不容易有相當的成功了。正因為文藝的內容，不外乎是苦悶的象徵，中國人所能瞭解的，祇有是苦悶，假定文藝家描苦悶

的手段不很高明，技巧更是非常的平庸，固然是不能取得讀者的同情；就是，在結構上，內容上，描寫上，稍微高明一點，也不見得有多大的希望。這就是說；中國的文藝家非有充分的修養，獨特的文藝本質，斷難有滿足於讀者的希望；亦就是說，在酷好文藝的中國民族，一個浮淺無聊的作家，決不能成功不朽的作品。這與歐美的情形，顯然不同，他們的優裕的生活，雖然能有許多閒暇，從事於學術的發展；但於文藝的欣賞，僅僅作為消遣而已，其酷愛的程度，至少要比中國人差得多吧！所以，他們作品的內容，祇須略帶一些悲苦的色彩，不易為一般人所能聆略的情形用文藝的方式表現出來，就足以為一般人所欣賞，所愛慕了。歐美文藝家之容易成功和得社會之稱譽，正是為此。舉個例子說：域外的名著曾經介紹到中國來的，不謂不多；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誰也認為熱情奔放，曾經鼓動歐洲青年變成瘋狂，甚至能增加情死事件的偉大的作品，可是，竟不能挑動中國一般熬盡了風霜的青年們的內心；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歐那尼」，那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在歐洲因為他們的力量曾經推翻了根深蒂固的古典主義的陣營，情感之熱烈，終算是登峯超極了；可是，在我們久經愚

難的中國青年們的眼中，也算不了什麼，無論在題材上，情感上都不能感動我們。同理，要是有人能把中國人的不十分著名的東西，介紹到外國去，祇要在技巧方面不失敗，就已經夠他們驚奇了。如胡適之的論文，每千字的報酬，竟能到十五個金洋，田漢的很不細心寫成的劇本，譯成了日文，也為愛好文藝的日本作家所擊賞，張資平的淺薄無聊的戀愛小說，被日本報紙競相翻譯，郭沫若的標語式的詩歌，也為日本文壇所傳誦，魯迅底落伍了的「阿Q正傳」，甚至轉譯了七八國文字，盛成用法文寫的「我的母親」，也被譯了五六國文字，這些並不是因為中國的文藝作品，真比外國好，實在是中國的文藝題材，比外國豐富得多。中國文藝家在域外能博得相當的名譽，而在自己的國土內反不容易有比較的成功，也正是因為文藝環境太豐富，一般讀者，青年們，所接受於社會的苦痛太深刻，在文藝家所能寫出的經驗，早為大多數人所體察過，嘗試過了，或者所嘗試到的程度，比較文藝家所能描寫的，尤有過之；所以，文藝家要是沒有獨特的天才，缺乏充分的修養，在中國文壇上決難有成功的希望。

(五) 缺乏批評的精神。文藝能在社會上發生力量，成為民衆底必不可少的東西，這

不僅需要作家的努力，而有求於批評家的指導也非常迫切。文藝的創作，一方在能表現個人的情緒，求得自我的安慰，而一方又須把自己的表現的東西，能夠獲着大多數的共鳴。前者是文藝的心理的作用，後者是文藝的社會的作用。前者是文藝的自我的表現，後者是文藝的客觀鑒賞。鑒賞者在讀着文藝家的創作時，能體察到作者所經歷的思路，而組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願意把這印象傳達給別人，就是批評。所以鑒賞者雖不盡是批評家，但批評也是鑒賞的一種，是無疑的；作品的優劣，雖然常由於鑒賞者的觀點不同，而往往得不到真實的標準；但鑒賞在修養上，却不能不自居於作者之列，至少，也須躋近於作者的地位。蒲克女士說：「所謂鑒賞，便是將讀者的心理和作者的心理完全同化。無論什麼文學作品，惟能在讀者的心中完全同化的，才能使讀者確實能領會牠的真實性，否則，對於牠的各種要素，總不免有些遺漏」。這些話，是有其充足的理由的。無論那一種文藝作品，創作者都希望獲得文藝的社會底效果——就是能得着批評家的合理的批判。文藝是需要批評的，文藝家是願意批評家能多多地予以指導的。但，有須說明的，批評並不是謾罵，也不是捧場，更不是吹毛求疵。現代的中國文壇，沒有比

較成熟的文藝家，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然這不算文藝家的不努力，實在是缺乏忠實的學有根蒂的批評家來指示領導的緣故。在過去所能見到的文藝批評家，如成仿吾，梁實秋等，似乎會有相當的貢獻，然有時候猶不免是流於謾罵的惡習，或者帶着友誼式的敷衍的性質，而跡近互相標榜的嫌疑。除成梁二君以外，在中國十年以來的文壇上，便很少有像樣的關於文藝批評的文字了，這是中國文藝運動所以不能成功的主因。批評家與創作家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沒有創作家的作品，批評家便無以確立其批評的標準；沒有批評家，創作家便無從糾正自己的錯誤。批評家的責任，並不是整日價坐下來高談理論，先來勞神苦思決定了某種文藝創作的方式，命令一般文藝家按步就班地遵命去創作，要是真的這樣，那麼，不但喪失了批評的精神，而且，祇能在那些作品裏發現批評家一段一段生硬的方式，決不能讓創作家把真實的情感自然地流露出來。批評家的責任，是在乎指示作家應該使自己怎樣適合於一般羣衆之間，調整及教養一般羣衆的文學趣味，能以科學的分析的眼光指出作品的優點和弱點，使創作家能有改善反省的機會；同時，加增創作家的自信心，使能大胆去寫作，完成他們獨特的作風。中國就沒有這種的批

評家，要是有，我想，中國新進的作家，或許不至於零落到這般田地吧？

(六)沒有忠實的讀者。我所謂忠實的讀者，僅是指一般能讀書的人而言。中國文藝界批評家的缺乏，固然是無待說明的事實；而普通的文藝的讀者，亦感覺着非常的稀少。我們試一檢舉為中國人所愛好的關於文藝的讀物。除了張競生，小江平的「性史」「性藝」為無論老少新舊男女所必讀的刊物以外；其餘，舊派的遺老，就祇知道「水滸」「紅樓夢」，「金陵秋」，「漢宮秋」那一類的東西是文藝。半新不舊的人，當「玉梨魂」，「紅粉劫」的時代過去了以後，有一時期，曾如瘋似狂地擁護「禮拜六」「紅玫瑰」，甚至在刻大家公認為懂得文藝的「茶花女」底譯者劉半儂先生，也是這一派的代表，可見其勢力之雄厚了；現在他們又認為禮拜六派的時代，也過去了，於是「啼笑姻緣」，「紅花瓶」「人之初」便做了這時代的寵兒，這是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出生的中國人，所共同嗜好的讀物。至於，自命為維新的人物，大約可分為三時期來講：第一時期，是林譯小說時代，那時候如「塊肉餘生記」，「文報精華錄」，「魯賓生飄流記」，「威尼斯商人」等等，都是。在這一派的新進人物中極端流行的作品；第二時期，是新文化萌芽時代，那時候，在創

作方面如胡適之的「嘗試集」，魯迅的「阿Q正傳」，葉聖陶的「隔膜」，謝冰心的「繁星」，郭沫若的「女神」之類，譯述方面，則有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托爾斯泰的「復活」，席勒的「強盜」，王爾德的「沙樂美」，蕭伯勒的「華倫夫人的職業」，易卜生的「戲曲集」等等，這些都是大家公認爲要懂得新文藝的人所不可不讀的書；第三時期是革命將要爆發的時代，那時候沈雁冰的三部曲，「動搖」，「追求」，「幻滅」，便適應着這個時代的生命而出現了。因爲熱烈的革命潮流的激盪，把沉迷着的青年們，都從睡榻上拖了起來，於是譯述界才開始介紹辛克萊，雷馬克，高爾基這一類時代的弄潮兒，給中國的青年們見面。向之沉湎於熱情奔放的舊浪漫主義的作家們，既已變換了方面；而一般比較新進的讀者，也多厭棄舊時代的作品，都認爲時代錯誤了。這一類的讀者，雖然比舊時代的人物，以及半新不舊的人物，高明得多；但，在數量上是佔極少數，不足以使中國文藝界根本地起了劇烈的變動，新時候，雖然在書買們的玻璃櫥窗裏陳列着許多現代的作物，可是其購賣力曾不逮「啼笑姻緣」，「紅花瓶」一類的新禮拜六派於萬一；而所謂「西廂」，「紅樓夢」，「桃花扇」，「燕子箋」這一類的東西，仍舊是膾炙人口，被一般落伍的讀者愛

不忍釋。書買們本來就祇知道如何取得利益，並沒有知道提倡「文化」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都祇是拿出至少數的力量，敷衍一般新興的作家，使他們僅能不至於餓死，以極微的代價徵賣他們的汗血，偶而替他們印幾本書，適應一下那些新興的讀者，而大部分的精力，還是貫注於翻印「金瓶梅」，「性藝」，「性史」一類的東西。同時，比較具有新意識的書買們，也就是新興文藝的作家和譯者，他們更能把握着一般新進讀者的胃口，專門創作一批投其所好的東西，推廣他們的營業，從中博取優先的利益。譬如，在革命以前，國內雜亂的思潮，震動青年們的心靈大家都感覺婚姻上的痛苦，性慾上的不滿足，時常因此而發生厭世，頹廢，墮落等等的病態，而無法解救，於是，書買們便適合着這個機運，多量地收賣關於講性愛的小說，詩歌，劇本等等，供給青年們的需要；在革命以後，有些苦於現實環境的壓逼而從軍遠征的青年們，都從戰場上歸來，別了好久的舊時的社會，似乎已根本的變換了容貌，顯然地，給予青年們的教訓，是感覺到生活的艱難，而自己的慾望，又超過於自己的能力；自命為在革命的過程中，盡過了力，終以為國家給予他們的報酬是差一點，因此，對現代的一切，是不免預存着快快不平的缺望，而

這時候一般新政客，冒掛着赤色帝國主義的商標，便欣然以爲能把握着現代青年們的弱點，侈意的宣傳其階級性的文學，引青年們走入他們的魔宮。他們深深地相信革命前的青年，需要的是戀愛，於是儘量地描寫青年失戀的悲哀，歸咎到社會組織的不良；革命後的青年，需要的是麵包，於是充分地記述失業的慘痛，終結到社會階級的不平。大家利用着文藝爲生財之大道，於是，真正的文藝作品，因爲缺乏讀者，沒有人過問，竟是一蹶不振，日就淹沒了。這實在也是近年中國文藝思潮所以衰落下去的重要原因。

終結以上所談，可知中國文藝思潮沒落的原因，是有到下列數點：——第一，在缺乏中心思想。第二，是沒有創造的精神。第三，個人主義的色彩太濃。第四，作家沒有充份的修養。第五，批評的標準未曾確立。第六，真能鑒賞文藝的讀者太少。

文藝是人生的反映，時代精神的前驅，是環境的透明的鏡子。由文藝的表現上，可以檢驗民族血液的冷熱與清濁，可以觀察整個的民族命運的沒落與復興。世界上凡存在的民族，以及曾經放射過光彩的民族，他們的文藝思潮無不是洶湧澎湃，具有排山倒海之勢，無不是美麗耀眼，有如旭日初昇。祇有許多沒出息的，被征服的，死氣沉沉的民

族，才不把文藝思潮當作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已經撞響了喪鐘的民族，除了醉生夢死以外，大部分的力量全都是對着人類的文化儘可能地燬滅，他們所焦心憂慮的好像就是人類的文化爲什麼不能提早燬滅。你瞧罷！他們天天在想法子用巨礮轟炸美麗的宮殿，豐富的知識的寶庫，遠年的具有歷史性的古蹟呢。他們有錢斷不肯用一點在文化上面的，他們要拿去添置燬滅人類文化的工具，到文化的生命整個地完結，而民族的生命，也就整個地完結了。

一般的人們，好像認爲文藝這東西，是空空洞洞不具體的憧憬和幻夢，對於人生，社會，乃至國運的興衰，是不會發生多大的關係的。然而，真是偉大的文藝的作品，在無形之中，却是推動這個時代機輪的原動力；我們決不能把文藝在各方面所供獻的效果無條件地否認。文藝是人類最切要的精神底糧食，是人類全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是無可懷疑的。正因爲人類是情感的動物，文藝是訴之於情感的。人類所接受的客觀的刺激與心裏的反映，一切的痛苦與喜悅，憂戚與懷疑，常常歡喜利用文藝的形式，抒寫，發洩；也祇有文藝的形式是便於他們抒寫，發洩的；所以文藝終是一時代的革命的燈塔

，牠的光芒照射到四週，在風浪險惡中的人們，常因為文藝的指示，而渡登彼岸；文藝終是表同情於弱者的慈母，被困於暴力者鐵蹄下的苦難的大衆，常因為她的救援而逃出土坑。但丁的「政治理想王國論」(De Monarchia)不是做了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前驅嗎？哥德和席勒的惟情主義的文藝，不是放了一把浪漫主義的烽火，燒燬了德意志一切陳腐的典型嗎？盧梭的「愛米爾」，「懺悔錄」，不是法蘭西大革命的前夜所顯現的彗星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普希金與柴孟霍夫的國民文藝，不是曾經播散了俄羅斯大革命的火種，而到一九一五年的十月纔整個地爆發嗎？世界上凡沒有滅亡的民族，以及早經滅亡還在企圖復興的民族，沒有不認清了文藝的力量，沒有不從多方面努力於文藝的設施，擴大文藝的運動，俾能根本地樹立國民向上的精神，建築民族生存的基礎，加強民族奮鬥的毅力。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文藝做了他們很大的推進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他們爲着要規定一個文藝政策的方案，甚至召開最高幹部的大會，讓各委員鄭重其事地發表各個不同的意見。他們爲着要把電影普魯化，第一次是失敗的，曾經拋了五百萬的金盧布；現在，又在第二次的試驗期中了，聽說規定的金額，還不止是五百萬呢。

。他們更覺得東方民族——尤其是中國，是最富於情感的民族，除了文藝，不容易打進中國民族的心坎；所以中國的階級文學曾有一時期風起雲湧，不可遏抑，多少是接受了他們的指示。雖然，其後不一定能收得多大的效果，但他們決不當作是無作用的浪費。我們決不應該疑心他們不一定有效果的緣故，便把最切要的文藝思潮置之不理。我們就算不預備把文藝當作是一種政策，而在發展文化的立場上，恐怕也有積極地注意到文藝的必要吧！

如果有人看到中國的現狀一天天的紛亂，頹喪，麻木失却知覺；毫無一點振作的活氣，而深致其悲哀，那麼，爲什麼不把民族精神所賴以托生的文藝思潮，積極地發揚起來呢？如果有人看到中國充滿着烏烟瘴氣的文藝界而深致其憂慮，那麼，爲什麼不能颺起一陣狂風，掃清了黑漆一團的烏烟瘴氣，在太陽光下面，找出了我們的大路，大家合力奔赴，如期到達我們最後的鵝的呢？革命是前進的，永遠前進的，向後退縮的運動不算是革命；同樣，文藝是前進的，永遠前進的，向後退縮的東西，不算是文藝。在今天以前，中國也曾有過自誇爲文藝的主潮，也曾有過擁着「文藝復興」的招牌在那裏大吹大

播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然而現在呢，可憐都踏着沒落的死線，全都銷沉了。在此刻乘時興起的鴛鴦蝴蝶派，便以為逢着了這個時代的虛空，他們相信祇須投入了一劑迷魂湯，就能麻醉一般人革命的意識，取得自己優越的地位了。無奈，他們所居留的環境，正是萬方多難的中國，並沒有福分生長在「國泰民安」的盛世。要不然，他們儘管遠在草野，誠不難熟讀唐詩三百首，一躍而寄身巍闕。更不難憑藉其歌妓僮優的藝技，取方印如斗大，寵承君王的顏色。真不幸呵！現在的中國，並不是那麼一個時代呵！他們雖然逢着了這個時代的虛空，却沒有能把握着這個時代的需要；他們雖然認清了自己的狐狸尾巴，却沒有能認清了這個時代，認清了活在這個時代的大眾。假定，生長在這時代的大眾，尤其是愛好文藝的讀者和作家，還不能體驗到自己過身的痛苦，是由於白色帝國主義者的重重的束縛，必然是失却了知覺的木鷄；如若還不能感悟到中國民族精神的衰頹，是由於赤色帝國主義者的不斷的作亂，必然是喪失了魂魄的活屍。中國的民族，到今天實已被無量數的黑暗勢力圍困在核心；僅存的一線呼吸，實已抵不過赤白帝國主義者的夾攻，貪污土劣的剝奪，一切封建勢力的篡竊。他們早已不期然地取得了聯合的

戰線，向着苟延殘喘的中國民族，加速力地襲擊，他們慍恐中國的民族有抬頭的機會，於是，赤色帝國主義者便想以階級意識作大的橫斷，冲破民族精神的縱斷；白色帝國主義者便千方百計地施行其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封鎖住中國民族的咽喉；一切封建的殘餘勢力便同時死灰復燃，放散其似是而非的「復辟」的毒餌，遙遙地援助偽國的傀儡，直接地混亂中國民族鬥爭的陣營。層層的迷霧，包裹着垂死的中國的民族；重重的障礙，遮斷了中國民族走向復興的路線。在這時候，我們祇有集合整個民族的力量，凝聚整個民族的精神，一致整個民族的步伐，大家把最後的一點血，向着一切危害中國民族的障礙物，分別輕重緩急，作最後的殊死的搏鬥。鬥勝，中國民族便能於死裏復生；不幸而鬥勝，也是一個痛快的烈烈轟轟的死亡。我們深深地相信世界是民族之積，民族是世界之本，民族生命是世界生命的原動力，世界生命是民族生命的總表現，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民族精神，是由於種族的本能而生，是先天的，自然的，人類中最強最烈的信念，無論是已往的歷史，當前的事實，凡民族的利害一到了最高度，無不立刻冲破了階級的橫斷，全體加入了戰線，先求得了民族的獨立與自

存。所以新興的蘇俄，對外，雖然猛力宣傳階級意識，企圖獲得世界無產者的同情；對內還是拚命維持各個民族精神的獨立，保持各個民族固有的特點，這種傾向，見之於文化藝術的，却尤為公開的事實。當年中東路事件的爆發，蘇俄大貼其宣傳標語，口口聲聲是擁護「俄國的權利」；並沒有說起擁護「階級的利益」，這不是仍舊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和我們搏鬥的嗎？我們不相信蘇俄真能實行解放弱小民族的義務，放棄了非其所有的中東路啊！時至今日，他們所有的詭計，圈套，黑幕，都由於他們的事實，一一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了他們的原身。誰都知道：一切好聽的興奮大眾的口號，也無非是為着滿足個人的支配慾的緣故，挾大眾以欺大眾的無聊而又卑鄙的勾當，這個，和中國古代那些「挾天子以臨諸侯」的野心家，不過手法上有高下不同，實際上為着奪取政權滿足一下個人的支配慾，初無二致。我們乾脆地說一句罷：凡祇圖個人的利益，而把整個的民族利益拋棄在腦後的人們，一定是沒落的；凡祇圖一階級的利益，而不惜犧牲整個的民族利益，作他們達到某種慾望的工具的，一定是沒落的；全世界民族的鬥爭已到了尖銳化，而有些人還在企圖分化自國民族的組合力，勉強塑成各國階級的對立，以挑動

階級鬥爭爲能事的，一定是沒落的；白色帝國主義者的鐵騎，已經逼近着我們的城下，沙漠上陣陣地吹來紅色的號音，民族的生命僅留着一綫的呼吸，而我們的詩人，還不能忘情於中秋之月，毛毛之雨，一定是等不到民族的沒落而提早沒落的。文藝如果不幸如上述的一般人所利用，給他們當作了發洩器，無疑的，也一定無從開展他的生命，同歸於沒落的。讓我們再說一遍罷！文藝是離不開時代的，是人生的反映，時代精神的前驅，環境的透明的鏡子，是由大眾的現實生活裏所發出的怨苦的叫喊，是從現實的環境裏所壓榨出來的民族的最沉痛最熱烈的悲哀。文藝的本質，決不是玄妙的東西，牠的生命，就是因爲能表達人類的怨苦，和民族的偉大的悲哀而存在着，而發揚着的。真正的文藝家決不願離開了現實的時代，離開現實的種種毒辣的教訓，去憧憬未來的幻夢，咀咒或誇耀過去的骨骸；文藝家的兩粒如火的眼珠，總是死釘着當前的現實，拚命去追求，拚命去決鬥的。所以，在某一種時代，就應該有某一種文藝，在某種文藝正在流行着的時代，便不難推判是某一種時代正在支配着人類的生活。離開了時代性的文藝，就與居留着這個時代的大眾，發生不出利害的關係，偶然在空氣中一現的美麗的肥皂泡，僅能

供給野心家的利用，閒暇無事者所消遣的古董和玩具，要希望憑着這些東西捲起辛辣的狂風，吹散了籠罩着這時代的黑烟和魔障，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我們，如果還希望中國的文藝思潮，從已經熄滅了的冷灰中，復興起來，那麼，就非得認清了我們所居留的時代，握住了這時代的核心，使文藝變成大眾的生命力，變成大眾的必不可少的中心思想的寄託。被壓迫的中國大眾呵！時代正在暴風雨裏，太平洋的狂濤，驚醒了我們的沉夢，起來罷！中國的大眾！趕快揭開蒙蓋着你們地球上的網膜，認一認敵人的真面目；趕快拍醒你們模糊的神經，設想一下自己處境的危險。

誰在那裏榨取我們的脂膏？誰在那裏抽坎我們的血液？誰在那裏封鎖我們的咽喉？誰在那裏束縛我們的四肢？文藝之神在期待着我們，天天向我們招手，牠爲着自己的復興，爲着要在廣大的羣衆中，取得永不磨滅的力量，牠決不願躲在詩人的夢境裏，小姐們香噴噴的手提箱裏，牠甯可被你們從象牙塔裏綁了出來，聽憑你們當槍，當刀，當作任何種的武器，去刺穿敵人的心。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我們的民族，中國的青年文藝家，爲什麼一點不振作呢？爲什麼我們天天渴望着的文藝作品竟產生不出來呢？我們渴

望着有寫「哀希臘」，爲希臘的獨立而從軍戰死的擺倫；我們渴望着有菲希脫 (Fichte) 這樣的人，於拿破崙的大兵壓境之際，公開宣佈德意志的病根，把德意志的大衆從睡夢裏喚醒起來；我們渴望着有匈牙利的詩人裴都菲，爲着祖國的自由，投筆出征，一去而不復返；我們渴望着有能寫「鐵與火」 (Par le fer et Par le feu) 的顯克微支，加緊波蘭的年青鬥士們對普魯士武力壓迫的抗爭；我們渴望着能夠聽到比利士詩人范爾哈倫 (Verhaeren) 在歐戰正酣時對着他國內文藝家的高呼：「詩人呵！別人正在動刀動劍的時候，再不要把你們文藝的天秤拿穩着了」，我們渴望着有像比利士的老詩人康梅耳 (Emile Cammests) 似的，能夠寫出「愛國吟」，「比利士魂」一類的作品，鼓勵我們空前的民族的鬥爭；我們渴望着有寫「孤星淚」 (Les misérables) 的兩果，寫「最後一課」 (La class de de'rier) 的都德，寫「方堡攻陷」 (Qnlevement de la Redoute) 的梅麗美，寫「馬卡」 (Macar) 的福祿貝，在他們的作品裏，可以看見法蘭西如山嶽的沉毅剛果的民族精神；可以看見法蘭西軍隊吹着闊大的號音，唱着悲壯的軍歌，游擊隊瘋狂似的猛撲，騎士們刀鋒接觸的火花，那兩片海洋相互擊撞似的雙方肉的苦鬥。

詩兩章

潭

我最愛淺紅淡白的梅林，
下面那一個小小的清潭；
水面密密地交織着浮萍，
像是一條深紅色的絨毯。

沈紫曼

飄落的梅瓣又繡出花紋，
絨毯上更添了幾分鮮妍。
若不是石子投下時的水聲，
誰又知道這是一泓清泉？

呵，這一潭不是水中萍荳，
是天上的彩虹躲進了波心；
是少女唇上滴下的胭脂；
是珊瑚在誇耀牠底鮮明。

春風也吹不起一點清漣，
水波只在萍底細細交語。

小潭靜鋪着桃色的雲箋，
等春光寫出美麗的詩句！

天河

一朵朵鮮明的雲彩，
上面掛着一串串柔歌。
夢的小船輕輕地搖來，
載着一船星搖過天河。

你不妨用春風的剪刀，
剪一片白雲來做蓬帆。
黑暗的夜也不用鐙照，
將明月掛在你的桅桿。

你暫時停了橈不要搖，
讓小船在河中緩緩流——
流過一座座彩虹的橋；
聽，水聲是這樣地溫柔！
用槳撥開一層層白雲，
看看天河的水清不清？
啊，河水看不出清和渾，
祇看見船底千萬顆小星！

暴風雨途中

天幕落到平地，昏黑淒迷，
電不住地閃爍，陣陣的亮
雷在耳邊，重礮一般地響
唏哩嘩啦，下着傾盆的雨。

一個震顫我心絃的時際，

望着路程，我是目瞪口呆，

低的氣壓使全人類惶惶，

在社會裏，恰也這般遭遇！

社會處在狂風暴雨時代，

我應該清醒，不要迷失方向，

冒着風雨，奮勇向前跑去！

試看天邊，雲塊正在展開，

不必憂鬱，也用不着徬徨！

想，霎時就有晴明的天氣。

尹奉吉氏像
及其手蹟



尹奉吉

潘子農

雨是越下越大了。

四月梢的長江流域，雨往往是這樣毫無理由地下着。天空的氣壓有時低得要命；幾乎連一口氣都不大容易轉換過來。方纔將兩扇窗關上，是爲了怕雨點會飄進來打濕桌上的幾本書，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文稿，可是窗上的玻璃，已經骯髒到不能使日光透得過的那樣程度，其中尚有一部份，是在打碎之後而用舊報紙來代替着的，爲此，眼前這屋內

的景象是黯淡得非常可怕。在往常天晴的時候，這間向北的小樓房，除掉打開唯一的西窗之外，照例就不會再有分潤大都市底一線陽光的權利，更何況此刻是下着雨，且又關了窗。

尹奉吉起初是躺在裏邊那張凌亂無序的牀舖上，異常興奮地追念自己在將近兩月以前所做下底英雄的事蹟：——當一月二十八日晚間，駐屯在這裏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企圖以武力佔領閘北，而與中國軍隊開始了偉大的鬥爭之後，這個熱情的韓國革命青年，也和其他許多的韓國無名英雄一樣，曾經不聲不響地參加了中國義勇軍的隊伍，預備拚着命將「正義」與「公理」從他們的仇敵手中奪回過來。他瘋狂似的奔向前線去衝鋒，他也跟中國兵一樣的用大刀去砍殺，在八字橋一役的劇戰中，一塊手榴彈的屑片竟把他的手臂炸傷了。當時他彷彿也感覺到創口的裂痛，但一種勝利的雄心隨即將他這點肉體上的苦痛抵銷了。他滿心希望在這次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中，能夠將他們底祖國從鐵蹄下解放出來。其後，中國的軍隊雖然終因後援受了襲擊而撤退，他却依舊毫不灰心地採取了另一種步驟去貫徹自己的願望。

因為昨天晚上「韓人愛國團」的幹部會議散得太遲了一點，尹奉吉想乘此下着大雨的下午，稍稍休憩一回，然而剛才興奮的追念又將他底情緒收縮得十分緊張，他漸漸有些感覺到室內空氣的窒息，於是從床上坐了起來，走過去把那扇窗打開了。隨即，一道微弱得近乎灰黃的光線，照耀到東首的牆壁上邊，把那方畫着太極圖形狀的韓國旗顯露在尹奉吉的視線範圍之內。這國旗是多麼的使他懽欣啊，他簡直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般地愛護着，這幾年飄流的生活，這年青人真不知受盡了多少的饑餓與恥辱，但他從來不肯讓這面國旗沾過一點之微的污穢，他相信總有一天，這已經有到二十多年不見陽光的國旗是必定會重復招展於世界之地平線上的。

人是年輕得僅僅不過有了二十五歲的生命，不幸却生長在一個被人滅亡的民族裏邊，而且自己具有了那樣清醒的頭腦，與一種偉大的志願；含忍着血和淚，百折不回地將復興祖國的重任擔放在自己的肩上，不用說：尹奉吉的青春是爲了要犧牲給這種光榮的任務而花也不開一朵的消逝了。然而對於這樣慘酷的磨難，他並不會稍稍感到一點苦痛；他是正因為遭遇着這種磨難而獲得無上的安慰，同時也換得了有永久生命的不平凡的

生活：——一九二四年的秋季，他集合禮山地方那些窮苦農民的子女，創辦了一所夜校，他竭力想把這種為謀韓國獨立的反帝鬥爭，造基到一般勞動的青年大眾身上去，隨時隨地，他儘量把亡國的慘痛史蹟演述給一班比較年長些的鄉農聽，另外再繪置許多淺顯的畫圖，啓發那些小孩子們為祖國復仇的意識。這樣經過了五年光景，禮山這個農村中已到處充滿了一種反抗的情緒；只要你去找住任何一個小孩子來問：「捏緊了你的拳頭是用來做什麼啊？」那他一定會很勇敢地舉起他底小拳頭，非常鄭重的回答你：「打死日本人」。雖說這種現象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淺薄的醒覺，然而，在當時，已經引起了日本警視廳當局的注意。不久，果真就來了一種很可駭怖的暴力，使這年青的革命者不能不離開那被鐵蹄蹂躪着的祖國；飄流到異域去。

開始，他踏進了雖是中國底領土而同樣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底經濟勢力所支配着的青島。生活逼着他到一家日本僑民開設的洗衣舖裏去工作，這其間，尹奉吉真是深刻地體驗着亡了國的人之恥辱，舖主中原兼次郎是一個慘酷到不能再慘酷那樣的商人，他僅僅以低微得可憐的代價，要尹奉吉一天到晚的替他操作，飯食幾乎每餐都不夠充實肚子的

饑餓，像擦開了手掌而弄得腐爛的事情，也是司空見慣的，爲了某次偶然把洗衣服的髒水潑在舖主的孩子身上，一根皮鞭曾經打得他的襯衣上全染滿了血跡，然而這年青人始終是很沉毅的忍受着；他知道這種侮辱雖然苦痛了自己的肉體，但另一面卻巧是給予他一顆更堅強，更勇敢的革命底心。這種恥辱的生活一直延長到去年八月間，尹奉吉以其歷年積蓄下來的一點錢，充作離開青島的川資，來到這個被稱作東方大都市的上海。

都市的一切，加倍使這革命青年瞭解了帝國主義者那種殺人不流血的經濟侵略政策。他覺得中國的現狀是危險極了，農村經濟早被外來的力量所侵入，甚至於破產，城市的工商業也敗落到不可修拾的地步而喘息於幾個洋奴式的資本家手掌中，只要各個帝國主義者調和了牠們相互間的衝突一齊來動手的時候，這龐大的民族是立刻可以像自己的祖國一般地被毀滅了的。這情形是說明了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底聯合反抗是已經刻不容緩了。然而這樣偉大的鬥爭，絕對不會從那些挑出肚子抽雪茄煙的資本家們手裏可以完成的；只有廣大的勞働羣衆纔有力量來擔任這種重大的事業。同時他爲了要體驗一點實際生活，便投身到楊樹浦的一家工廠中去。這之中，尹奉吉從一羣中國勞働弟兄們的

熱情中獲得了很多值得流淚的安慰，他本身的革命意識，似乎也因此漸漸地從個人行動而轉變到集團化了。其後，這年青人想知道一點上海方面日本僑民的動靜，又復離開了出賣勞力的場所，到虹口一家日本料理店去服務。他認識「韓人愛國團」的領袖金九氏而開始參加這組合，也是這一期中的事情。

二

除掉這一方國旗而外，同樣爲尹奉吉所珍惜的，是懸掛在靠近床舖那一面牆壁上的安重根氏底像片。當一九〇九年這位殉國的先烈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於哈爾濱的時候，尹奉吉還不過是一個出世將近兩年的小孩子，一切事實當然不會知道，後來人是慢慢地長大了，他從父兄輩的談話中明白了這樁光榮故事，因之，他對於這偉大的民族英雄，就起了熱烈的景仰，十幾年來，這年青的革命者堅決地把安重根看作榜樣，勉勵着自己也要如此轟轟烈烈地替死滅了的祖國從黑暗中放一點紅光出來。這張像片是他在青島時從一個中國朋友處得來的，一向就那樣寶貴地珍藏着。每日之中，這年青人照例總有

一些時間是像基督教徒禱告上帝似的對着像片凝神瞻仰，有時甚至會很孩子氣的無緣無故地掉眼淚。

從窗口望見了外邊下着這樣狂暴的雨，歷來的經驗立刻使尹奉吉耽心那掛像片的地方會再漏下水來，於是他急急轉身回到床前去察看。

「沒有！」

牆壁幸而不漏水他似同放下了一副重擔般的輕輕叫喊着。不知道是從何處探頭出來的啓示：這年青人於一瞬間看到那張在英武沉毅中帶着幾分慈祥的安重根底臉相，突然地聯想起「韓人愛國團」的領袖金九氏來了：——想到這個年老的革命者之精神，真足以使世界上任何一個青年都感到慚愧的。計算他自二十一歲那年開始，直到已經有了五十七歲那麼大的年齡的眼前；其間三十餘年，金九是將自己全部的生命，整個供獻於光復祖國和反帝的偉大事業上邊。他一生的歷史，幾乎完全可以用「拘捕」，「監禁」，「逃亡」這些名詞循環連綴起來的。當尹奉吉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這老年人以非常沉痛，非常誠懇的談話，立刻換得了這個青年革命者的一顆信心；是像鐵一般堅固，火一般熱烈

的。從此以後，尹奉吉的一切行動全遵守着金九的指示，絕不會有過絲毫懷疑或反抗的念頭，這兩個年齡懸殊的志士，在同一偉大的目標下，他們彼此逐漸相互的瞭解着了。

像爆發了的火山那樣熱烈的革命青年，當他情緒緊張到不能再緊張之時，在思想領域的某一部份中染上些急圖建功的空想底英雄色彩是免不了的。尹奉吉是一個熱情的年青人，對此，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在加入「韓人愛國團」之初始，是希望能夠從這集團中得到一個爲祖國轟轟烈烈地去幹一下的機會；天可以保證，他之所以希望得到這種機會的動機，自然決不是爲了要博取一些虛名；乃是急於要犧牲一點什麼去貫徹他數年來偉大的志願。但是日仔風一般的吹過了半年多，這年老的領袖金九縱然是很深刻的瞭解他，信任他，却又徧徧連這樣一個機會都不會讓他得到。如果認爲他缺少勇氣吧，那簡直是太藐視了這青年人，作算你在某一點觀察上不能完全信任他的見解，但無論如何總得承認他是有血性的，有血性的人難道還不夠給他一個替祖國出點力的機會嗎？這理由決不會講得通。兩月以前的中日事變，總算容許這熱情的革命青年得到一些「幹一下」的方便，那時他真是說不出的興奮，不幸這種方便僅僅維持了一剎那的時間，便又很可惜的

逝去。從極度的興奮中驟然被擲回於空虛之境，近期的尹奉吉是被重份的煩悶所困苦着了。

煩悶！煩悶！煩悶……這種連解釋都沒有的煩悶，實在是無理由可以使尹奉吉繼續困苦下去了。爲此，在昨晚幹部會議的席上，他終於非常嚴重地對金九提出了質問。

「別那樣意氣用事啊！我一定會使你滿足的，假使真是想幹些什麼工作的話，明天下午三點鐘模樣到我家裏來吧。」他記得很清楚，在散會之後，這個年老人是這樣很慈祥地答覆了自己的。「三點鐘模樣到我家裏來」，來，究經「來」幹什麼呢？這問題使他從昨天深夜一直到此刻還在不憚麻煩的思索着：——起先，尹奉吉以爲金九要他去，無非又是演講一番「革命家必須能忍耐」的大道理。這一類的話是早就聽慣的了，去也不見得有多大意義。然而在後想想，則又覺得事情恐怕不致那樣簡短；也許這回當真會把那年老人激動得非要叫他去幹點事情不可哩。

去呢，還是不去？他在房裏踱來踱去的躊躇起來，終究，這年青人是被一種虔誠的

信仰所克服；肯定了一還是去一下」的決心。於是立刻披上那件破雨衣，風快的走出門去。

時鐘指着兩點三刻。雨將這個熱情的革命青年混身都打濕了，在路中。

三

「來遲了，累先生等得很久吧？」

忽促地走進了這間熟悉的小屋子，尹奉吉一邊脫着身上的雨衣，向那個坐在書桌前的金九很抱歉似的發問。

對手方面的態度總是這樣鎮靜，這樣幽默；他停止了剛纔開始的寫作，取下那副架在鼻尖上的近視眼鏡，慢慢地回過頭來：「噢！來了嗎？好極，好極，雨下得很大，我以爲你是不會來的哩。」

「因為昨天晚上那樣唐突了先生，回去時很感到不安，所以今天無論如何總得來這裏請罪的。」

「沒有的事。你昨天所說的話全很對。不過在我呢，也有我的理由存在着，約你於此刻來，正就是爲了要說明這點。」真是和藹可親的，這老年人以慈愛的口吻，輕輕地替尹奉吉解脫了內心底疚歎：「你的忠實，勇敢，我夙來就很知道的，我自然也很贊成你那種決意要爲祖國去犧牲的偉大精神。但是你應該知道：一個革命者在開始爲某項工作準備去犧牲的時候，首先要注意到這種犧牲所換得的效力是怎樣。誠然，我們很知道幹革命工作的人是不應該將犧牲來估價的，不過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了對方的敵人是否值得我們那樣去犧牲這個問題，這一點，也許你是可以承認的吧？……」

「是的，先生的話一點也不錯。」

「在我們愛國團底一羣同志裏邊，你的思想，學識全比別人豐富些，所以我歷來要你替這個組合盡力的，也都是關於一切工作底設計和文字宣傳之類的事務。本來，一個人要給自己底國家出力是原不必限定於某種方式的，譬如這半年來你所給予我的幫助，功效並不在另一班用了生命去準備犧牲的同志們之下，也許在一部份的工作上邊，你所負的責任會更比他們重大些，雖然在你自己却始終以爲我不肯給你一點努力的機會。」

年老的金九是越講越興奮了，他離開了原來的坐位，走向尹奉吉坐着的那一隻藤椅邊去。臉頰顯得異常嚴肅，他是竭力要想去說服這個熱情的年青人。然而對方似乎完全沒有讓步的樣子，依舊用鐵一般的口氣駁復過來：

「爲國家出力是不拘於何種方式的，這一層我也完全同意先生的見解。不過我始終肯定一個青年人的事業裏邊，多少應該有些血與力的成份，所以我絕對不能像先生那樣滿意我自己過去那些平凡的工作。先生不是也常常想起了自己在黃海安岳省刺殺我們底死仇土田少將這回事而感到痛快的嗎？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我呢，自問也不缺少像先生那樣的血性，那末究竟是爲了些什麼理由，總不能讓我得到這樣痛痛快快地幹一下的機會呢？」

「要痛快地幹一下？」火一般的情緒將這老年人感動了。顯然，眼前的金九是早就籌劃好一種步驟來應付這個熱情的青年的；他明瞭尹奉吉，他更信任尹奉吉，但同時他又不能不深思遠慮地注意到這年青人底意志是否堅決這一點。先前說了許多話，無非要試探對手方面底決心，如今聽到這樣堅決的口吻，自然是不容他再有所懷疑了。於是，他

用兩隻手安放到尹奉吉的肩上，使勁搖了幾下：「也好，讓你痛快地幹一下吧，而且眼前正有着這樣一個機會。」

「有機會嗎？」一個逼切的追問。

「並且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哩。今天是二十六，再過兩天就是日本臣民慶賀他們昭和天皇誕辰的天長節了。聽說上海方面的日本僑民，因為他們祖國侵佔了東三省，以及這次在上海大屠殺事件的成功，預備那天在虹口公園舉行一個盛大的典禮，大約白川，植田，野村這幾個慘暴的劊子手全要去參加閱兵的。如果我們能夠乘這機會去幹一下，至少總可以替中國這許多死難的弟兄們出一口氣。這樣冒險的工作，不知道你的意見以為怎樣？」

聽到了這個良好的機會，尹奉吉簡直高興得幾乎要叫喊起來了。他甚至興奮到有些懷疑這個機會也許會是對方故意捏造出來開玩笑似的：「當真！當真有這樣的機會嗎？」

「至少，我敢斷定他們要慶祝天長節總是事實。」

「那樣的機會真是太好了。先生！就請你把這個機會給我吧。」

一支粗壯的，強有力的手，出其不意地把金九的右手抓住了；是那麼使勁地握着。這年青人底情緒已全然陷入於神經質的狂亂狀態中，心在跳，彷彿要立刻從嘴裏跳出來似的。週身的血液是潮一般地奔騰，而形之於外的却是四肢的顫慄。至於金九呢，是在被感動得很悲憤的臉色上映出幾條笑紋，他在欣喜這年青人已完全如預料的被引上了自己所計劃好的路徑。

「多好的機會啊！我們決不能放過這機會的。先生，讓我把這個年輕的生命獻給世界被壓迫的大衆吧，我們要援助中國的弟兄們去反抗，同時也爲我們底祖國去爭自由，獨立……」

「孩子，別那樣過份的興奮！在澎湃的熱情中，你不應該忘記了一個革命者應有的理智；這次的計劃你既然決心要去幹，我是非常樂意成全你那種偉大的志願的。就是關於進行的方法，我也早經替你打算過了，停一回我可以仔細地告訴你。不過，爲了要表示我們對愛國團這組合的忠誠，我很希望你現在能夠先在此間完備一點手續。」

「先生的意思，不是指宣誓之類的事情嗎？」

「是的。」

「那是必須有的手續，就是先生沒有提到這點，我也預備要這樣做的。因爲在一方面，這誠然是要表示我們對於集團的忠誠，另一面也同樣要證明我底決心，和確定我對這項工作應負的責任。」

得到了這個慷慨的答覆之後，年老的金九便說出他自己早就把宣誓應有的事務全都準備好了。他緊握着尹奉吉底手，以沉重的脚步走進東壁那扇小門裏去。

展開在這間狹仄的廂房中的，是一種被莊嚴和淒慘交互錯綜着的景況，屋內的陳設非常簡短；除掉正中牆壁上釘着一方半新舊的韓國旗而外，祇有那幾顆排列在小桌上的德國式輕磅手榴彈是比較地使人觸眼一點。尹奉吉一踏進門，視線便降落在這些東西上邊。這不是那些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嗎？這不是毀滅了全人類的公理與人道的危險品嗎？然而總有一天，這東西也許會回頭過來給被壓逼的大衆用作殲滅那批狗強盜的利器吧！——一種直覺衝開了這熱情青年底動亂的心，他笑。

「請到這裏來。」

金九指定掛着國旗那一面的牆邊，要尹奉吉過去站着。他從衣袋中摸出那張預先寫好了誓文的紙條，很鄭重地交給年青人：「請唸熟了這個吧」。跟着他又把另一張繕寫得很清楚的誓文懸掛在尹奉吉底胸前。

空間圍來幾分鐘的靜寂，這嚴重的場合裏剖開了兩種不同的心理。在後，年老的金九到隔壁房裏取來一枝手槍，再從桌上拿了一顆手榴彈，分別安置在尹奉吉的兩手中。

「使勁拿着吧，只有這兩樣東西是可以使我們底仇敵膽寒的。」

「不，還有我們底血與力！」

「好孩子，替祖國努力吧！」

「是的，我先應該感謝先生給我這個機會。」

「那末現在就請宣誓。」

「我誓以韓人愛國團之一員，仇殺敵之侵略中國將校，疾呼我國之獨立自由。大韓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宣……」

沉痛的，顫慄的聲調中，帶着淚。

彷彿沒有絲毫異樣，四月二十九日底早晨是和每個早晨一式一樣的平靜地到來。日光透出平地線，已經有了相當久的時間，都市底姿態則仍然繼續着昨夜的死寂。

不過是六點多鐘光景，年青人尹奉吉帶着從來所未有的興奮，出現於金九氏的小屋之中。

「確實是那樣堅定了你的意志嗎？」洗着臉的金九，開始便這樣鄭重的問。

「當然是堅定的了，而且我昨天不是已經宣過誓嗎？」

「那末，據你這樣說法，看來對此事是不致有什麼後悔了？」

「我以爲先生這樣的問話是太蔑視了我的人格；我是一個年青人，無論如何總不致缺少年青人應有的血氣。先生！也許可以信任我之所以要從饑餓與恥辱中殘留着這二十五歲的生命，也無非是要供獻一點力量給我們祖國的獨立運動。如果我的意志不堅定，我要後悔，請問今天我又何必一早就到這裏來呢？」

聽到「後悔」這兩個字眼，尹奉吉隨即被激動得有點發氣起來了，他認為這老年人顯然是故意地在侮辱他；想到自己爲了要得着一個替祖國盡一點力的機會，真不知挨過了幾多煩悶的時日，這些情形，金九是全然明瞭的。就說這回的事情吧，自己也是竭力表示過真誠的決心，並且還宣了誓，不料直到今日發動的眼前，這年老人竟然還用了「不會後悔」之類的話來盤問，這，在熱情澎湃中的尹奉吉那一邊是確實不能不有所誤會的。然而金九這一面呢，恰巧有着一種全然與此相反的意義，他是一個年老的革命者，對於一切事件的安排設計是往往會顧慮到那些一纖之微的問題的，這自然是由於他歷來的經驗所造成的習性。不用說，他之能够信任尹奉吉是毫無疑義的，但經過昨夜一番審慎的思索之後，似乎還有點耽心這年青人或許祇是一時情感的衝動而承擔了這項工作。然而時期已經是那樣的逼切了，若要再有較長時間底考察是顯然不可能的，於是他終于採取了這種「請將不如激將」的方法，想把這年青的革命者底情緒撩撥得加倍強，加倍熱烈。這樣的手腕，自然也絕對不會被對手所瞭解的。

「不，你是完全誤解了我底意思哩！」老年的金九還是繼續去激動對方：「我始終認

爲你們年青人作事，往往祇憑一時情感的衝動；很少對事件的本身加予理智底考慮，因此，做過之後而發生後悔那樣的情形是常有的。唯其你是年青人，所以我也不能不注意到這點！」

「直到現在，先生還把我當作是情感的衝動而不信任我有一點理智嗎？」

「是很難信認的哩。」

「那末今天先生是不預備讓我去的了？」

「是這樣想的；我以為與其在後要後悔而勉強去做，那還是不去做的比較妥當些。」

「不，我不能承認的。我非去不可！我是這樣堅決地決定了……」

尹奉吉最後是被逗弄得痛哭起來了。似同發瘋一般，這年青人突然跪到在金九的膝旁，他竭力訴說着，懇求着，他說：——如果不答應他去幹這回的工作，他只有自殺了。這樣，金九也覺得這套「激將」的手腕已經很夠證明這青年革命者的決心了。他把尹奉吉從地板上扶了起來，開始來安慰他：

「孩子，請鎮靜些吧，我可以信任你的；可以絕對的信任你。現在時候已不很早，

我們得準備起來了。」

「先生真的可以信任我了？」破涕的笑顏，尹奉吉拉住了金九的手，認真的問。

「請放心，我是早就完全信任你底決心的，方纔所以要那樣問你，也不過是想激動你的情緒；要你有更興奮的精神……」這年老人坦白地剖明了他自己的苦心，接着，便轉身從桌子屜斗裏取出兩顆手榴彈來：「孩子，請接受了這兩個東西吧，其中的一個是要你去殲滅我們祖國的仇敵日本軍閥，也就是替這次中國被難的弟兄們復仇。另一顆是要你在擲彈之後，立即用來自殺的，因為我們願意痛快地為民族的鬥爭而死，絕不願苟活着被我們的仇敵侮辱的。」

血液全然被燃燒着了，尹奉吉興奮地伸手過去接過這兩顆手榴彈：「一切都遵先生的命令就是了。」

「努力吧，祖國在期待着你的光榮的犧牲！」

「感謝先生給我這個機會。」

兩隻顫抖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他們漸漸靜默了。眼淚代表了這兩個人燃燒着的熱

情，潮一般的奔放着，悲壯的聲調中，他們同樣叫喊着：

「大韓民國萬歲！」

最後，一輛汽車載走了這偉大的革命青年。

五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上海「時事新報」刊出了這樣驚人的消息：——

……昨爲日皇昭和生日，俗稱天長節，本埠日僑暨海陸軍約一萬四千餘人，於上午九時在虹口公園舉行慶祝大會，日本外交軍事當局及重要官員白川，野村，植田，重光等蒞會慶祝，突遭炸擊，均受重傷，肇禍情形已見本報昨日晚版，茲再將詳情錄後。

▲昨日閱兵情形

昨晨九時許備受檢閱之第九師團，海軍陸戰隊，共計約一萬二千餘人；內有機關槍隊，騎兵隊，步兵隊，野戰砲隊，輜重隊等六千人，海軍鐵甲車一隊計八輛，機器腳踏車救護隊等計三千餘人，並

憲兵隊千餘人，相繼魚貫而入，海軍軍樂隊，即奏樂致歡迎，同時，白川及野村，重光等亦先後於軍樂洋洋聲中，陸續蒞場，旋即由閱兵總指揮，植田，岡村，永見等三人揮令檢閱，各隊奉命後，即開始演操，經一小時許，始告完畢，當海軍陸戰隊演操時，公園外由日本陸戰隊擔任警備，并架設機關槍等，以資保衛云。

▲開官民結合會

白川，重光，植田等在司令台，檢閱已畢，即舉行官民結合會，此時來賓均已星散，僅屬多數日僑，參加慶祝典禮，雖天忽下雨，莫不興高采烈，而民團委員長河端與日要人相繼演說畢，即歡唱國歌，而此時細雨濛濛，慶祝已將完畢，遂即紛紛星散。

▲巨聲忽然爆發

大會將已完畢之時，忽來巨聲，當時參加人員，驟然受驚，情形極為紊亂，同時司令台上之國旗，及司令台，均已坍塌，而台上重要軍官，暨外交人員，亦被巨聲爆炸倒地，受傷甚重，此時在場衛

士人等，一面極力施救，一面即下令嚴密戒備，實行搜查，而在會場四週之軍隊，亦以大軍包圍會場，同時海軍醫院即派醫士到場，分別護送赴院救治云。

▲各人傷勢詳誌

炸彈爆發時，所有站立司令臺上之各人員，無不應聲而倒，日總司令白川傷手及左頸，當由臺上跌下，當場出血，村井傷右足及腹部均重，重光葵二腿受傷甚重，腰部亦被炸，及野村已失去左眼，眼珠流出，植田傷右足，據醫生云，重光腿部，有鐵片三塊，不能言語，河端傷最重，腹破腸流，野村與白川傷勢，須四五星期方能痊愈，而熱度昨晚甚高，有無變化，殊不敢必也。

▲日軍搜查結果

巨聲爆發時，即實行嚴密搜查，當在台之左角，搜出手榴彈一枚，此彈在便當飯盒內發現，當時並在場拿獲朝鮮人八名，並有兇手一人，供尹奉吉，當即一併送憲兵司令部羈押，即由該部軍法處，

嚴加詢問，據供尚有同謀者韓人三人，日方尚在偵查中，……

六

受過了十多天非人的殘暴，尹奉吉被祕密地解到東京去了。日脚是平靜地過去，此後就沒有關於他底消息。

這偉大的韓國青年有一個偉大的印象留在世界上每個人之內心。他用熱血來燃燒了全世界被壓逼的弱小民族底鬥爭情緒，他放了一把火！

生之一角

劉祖澄

太陽西沉了；像血輪般的。它的餘威，仍舊把空氣染得窒息極的程度。睡在鐵柵門邊的阿魯，給落日餘暉的掃射，是不能繼續享受清夢的舒適了。當他眯細地張開眼皮來的時候，他臉容上微微似乎在泛現着一種墮入現實的苦悶形態來。是的，這是阿魯常常經驗來的，夢的憧憬；在阿魯，無論如何是比較現實要值得留戀些。因為在夢幻裏的遭遇，阿魯覺得並不像現實生活那樣壞。比喻，現在被夢境裏拉回來的阿魯，立刻有個嚴

重的問題切迫地需要他來解決了，因為他很有經驗知道自己的肚皮是如何的空虛着哩。

這並不是種奇跡，阿魯的肚子老是會缺乏些什麼似的顯得平坦地沒生氣。往常，腰間圍的那條將近三尺多長的草繩，有時竟會可以很寬裕的繞上兩轉。自然，在某一點上是值得給阿魯懷疑的，他覺得自己這人，自己身上這肚子，一切都並沒有和別人顯得異樣，為什麼在一定時間裏就會起着各種變化來。時常腹部皮層內會一陣咕嚕嚕地滾響，活像一隊兵在裏面「開步走」一般的難受。接着，這種變化立刻由腹部很迅速地蔓延到喉管，而最後牙床和舌根下便會不經意地滲出一種黏澀的流質，毫無忌憚地由嘴角間潛掛下來的時光，阿魯便會很肯定的知道是自己的肚袋裏需要什麼東西來填塞一下了。同時，阿魯亦懂得這樣一個單純的抽象名詞：因缺乏營養而致食慾提高的一種生理化，這便叫做「餓」。

在這世界裏剛混轉了十二個年頭的阿魯，他懂得的東西是很少，却是這「餓」，却常常和他發生一種祕密關係似的。同時，阿魯生活的領域所成爲問題的事情，亦唯恐只有這餓的問題了。就像在這炎炎的夏天，衣服呢，阿魯祇需要一條遮遮羞恥的袴頭就什麼

都解決了。至於住，從某方面說起來也許更簡單了，廊簷下，階台下，以及門角牆腳，盡是阿魯天然的舖位。唯有這餓，餓，便時常支配了阿魯生活的全部份，誰也會知道餓的對象是食料，可是阿魯覺得這食物的獲得好像沒有如一般人那末容易。關於這一點，在阿魯的意識裏覺得是種不可解的事情……

阿魯爲想抵制這餓，便採取了一個消極的辦法來設法增加迴眠，然而這辦法試驗來的結果，並沒有像阿魯想像中的那末如意。有幾次因爲餓，老實不客氣地把他由慈蜜的夢鄉裏拖了回來，於是，正因爲阿魯想利用睡眠來渡過這餓的難關，卻往往由其於阿魯的肚子是空虛的，所以醒後的飢腸更會使他不可測度的難過着。——現在的阿魯便落入這樣窘迫的環境中了。

阿魯懶洋洋地用手抹去鼻尖上羅列着的汗珠，把腰間的袴帶儘量的收得緊；收得無可再收爲止。然而一陣陣酸味的清水還是不斷地往上昇，昇到喉間，在舌根間打了個轉，於是又把它重複從原路送了下去。可是這種液質的滲升得這般的猖獗，最後幾乎連嚥涎的機能都失掉了。

一條肥胖的花白狗從阿魯面前踱了過去，阿魯還沒有失掉敏銳的視覺，溜見花白狗三角尖頭的嘴上啣着一根很大的肉骨頭，骨頭的兩端阿魯看得清還留有多量的肉屑。這肉屑味道，阿魯很知道是並不壞，雖則阿魯是多久沒有嚐肉味了。阿魯眼巴巴兩只烏黑的瞳珠釘着吊在花白狗嘴邊的那條肉骨頭，在他相當距離外停住預備享受。這時，阿魯不免感慨到自己連狗都不如的命運了。他一暨羨慕着，他的食欲給肉骨頭的引誘更其強度的升騰起來。接着似乎某種活力的動機，突然衝進了阿魯給飢餓支配着的意識裏來，這種意識立刻給腦覺無異議地通過。他下意識的急忙地拾起橫在身邊那條木棒來，隨後慢慢地挨近去幾步，於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狠狠地對準那花白狗的腦袋橫了下去，硬質的木棒擊在同樣是皮骨構成的花白狗的頭殼上，雖則是畜牲，但牠總還不致於失掉痛的靈感的。牠，當牠接受了這意外飛來的一棒之下，因牠需要一種本能叫屈的呼嘯，無意地這根肉骨頭終於脫落了下來。阿魯運用了敏捷的手段，肉骨頭結果是平穩地落入阿魯的手掌中了。阿魯失了營養的枯澀臉盤上，在泛起着勝利者的微笑。

花白狗並沒有在異族的強暴壓迫下失去牠反抗的勇氣，牠幾次怒目揚爪地撲跳過來

，然而在這場合裏，花白狗總是屬於弱者一方面去的。起初，爲本能的衝動，雖曾其勢洶洶的向對方作積極的挑搏，期望把失去的目的物從敵人手裏奪回來。可是，一條狗在所謂這人的面前畢竟還是屬於弱者啊，每次當牠聚足牠勇氣預備衝上去的時候，祇要阿魯輕輕地揮揚一下他手裏的木棒，足有威力把牠嚇退在相當距離以外作一種不生效力的呼嘯。

阿魯是勝利了。肉骨頭很急促地和他牙齒接觸起來，他這樣細膩地嚼着舐着，牙床和肉骨頭的磨擦，不時發出尖刺逆耳的聲音來。一條外表看來很大的肉骨頭，其實上面黏刺着的肉屑實在亦是有限得很的，這時阿魯寬虛得有些程度的肚子，顯然是像老虎嚼螞蟻一般的無濟於事。當阿魯發覺那條肉骨已給自己的嘴巴修啄得如何光滑潔淨的時光，他似乎揣測到自己的腹部依然是這樣的空洞得利害。最後，他看到這肉骨頭實在再無可剝削了，但是他對這條光滑的骨桿還沒有決心來把牠丟棄的意思，他重番經過詳細的視察以後，結果，他察得這上面除掉石灰質的白骨上印着條條自己啃過的牙印之外，是什麼都沒有了。這時，阿魯未免又咒咀起自己的牙齒爲什麼不生得像一般畜牲樣銳利，

否則，僅的一根骨頭，祇少也能填塞他空寬肚皮的一角，現在他終於祇得無可奈何地把他丟進溝隙裏去。

餓的壓迫，饑腸轆轆，一些也不曾因投入極少量的肉屑而減少他的不安定，也許更因肉食的引吸而感受到一種更劇烈的威脅。阿魯始終還是被困在餓的重圍裏。

斜刷在牆根的陽光已消失了，阿魯祇是望着尚留有燠熱的空間發着呆。他瞧那天間雲朵的飛馳，那紅霞慢慢地在天邊顯現。但阿魯仍沒有忽略過聽着自己肚裏無節調的鳴聲。最後他的視線無意地落在一道淡淡的烟紋上，這條炊烟屬於街頭一引小飯館的，阿魯的意覺給這一縷裊裊的煙絲引起了一種渴望和希冀。「哦，這飯館，飯館裏總得尋到些什麼吧！」當這樣一個帶有幾分自信力的意念在阿魯腦覺中一閃之下，他兩條本來近乎軟絲絲的腿，立刻勇健地把整個身子撐直起來。他抖起他有限的精神來蹣跚的朝街頭換過去。

二

飯館的菜鍋還沒有起火，在鐵沙罩裏望進去很可瞧到些羅列着的豐滿的作料。紅的

茄子；白的捲心菜，切好的肉絲，鯉魚是洗得很乾淨地躺在雪白的磁盤裏。此外別的材料很多，類多是阿魯叫不出名詞的。但是這一個概念大致總不會十分錯的；這一些東西祇要在熱的油鍋底裏翻一翻，加上醬油和米醋等的料理，洒上些椒粉或是蒜葱，無疑的這都是一只只值得一嚼的佳餚了。……擺在生鷄子傍邊的是燻魚乾，焦黃黃地，阿魯很快地意識到這燻魚乾一定它的味道和他色調一般的可口。假使阿魯不先聽到站在櫃台邊的那傢伙的拳頭是怎樣粗蠻的話，也許他的肚子會慫恿他去冒一次險了。

是的，在阿魯目光的四轉下終於給他找到些什麼了，在桌下的牆角裏放着的一隻破鉢，裏面聚着多量殘菜和飯腳之類，平面的液體雖已浮着一層黑色的塵屑和醇質，但這在阿魯不啻是發現什麼似的一般興奮起來。同時，在極度的生理壓迫下，似乎亦沒有餘裕來意識到滿足自己需要的以外問題上去的。那鉢斗裏的殘餚似乎在那兒向他發着一種不可形容的誘力，他是不能抑制地很快的鑽進壁角裏去。然而一切的事情都不會如阿魯的意，他剛祇渴進一口湯，他還沒有功夫來辨別這湯的質味是怎樣，他的頸項已給一條肥壯的手膀提了起來：

「嚇！好舒服咯！」

隨後阿魯是被提到門外的原位上來，他依然望着鐵紗罩裏陳列着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他現在好像更體驗到什麼了，剛要上嘴的東西而突然被強暴者無理地掠奪去的時候，這是多麼難堪而又可憎惡的一件事！自然，由現狀下的自己的反映，他是很有理由來同情剛纔被自己欺侮過的那條花白狗了。

逾時，阿魯知道飯館的店堂裏加多了一個女人。這女人顯然是屬於老闆娘一類的人物，因為阿魯看她老是扮起一付不十分和氣的面色，權威地指揮着那個臂膀蠻粗的伙計。

「太太，捨賜些吧……」

阿魯覺得女人的心腸總比較慈仁些的，所以他這樣地向她乞求了。他的視線注射那壁角間的鉢斗。

那老闆娘不經意的灣過頭來用目光深深望了阿魯一眼，她的臉孔是一平無波地使人起冷酷的反感。

「這裏沒有你吃的東西……那鉢斗菜飯腳嗎？我們還有三條貓呢！」

老闆娘說着，頭顱又不經意地轉了進去。

「哦，三條貓，一鉢斗菜飯，哦，畜牲的命運畢竟是比自己的優越啊！」阿魯在失望中不禁又這樣地感慨着。

「喂，我們的煙囪得要通刷通刷啦，」

老闆娘突然挾有什麼成見地發問。

「是囉，煙囪有些閉塞了……」

這是伙計的答詞。

「這樣吧，叫他把上面的煙囪管替我們洗刷一下，那鉢東西就給了他吧，咪咪們喂牠們一頓白飯吧。」

於是阿魯的命運有轉機了。他從那伙計手裏接過一柄球稭刷來，他開始他為一鉢殘缺代價的工作了。

上屋簷，梯子是沒有，好在屋面還並不十分高，阿魯智慧地由柴堆上攀援上去。赤

蹀的脚板，踏在剛給烈日曝曬過的瓦片上該會起一種什麼作用，但是阿魯意識中一味憧憬着那鹹菜飯，這似乎是夠把他勇氣鼓動起來。屋面是這樣斜，爲了缺乏營養，精神過份的萎頹，脚跟總似乎有些不能着力，祇是灣下身來兩手撲下去爬着。手和脚熨貼去火熱的瓦片上面，刺灼灼的難受。好容易挨近了烟鹵壁，略略將身子挺直一下，便覺得攙地就會往下倒，爲想保持身軀的平衡，一手不得不去抱住比瓦片更還灼熱的烟鹵。脚其實在很難站得穩，握着刷子的手，勉強的伸進烟鹵口裏去作局部的掃刷。接着下面老閩娘在用尖銳的聲調喊了起來：

「噯！烟灰要往上掃，別往下通啊！你看，灶頭盡弄髒哩！」

阿魯的神志近乎有些昏沉沉起來，老閩娘的高調並沒有完全飄進他的耳鼓。他現在祇覺得他的眼前一切似乎有些在動搖着，腿顫洋洋地，煤烟飛到他膩汗泗流的臉上，立刻各種感覺起了什麼異樣的變化。隨即阿魯自己亦不能節制自己地橫了下去，阿魯剎那的感覺祇是一片渾沌的糲糊，結果他的身體在不規則地直往下滾……

待阿魯重複體察到在這世界裏生存着的時候，他是斜斜的倒掛在柴堆上面。他自己

意會到這次命運幸還不十分有可怕之際遇，除掉小腿上被洋鐵水流劃破了一條三寸長光景的血痕是無關緊要的創傷外，什麼亦不會損失。

三

這下，阿魯是值得自己滿足的了，那鉢豐滿的食料，已把他的肚子填得這樣的飽滿和充實着了。這時，阿魯又反覆地肯定自己的命運似乎還不十分的惡劣。

天空是完全失了光明而呈現了灰褐色。阿魯的臉上堆着滿意的笑容很輕快地離開那飯館的門口。這時，阿魯似像很少心意去留意到一路從自己腿上悄悄流着近乎赤色的血滴了。

▲ 戲 劇 專 號

謝壽康作：

(論理) 中國的戲劇運動

馬彥祥作：

(理論) 文明戲之史的研究

向培良作：

(理論) 戲劇之現代底形式

↓本刊第五期 要目之一

革命與藝術之曲線的聯繫

(俄國 Lunacharsky 著)
毛 騰 譯

握有蘇維埃政權的國家，對於革命與藝術的關係，應提出如后的問題：——革命能否給藝術以什麼？藝術能否給革命以什麼？顯然，國家是沒有意思強使革命底意志與藝術家底旨趣聯繫起來的。像這種強迫的聯繫，只能產生革命藝術的虛偽者，因為真實藝術底第一要素，便是藝術家底不苟的忠誠。

然而除去這強迫狀態之外，還有新興藝術家的訓練，獎勵，以及信念之形式等。這

一切是應該爲了革命工作而去運用着的；換句話說：便是應該爲藝術之革命的靈感而運用。

近年來的資產階級底藝術，是整個地暴露了內質的空虛。假使我們還有近似此類的藝術，那就是舊式藝術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知道純形式主義幾乎在各方面都放過了光彩；在音樂上，繪畫上，以及在彫刻與文學上，但其間全是一式一樣地忽略了體格。其實，無論何種體格，甚至將事態或建築體格算在一起，在資本主義的現代是完全不能發揮出來的，充其量，也不過引出了怪僻的，荒唐的折衷主義而已。形式的探討，陷落於玄妙，虛偽，切實一點說：陷落於特別而且僅僅以暈眩推理的虛飾底陳腐之中了。因爲決定形式的真實完成，並不是純形式的探討；而是適合於形式之發見，與全時期整個民衆之般的感覺及意識的顯示。

像這樣的感覺和意識，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近十多年中，完全沒有在藝術底領域裏表現出來。

革命從牠自身帶來了廣而且深的意識，他燃燒了，甚至聯續燃燒着在牠四週之一切

複雜的，緊張的與英雄的底感覺。

毋庸說，古典藝術家在這些容量之前，不祇是徬徨失措，並且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以爲他們是思想狹仄與原始懦弱某種野蠻者之流，以爲他們也許是失掉了視覺的人物！誠然，在他們之中，有很多是特別富有天才的，可以爲之解釋，以期其視覺之復活，但是眼前所要特別注重的，是一些容易受煽惑且曾經受過革命底高潮薰陶的青年，因爲青年的本身是純潔的，他們是未來之花。基於這些場合，我們希望革命底力量要連續地去影響藝術，要把藝術從萎靡不振的姿態中拯救出來，要把藝術從純形式主義領導到真實的途徑，使其偉大的意識與偉大的生命有開展的與強力的顯示。

根據如上述之理由，則一個國家在從事於文化活動時，必須有其他的經常底任務；即是國家應該負責發揚意識，感覺與行動底革命形體於全國的領域中。以此爲觀點，國家又不得不問一問本身：用這樣的方法來設施藝術，對國家果真有利益嗎？要求這問題的解答，恰巧也在於國家的自身；如果革命能夠給藝術以精神，則藝術當然也可以給革命以生動的唇舌。

誰不知道 Agitation 的力量呢？然而她與存在於我們底世界觀中，以事實的分析與邏輯相互組成的所謂清晰正確之客觀的 Propaganda 有何等樣的分別呢？——Agitation 不同於 Propaganda 者，即是前者能激動聽者與讀者的感覺，以及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意志。說得更透澈些，Agitation 是用了各種燃料去燒紅和光明革命底 Preaching 之全部的內容。不錯，說到 Preaching，我們都是當然的 Preacher。最緊要的一句話：Propaganda 與 Agitation 底本質無他，就是從深奧知識中流露出來的新信仰之不斷的 Preaching。

我們還能懷疑這樣的 Preaching 愈藝術化而其行動愈趨強烈嗎？我們難道會不知道演說的藝術家與藝術的政治雄辯者，其覺得心坎之路是絕對較速於無天賦性底藝術力嗎？可是在我們時代的集團宣傳家，應該以這種立場去武裝一切的藝術機關，以便作為宣傳的輔助。不單是標語傳單，並且是圖書模型，如果能以活潑的形態吸收着深奧的意識與強烈的感覺，則在集團主義底真理的佔領之下，纔能夠表現出明確的助力。

像劇場之類的處所，可算是宣傳底最巨大的講演台了，但關於此點，我這裏只能從略。音樂這東西在羣衆運動中也是永遠地發揮了他驚人的作用；幽美的甜歌與悲壯的進

行曲，同樣是羣衆運動不可缺少的寶物，只要我們去擴充這種音樂的魔力，那末牠自然能夠統率羣衆底心理，並且可以領導羣衆心理達於高尚的程度和一定的方向。

眼前我們還不能充份地利用建築術來輔助宣傳底目的；像以前那些教堂的建築物，曾經有過強烈的形態去應響社會的意識，預料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也一定能夠建造起偉大的民衆大廈，去對抗那些舊式的集合場所——教堂之一切的宗教觀念。

電影也是宣傳力之最生動的發揮，牠能刺激每個人底視覺。

再者，我們還可以想一想：從紀念節底百數十萬的有組織的羣衆游行隊伍中，我們能得到怎樣一個特徵呢？在羣衆紀念節這些日子，幾乎使所有的各種藝術全是很有生氣地表現出來；音樂與歌唱，表現感覺和意識的各種戲劇，詩的講演與詩的誦讀，以及和顏悅色的羣衆歌舞與羣衆演劇，這其間，藝術是盡了表現革命意識與感覺底偉大的作用的。

革命很複雜地與藝術有到曲線的聯繫的。

如果容許我們來觀察一下革命之前夜及眼前這五年中與藝術的關係，則我們隨即可指出許多的不同之處。首先，就是革命改變了藝術家底生活與其對市場的關係。當然，在這一點上，藝術家討厭革命的成份，也許會比感謝的多一些。

常鬥爭場面從巷戰進展到積極的軍事時期之際，也就是藝術家底私人市場整個地被毀滅的時候，且更由於情勢之嚴重，在革命中又衝散了他們和資產階級的聯絡。

像這樣的情形當然不致十分多，年青的藝術家，尤其是傾向於積極方面的藝術家就不會遭同樣的命運，原因是他們並非以市場之興衰為利害的。革命的政府，現在正用了命令和購買的方式，盡力在津貼營業性質的藝術家。我們這些方法，大概都被熱心於革命工作——如在革命劇場服務的，繪革命圖畫的，紀念日做裝飾工作的，鑄造革命紀念碑的，服務於工場俱樂部的等等——的藝術家們所接受了。

毋庸說，革命的第一年，由於苦難的經濟狀況而惡化了藝術家底生活，但是在青年羣衆裏，在創作上却有了很足以驚人的開展。可是經常底經濟的相互關係固屬重要，然而更重要的還是在於革命所具有的心理底結晶。

在這裏，就出產了觀察的兩個方面：——

一方面，革命猶似偉大的社會事件，猶似無限的，多變化的戲劇，牠能供給藝術以很多的材料，並且在特殊場合合理，還能形成新興藝術之精神。然而在革命的第一年中，革命對於藝術的這種影響，還不很明顯。雖然出版了同Mayakovsky底「不可思議」性質相彷彿的Blok Alexander底「十二個」，以及很有起色的許多繪畫與紀念碑，但終究是和革命底本身距離得太遠。其中原因，在特殊的程度上或許可以用下述的事理來解答：革命底意識與情緒的容量，往往會要求或多或少的實驗派底表現。我曾經說過，實驗派的藝術家及其週圍接近的人物，其歡迎革命的熱情是遠遜於新興的藝術派；他們全然毫無力量似的發揮革命心理之新穎的內容。所以我要重複說一遍：在革命的第一年，我們不能稱頌革命的影響是很強烈的，表現是很明顯的，更不能承認這些是已夠爲自己創造美麗的藝術底外衣了。

在另一方面，革命不祇能影響藝術，並且還需要藝術。藝術是宣傳底最有力的工具，革命則企圖藝術能夠適合於自己宣傳之目的。可是以過去的事實來看，真能達到宣傳

力量而能與藝術底真實奧妙打成一片的，比較還是不多。宣傳的劇場，一部份的音樂，尤其是革命的圖畫，在革命之第一年中，雖然獲得了極大的進展，但就藝術底整個範圍而言，所達的也祇有很少的字數。

當革命之第一年中間，原則上尚無多大錯誤，傳留下來的狀況也還是忠實的。革命應該供給藝術家以特別豐富與特別新穎的材料，革命更應該需要藝術。他與藝術家之間的攜手，適是時間遲早的問題。假使我們考察一下眼前，則隨即可發見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有極大的不同。第一，是私有市場之重興恢復；兩年前完全被禁止的藝術買賣，政府現在是不得已而有計劃地略微開放了一些。這種情況，似乎是坐在「新經濟人」的車輛上向後退。且在事實上，我們也目覩許多革命的劇場墮落到變成營業性質的普通戲院，我們更看見資本主義社會底毒種之一的淫猥酒店（歌，舞，酒，）的出現而甚至流行病似地到處增設。在其他藝術的領域裏，後退的成份雖然很少，但也很夠使人痛心的了。

可是我們千切不要成爲悲觀主義者，我們要更進而注意到別的事情。的確，由於最

近平靜時期中的生活改善，便促成了革命底強有力的行動，影響到藝術家的精神。在此刻，明顯的一幕已出演於我們眼前；革命引導出整隊成羣的作家，其中一部份雖自命爲無政治性的，但其所描寫的總不外是革命的事蹟，所吸收的不外是革命的精神。自然，所謂革命底意識與情緒之元素，首先表現於藝術底較「敏捷」部份的文學裏面，但是牠還企圖同樣灌注到其他藝術的領域，也是無可疑問的事實。如果我們在眼前再來創辦雜誌社，畫會，彫刻社等，則我們工作的對象當然只是需要了。

其次，革命之需要藝術，既非等待，也不是期望，更不是聽其自然而然的發現。聽說在馬爾賽夫地方，不久將開始莊嚴的革命紀念碑的建築，還聽說在莫斯科將建築勞働者偉大的宮殿。蘇俄現在還是窮而且貧呢！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經濟來定奪和調節，然而蘇俄的健全，在最近之將來，必能使他的容貌增加一層美麗的顏色。最後，讓我們來談談藝術家的經濟地位問題，不錯，從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藝術家又重與衝進了私有的營業市場，但是這樣的現象會維持多久呢？倘使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那末國家統率其輕重工業及各種「托辣司」，運用其稅賦與庫券，把握住革命的意識與感覺，結果斷不

致爲新興資產階級所利用，更不致使藝術家走入歧途的。在此種情形之下，竭力推動文化工作，使藝術得到活的新生命力，在我們底環境裏放出未來之花，而期待藝術家對於私有市場的觀念之逐漸下降，以至消滅。

在這篇短文中，我僅僅就歷來直到最近所觀察的結果，大略寫出了革命與藝術之間的曲線的聯繫。文章似乎還沒有結束，將來也許要繼續作下去的。

至於政府對藝術的態度，現在是一方面要維持舊式藝術中的較好部份，因爲牠們——舊式藝術的絕跡，尙有待於新興藝術之繁榮，在另一面，也要改良舊式藝術中的較好部份，再最重要的一方面，乃是要竭力發展新的，年青的藝術，使其達到登峰造極的尖端。

在最近期內，在革命的過程中，藝術還要受到幾種苦痛的厄運，因爲此刻我們國家底財源不很豐富，而牠本身的發展也很遲緩。然而這種苦難的時期快要過去了，新的階段即將展開在前面。

末後，終結我這篇文章，約有下列數點：——革命影響藝術，革命需要藝術，革命

與藝術間的聯繫。是的，我們在希望着；希望從速把革命與藝術打成一片！

譯後記：這篇大概是作者在一九二二年任蘇聯教育部委員長時候的作品，我是於去年秋天從一本破舊得連封面都掉失了的英文雜誌上發見的。論時間性，似乎大可不必去費這番轉譯的手腳，然而在這篇精悍短小的論文之中，我們可以看出藝術這東西在蘇俄領域內是如何地被政府重視着？又如何地在黨的有組織的計劃之下而被巧妙的運用着？反觀我國，數年前雖然經過了一次偉大的鼎革，但直至今日，革命的政府與革命的黨始終還沒有和藝術取得一線的聯繫，儘讓藝術界餓殍遍野，而政客與黨官則依然有很多揮金如土者，相形之下，我們該有怎樣的感想呢？我之所以要譯這篇文章，意義總不能說完全沒有吧？

號專劇戲▲

歐陽予倩作：

(理論) 從漢調說到花鼓戲

許德佑作：

(理論) 法蘭西的異國劇場

袁殊作：

(理論) 戲曲論與演技學

↓本刊第五期 要目之二

哨兵的夢

黃震遐

中原的月下刮着黃河之風；

墳頭上站着個哨兵，動也不動。

星兒反迸出刺刀的光亮；

幾聲犬吠，油燈裏浮着死去的飛蟲。

中原的月下是荒涼呀，荒涼，

一片灰色的海——無窮盡的高梁；
二千里外的南天有一點紅，一線微光，
那便是上海啊！他妖豔的故鄉。

哨兵的眼，空洞，四野變成朦朧；
晚霞，落日，染紅了黃河的上空。
又是那些，酒，女人，亂髮蓬鬆，
爵士樂聲的音符像飛泉迸湧！

看啊，高跟鞋踏遍了烈士的墳堆：
四週旋轉着長長的睫毛，朵朵的紅嘴。
香檳，紙牌，絲襪向空亂丟，

濃香的泡沫混了他的眼淚。

突然，一陣馬號向天狂吹；
淒厲，雄猛，將宇宙打碎。

鐵蹄踏出光明的火焰；

沼着白沙大路，一隊又是一隊。

鞍上豎着鐵身，蹄後飛着驚塵，

他們望着他，他望着他們：

大家是一樣啊——這草綠色的制服裏面——
誰沒一副西裝的靈魂。

於是他才了解什麼叫犧牲，
為民族而戰的男兒又何止他一人；
南天的紅光漸漸幻滅了——
他舉鎗——「立正」。

中原的月夜依舊刮着黃河之風；
墳頭上站着個哨兵，動也不動。
星兒反迸出刺刀的光亮，
遠處的雞鳴，是第一響的晨鐘。

揚子江

徐蘇靈

「父親：

請恕你的女兒給你這個意外的激刺，在你收到這封信時，你的女兒是離開你了。雖然以後並不完全不想再見着你，父親，因為你的女兒是永遠想着你的。但是，如今我是這樣悄悄地離開你了，父親；然而你如果肯為你的女兒來想一想的話，你當然會了解你的女兒是怎樣痛苦地離開你的啊！

就是這樣，父親，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多說。船也許就得啓程了，再會吧，父親，恕你的孩子給你這個意外的激刺。珍重！

女兒嬰於吳淞輪上

嬰寫完了這張信和一個信皮；遲鈍地將信封好，因為她忽然不想發出這封信，她將信放在一旁，望了望窗外擾攘的碼頭，人衆漸漸地平靜下來了，她知道船不久就會啓碇，壁上的時鐘敲過五下了。嬰，沈思地在船的大廳裏走了一個圈子，然後，她取了信，走上岸去，在馬路旁的一個綠色的郵筒前，將信輕輕地投了進去。

她重回到船上的時候，感覺到一種茫然的情緒，她不敢回頭去看岸上的景色，這馬路，街樹，行人，旅社，建築物，這一切，她恐懼這一切都在向她投示着輕蔑，嘲笑，與監視的眼睛。所以，她一回到船上就進了寢室，無力而且惶悚地伏在床上，眼淚無故的流下來了。

但是船是啓碇了，她知道船是漸漸地在離開駁岸，嬰，她是意識到自己在流浪了！她立起來，拭着眼角的餘淚，窺望窗外移動的景色，散亂的長髮垂着，從黑色的長睫毛下，透露了幻想的凝望，雖然她的凝望是投向了茫然的空虛。

瞬間，她的意識從一種茫然底神經質的恐懼轉入一種希望的幻想中。這時船已駛

入江心，順着航綫前進了，揚子江的雄波在泛濺着，要走出了寢室，在大廳外的走廊上，她感覺到爽然地，眺望揚子江的蒼波，她伸張着她的靈魂的手臂，偉大的情緒暗示她新憧憬的開展。她的靈魂歡呼了：「揚子江！揚子江！呵！揚子江！」

她望着渾雄的揚子江，她想着她那英雄的哥哥，她想着她預料不久的時候以後，她就會投到她懷裏的那個英雄的哥哥。

她的那個英雄的哥哥是一個從遠方來的青年人，兩個月前因為人們的唾罵，他悄悄地離開了這揚子江邊的小城市了。當他離開這個城市內以前一個夜間，他心緒紊亂地散步在一個黑暗的花園裏的時候，一個白色寢衣的女人，要她，她用急趨的步履，但是憂鬱地，穿過低矮的石榴樹林子，走到他前面，遞給他一張紙條，她沒有再滯留一下，她除了呼吸沒有讀出一點聲音，便迅速地去了。

在一座別人的樓窗的光下，他展讀那條上所寫的。

「哥哥：

我不能再說什麼，你去吧，你去吧！

妹妹的翼子是有長成的一天的，哥哥，你等着她，隨便在那裏，有一天的，你的妹妹會是社會上的驚人的好人或是壞人。

再見吧，哥哥，我忍耐着不可抑止的苦淚。你去吧，哥哥。 嬰。」

於是他們沒有再見一面的機會，就分離了。

然而揚子江留給他們不可磨滅的痕跡。——立在走廊的欄傍的嬰，望着揚子江的遠際而回憶了：

那是一個暴風雨的天，揚子江在昏暗的雲天下泛濺着。嬰和她的英雄的哥哥攆着手，沿着江岸散步，踏着泥濘的路，白色的浪花濺到他們的脚畔，暴風雨沒有使他們畏縮。雖然路旁的頑童疑心他們是兩個瘋子。

「哥哥，你這看這美麗的浪花呵！」他們停留在一個白石的旁邊，江潮擊在石上，激起了白的細花，流下去又幻美麗的旋紋了。

「妹妹，」他撫着她：「我們坐下吧，我太感動了，這暴風雨，這浪花，這陰暗的天色，這泥濘悠長的路，我和妹妹，唉，這大自然是象徵了些什麼，更啓示了些什麼？妹

妹，——」他將自己的雨衣展開在石上，扶着嬰一同坐下，於是，他沉毅的眼在微促的眉尖下，望着揚子江，兩個白帆從上游盪過，他握緊嬰的臂，用感動的聲音說：「妹妹，你看，揚子江是我們的激厲者啊；這太可紀念了，今日！」

嬰沉默着，重握着他的放在膝上的右手。

「哥哥，你冷嗎？」

「不。」

「你好像有些顫震，妹妹？」

「是的，哥哥，我感覺到我們前途的茫然，如今天一樣，暴風雨，泥濘的路，灰色的天與狂暴的浪，這些，這些象徵着我們的未來！哥哥。」她更緊地握着他的手。但他沈思而沒有回答。

雨漸漸地稀了。嬰放下了紙傘，看見遠方的天際，雲已經在流動了。嬰的眼在她那黑而長的睫毛下，凝望了一下空間，又轉回來注視了一下在沈思着的他。

「哥哥」

「嗯。」他應着，但嬰並沒有繼續下去說什麼。於是他立了起來，嬰也跟着立了起來。

「妹妹，我們再走前一點吧，那裏，你看，那裏有一帶石岸，在那砲壘的下面。」嬰無意見地跟着他往前走。

「妹妹，我願永遠這樣走這悠長的泥濘的路，看這揚子江的浪花，攬着妹妹的手。」

「但是，」嬰傷感而且煩燥地：「哥哥，我不願想那未來的日子。唉，你離開我吧！你還是離開我吧！」

「不，妹妹，我不能失了你。我不能一個人走這悠長的路，沒有你，妹妹，我不願再生活下去！我知道人間有多少事待我去做，有多少待我去走，但沒有了你，妹妹，我不能奮鬥下去，你給了我崇高的啓示與真摯的感動！妹妹，——」他太感動了，他的聲音因此而顫震，他忽然停立了下來，緊握着嬰的臂，用熱情而憂鬱的眼望着她：「妹妹，我愛你！」

然而，一個星期後，揚子江就載着他離開了這個小城市去了。但嬰仍就留在那裏。

每天，差不多每天的早晨或是傍晚，她要走到揚子江邊去，她要尋找出當日他和她的英雄的哥哥同走過的足跡，但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事啊。

如今，揚子江也載着她走了，她將去尋找到她的英雄的哥哥，她將和他在一起生活。她於是想着這未來的日子的甜美，她想，她將在每天的早晨替哥哥整理那蓬亂的髮，並且爲他結領帶，而後，她知道一定會吻她，於是她一定不讓他吻，迅速地逃到門邊，但終于當他追來時，她還是讓他吻了。

嬰被這些幻想所迷惑；這時，僕歐來告訴她是用晚膳的時候了。夜色已漸漸籠上江面，巨大的輪船如戰士一樣衝着夜色，鼓着渾雄的浪潮前進。

第二天的中午，船在一個都市的旁邊了。嬰懷着希望的顫震，心在跳躍着，她走上了岸，但當她預備僱車的時候，兩個她的父親的朋友微笑着走來，把她挾上預備好了的汽車。

汽車在遼長的路上疾馳的時候，兩個她的父親的朋友將她父親的電報給她看了。

「××兄：嬰女×午失蹤，想係乘××輪下駛，望往救，至感。弟××」

嬰垂着頭，如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囚犯。她伸展了一下呼吸，她感覺到所有的希望都在她的身後消失了。

本刊第五期 要目之三(劇本)

東北女生宿舍之一夜……………袁牧之作

壽宴……………左明作

上海之戰……………歐陽子倩作

羣盲……………蕭石君譯

獄……………陳凝秋作

突變……………胡春冰作

戲劇專號

炭礦風景線

洪靈斐

下窰

——住在天上逍遙的說教者！——

——請到這地獄的底層來罷。——

每次聽到礦下奇特的異聞，什麼尺把長的耗子，出了白毛的人屍……以及一切意識上所想像不到的事物。於是好奇心便會蕩動起來。然而，往常，時時在井口聽到一個個

抬上來的鮮血淋漓的被炭塊壓傷的工友，同樣又下意識地感到一種恐懼和畏縮，「怕死吃河豚」想做，然而又有些不敢，人，老是給這種缺乏堅毅的心理支配着。

今天，幾個人好像吞了什麼「壯胆劑」似的，居然有那末一種勇氣。

「要死，亦是該應，」既到礦裏來而不到窰底下觀光一下，這簡直是近乎羞恥！」看見了空手槍便會唬得摔在地上亂爬的老梅，亦具有這種決心了。

唯其因為有危險，所以下礦的手續未免要費周折。礦師又是老毛子（山東人叫洋人為老毛子）。更其有些麻煩，總算，承他們買了我們一塊「為人者師」的招牌，慨然特許，並且飭派了二位工友作我們的嚮導。

到採礦處澡堂裏去改裝，每人一身青布縐衣，既骯髒又不合身，一頂染着煤穢而洞穿的鴨舌帽，着上笨重的皮釘靴，於是毅然是冒牌的普羅列塔利亞們了。各人在別人身上可以找到不同的趣味，我把鴨舌帽拉得齊眉，手插在兩邊的口袋裏，有意將兩個肩膀略略向上聳，一味想學工人常有的狀態，但是，失敗了，他們都笑着說我恰像個輪船上的小茶房，自然，我是無條件地承認了。

四盞電石燈，幾個人分提着。蜿蜒地上煤樓，時值正值交班，烏黯而廣闊的鐵棚上，這滿着一簇簇等候上班的工友。空氣是稠透，人聲，煤車聲，汽笛的叫嚷，工友們的邪許，煩囂而隆重的震動，把我們這羣無經驗的人拉入惘然的情態中去。雖然我們外面套的都是十足的工友裝飾，但是他們工友決不會辨不出我們這些是「冒牌」的「假貨」，都不期然用疑視的目光投到我們身上來。有的，在他們黑油油的臉上，浮起一層譏諷的表情，他們之中不得在黑暗中會這般呪咀的：

「你們這班無聊東西，我們下地獄爲吃飯，你們下去幹嗎！」

升降梯上來了，由一個小方鐵箱裏鑽出一個個包龍圖般的工人來。一箱出空，機梯略朝上昇，再來第二箱。待齊出完，纔准許上去，我們占據了二箱，擠得緊緊地蹲伏在裏面，一個箱容留了七個身軀之後，上下左右，幾乎沒有一點兒空隙了。箱裏儘是濕水和污泥，兩面鐵板有一個個小的圓窟窿，是預備給來通氣的。我們由裏面向外望，好像自己被關在柵子裏的畜牲一般，衝鼻的異味，呼吸不十分自在。

四響鈴一拉，機梯便軋軋地往地下鑽。因爲機梯顛簸，大家神志少不得有點失常，

據說由地面到井底，共有八百餘咪哩的距離，機梯大約要走一分多鐘，這一分多鐘的滋味就不好消受。每個人的心，好像就會打嘴裏跳出來似的難熬。大家都閉緊眼睛靜挨着，只聽見由石壁縫裏滲流出來的水滴，打在箱板上淙淙的響。有時還濺到我們臉上來。機梯越往下降，呼吸似乎越趨於急促，空氣亦感覺比地面上漸漸凜冷。

嚮下首先和我們眼簾接觸的是條較為廣寬的甬道，四週砌的整齊紅磚。地中央鋪着錯綜的輕便鐵道，驢子不時拖了三四輛的炭車箱迅速地馳過。嚮下的驢子，似乎顯得比別處的來得有智靈。沒有人去駕御牠，牠能在一方尺寬的軌道中間馳跑，自動的會拐灣，有人的地方，脚步隨即放慢，到了目的地就自己停步。驢子有比人還聰敏的智慧，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新發見。

大甬道上有電燈，進到裏面，就是完全黑黯的世界。我們各人把電石燈旋得亮一些，四面觀察着。一壁跟着作嚮導的工友走。這時，我們稍稍有點迷住了，四面八方盡是黃蜂窠般細狹的甬道，體驗到這樣神祕陰黑的所在，不由得各人心裏有些緊張。步伐竭力放慢。

「請各位留意，快到煤層啦！」領導的在招呼，心裏越發想留意，腳筋越是不能着勁。

經過一重矮陋的風門，走道更形狹隘，兩旁密密齊齊撐着木椿。一根直木，支一根橫木。木皮上長滿多量白棉似的霉菌，外看很純潔悅目，其實是毒得可以。木椿的後面便是尙未開盡的石炭烏薰薰地閃着耀光。面層上受了養化作用，起着一層黃蒼蒼的鐵質。小精炭層很薄，性質劣，手撫上去便隨手一塊塊的落了下來。

隔不多路，時常可遇到石隙間的眼子裏湍流着沖激的水。水波的聲音，在地層裏分外覺得響亮刺耳。地上，泥，炭層，和地層下特有的怪味菌植之類，混合了水，便成了污穢的沼澤，腳踏上去祇聽得撲吱撲吱的聲音，潮溼這般利害，給地心裏一種熱勃勃氣息的調和，大家好似進了酒糟房。各人的額角開始蒸發着汗珠。

上斜坡道了，這裏炭層更削薄，走着身子非要彎到四十五角度不可。斜坡的斜角度大約有二十五度光景，足足有一百多咪哩長。匍匐地走着，就憂地。頭頂須不時預防和木椿碰，碰了，假使椿木一塌，炭塊便會往下坍，慘劇立刻可以開演。地下，又滑脫脫

的難子移步，又非撥一都心意去當心脚步不可。換到了半中腰，大家已是氣喘喘地汗流浹背。這時氣候好像六月天氣一般的令人窒息。病弱書生出名的炎，在尾巴上喊着討救兵。可是，那時誰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保不得，只顧各自拚命的向上挨。勉強走完了上坡道，有的簡直力竭得只會靠在風管上張大嘴嘆着牛氣。這一下，大家的勇氣就此短了不少。

接着是下坡道，下坡比上坡省力得多。但是，因為上坡時費勁太大，傷了元氣，所以下坡時腳筋感覺有點抖擻。

在下坡道的盡頭，我們看到一堆一堆的工友們正忙着石炭的轉運，機器人工，驢馬，噪雜，忙碌，工友很多是脫得精光光地一絲不掛，額角淌下來的汗，掛在黑越越的臉上，活像一條條的河流。

到了第二段傢具房附近，我們略略休息一回，再折出甬道，立刻驟然打了兩個冷慄，氣候突然變異，冷得使人發顫慄。「好傢伙！」老陳這般叫了起來。

轉灣，拐角，穿洞，上坡，下坡，經過的都是差不多情況的甬道。有時曲彎彎着頸

子走，有時需要伏在地上作犬步，每隔一條甬道，氣候就變化得很利害，剛在冷的發抖，過回兒便會使你臭汗直流，我們大家漸漸有些平淡的倦乏起來。

「喂！可以領我們看看出白毛的死人嗎？」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泉眼裂了口，淹死了六百多名工友。那時才有這種玩意兒，而且有許多被水阻礙在裏面的人，都把自己的大便當飯吃呢……這下可沒有。」

「那末，領我們去看挖炭吧！」

「危險很大呢！」

「別要緊，性命是我們自家的。」

這回我們纔領略些新鮮的見識，可是，境地的確比甬道更危險。連木樁都沒有，上面凹凸尖削的石炭，落下來準隨時可在你天靈蓋上鑿個洞，赤膊的工友，蜷縮在剛到二吋寬的斜道裏用短鋤擊着炭壁，炭質很鬆，一鋤便是開下一大塊，往下滾，照例上面工人「哨！」地一聲招呼，下手的即須避路，否則就會跟着炭塊一刮兒朝下滾。但是他們這種技術似乎很精巧，他們總可不慌不忙地避開炭塊讓它舒舒服服往下滾，下面專有人

等着把它往外運。

工人們並不是完全沒有享受，疲倦的時候，抓一方炭當枕頭躺一忽，吸一筒水烟還是可能的。臉上汗滯多了，便爬到附近水溝裏去攪一下。嘴渴，他們亦並不嫌溝水腥膩，張嘴便是咕嚕地一大口，我們看了實在有點愕然，他們倒滿不在乎似的呼口暢氣爬回去繼續他們的工作；滲他們不得不滲的汗雨。肚子餓，便咬他們攜帶着的高粱饅餅，津津有味地嚼着。自然，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那有什麼不愜意？並且是值得自傲！

『走吧！』領導的工友在催促我們，我們不約而同的却對於這些工友生了戀戀的心，覺得離開了他們，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抱歉之意。

回到甬道來的時候，大家的精神，好像生了傷寒症般萎靡，沮喪，腰骨酸澀澀，腿麻痺得變成千斤重的難拔步。炎和修，簡直蹲在地上站不直了。於是，由領導的工友去和管事的人商量，放一輛炭車來把我們一直裝運到北大井口。

上了機梯，往上昇，又是一陣不同的感受，舊樣的心，這回又好似快要從恭門口溜滑出來似的難堪。

一分鐘後，我們重復由地獄升到天堂。幸而什麼都沒有意外，除掉一個個都變成了「尼格羅」。

救生以上

最近，因為N城的土匪擾得太利害了，新委任的省主席，便不得不認真地派了大隊人馬來實行澈底痛剿一下。土匪的老巢恰在咱們礦區的正北向，這一下可又逃不了遭難。雙方炮火已開始接觸了兩天，天天謠傳着土匪潰散的消息，其實呢，躲在重重山疊深谷間的毛子，也許連半根毫毛都不曾損傷過。軍隊呢，始終還是依舊在原來的戰線上，砲口裏彈子的進出似呼不能說不忙，排槍的聲浪，耳膜聽上去亦好像很密切，然而它實際上一大半倒給了咱們礦場受用。電務處無常帽式的高烟突，給迫擊砲彈的光顧而致中腹開裂了，礦場上，高頭那些插翅似飛過的子彈，就順便把它當做了休憩場。時常，一個或是二個已經失掉了射擊力還帶有微紅的彈丸，就在場上賴洋洋地落了下來，一陣泥屑和碎鐵片的馳飛，於是毫不費力地就把一個地坑鑿好了。小粒的七九槍彈，撞在滑

車臺的鋼架上，發出一種很帶有調節性的音波來。這樣，把一坐遼闊而騷擾的礦場，暫時變更了牠本來的面相。

自家因為需要到場那邊的辦公室去揀尋一件重要的文件，但是又恐不生靈性的彈丸來和自家的皮肉較量。然而，事實上這一次險又非冒不可的，經過再三的躊躇，終於和一個礦工去幹這件值得稱英雄的工作。自家因為天生身段長體積又大，兩條腳禁不住在彈着琵琶。

我們從大樓的地層下踉蹌地，弓着背，把自家的體積盡量地縮小到最低限度。沿着煤堆跟頭前進，頭上嘩溜溜地發出怪聲的彈粒飛過，我們的心便會給一種恐懼的力，拖進莫明其妙的幻境裏去，或是出于神經過敏地突然蜷伏到地下去，作着蠢愚的躲避形式。

好容易接近了運煤塔下面，胆量稍稍放大些。彎着腰，着實有點酸，正預備略為伸展下子腰部，忽然自家腦殼上似乎落着了一粒類似彈丸似的物質來，神態立刻有些轉變了，連嘶着喉喘喊呼在前面爬行的工友的本能都失掉了。迨後，自家下意識地用手去摸

了摸，只有些細碎的煤屑，血似乎並沒有發見，一顆盪漾的心，纔有點兀靜。一陣緊急的笑浪又從上面飄進了耳鼓，抬頭望了望，哦，原來是二個煤工坐在運煤車裏在和自家開玩笑，他們正想把第二握煤屑往我們頭上擲。

『喂！老鄉！不怕砲彈炸掉你的腦袋嗎？』

『怕什麼！你看，多好看，山腳上的火花！』

他們滿不在乎地笑着，第二把煤屑又洒在我們頭上了。

『下來吧！老鄉，你不怕自己變成肉漿嗎？』

說着，我依然保持我們本來的形態前進。

『碎！耗子一般的膽小哪！』繼之又是一陣自鳴勇敢的笑聲，接着第三把煤屑打我們背心上飛了過來。

事情是不能說出于意外，當我們距離運煤樓八十米遠的光景時候，後面激然地發生了一聲霹靂的巨響，接着是一陣琅琅鐵桿的動搖聲，本能的衝動，帶着一種嚴重的恐怖的心回過頭去，那架運煤台的右腰，已瀰漫着彈藥和烟霧，一個有生靈動物慘痛的呼喚

隱約地在混雜聲中可以辨別。

我們墮入實際的恐怖中去了，這時，我們意識失了主宰，我們暫時保持我近乎麻痺的靜默。

片刻以後，一切復歸于謐靜，爲了人類憫憐心的驅使，我們懷着極度跳躍的心挨近那炸毀的運煤架下去。更新鮮，更振盪人心絃的一幕呈現在目前了，那彎了的橫鐵槓，已染着一種紅色的質料，一些狼藉的斷腸，白閃閃地摔掛在相當距離外的一根鐵柵上面。理智告訴我們，這大蓋是屬於兩個老鄉中的一個的，另一個，在煤礫上亂滾着，好像右手已炸飛掉了，滿體盡是創傷，他跳着，滾着，他半邊的臉好像已沒有了，他在作着最後生與死的掙扎。最後，他自知要想把自己生命再延長些是無可能的了，他吐出他最後的聲音來，需要我們幫助他減少他生之痛楚，然而我們除掉發呆，驚駭之外，什麼都不會有表示了。

老鄉終于敵不住這樣生之殘酷的痛苦，他是像一條瘋狂了的牛一般衝到煤樓腳邊的一個角上去。在烏黑而像抖慄的空間中，隨着仰視線，我發現了那邊是一口廢了的水

井。井是用一個尖頂的蓋子合着的，木蓋上因年久的關係已開裂着許多裂縫。這是多麼的迅閃間哩，我看見那可憐的老鄉已是直往井蓋的縫隙裏攢了進去。是的，他是要以迅速的死來拯救他自己不能忍受的苦痛和生靈的煎熬啊！然而，天哪，這又是多麼的殘忍啊！老鄉的身軀被阻止在井蓋縫裏了。他的臀部，他的兩條腿，像流星般急烈地在外面搖拽着。這時，我是不知道什麼做纔好呢？不過我是沒有想到過我應該去把他從井口裏拉他出來。我覺得這將會給他一種比死都還難受的桎梏哩。但我應該怎樣辦呢？啊，那兩條急切地搖拽着的腿。

砲仍在空中像鬼一樣的叫着，我的心是充滿着一種什麼慘淡的景象啊！末了不知怎的，真的，我自己都知道得很不清楚地，我竟會跑過去毫不疑遲地用我的腳在他的臀部上挪了一下。那時我祇知道這是給他無限的救助啊，我覺得我是救了他了，當我聽見一陣沉重的水濺聲，從那深深的井底裏刺進我的腦覺的時候，我的神經和心目完全是有些茫然了。

一顆血樣紅的子彈又在面前閃過，炸了，我祇見一陣渾黑的煤沙向我滿頭的蓋罩下

來，於是，我也在一片黑色的旋轉中失掉了我所具的一線感覺……

▲ 戲 劇 專 號

向培良作：

(理論) 新的舞台藝術

王平陵作：

(批評) 南國社之昨日與今日

谷劍塵作：

(理論) 中國戲曲源流考

↓本刊第五期 要目之四：

克里斯托費爾

(英國佐治季星作)

顧仲彝
彭成慧 合譯

那是二十年前，一個五月的晚上。那日整天都是陽光和煦。我現在要敘述一件故事，因為這件故事和那日整天的陽光和溫暖，至今依然留存在我的心裏；我依然能看到大堆的白雲在我窗前的一片天空上移動過去，我覺得春光的盪蕩使我在這倫敦的孤寂的工
作裏又發生煩惱起來了。

正在日落西山的時候，我便從屋裏跑了出來。空氣裏挾着一種異乎尋常的甜蜜；在暮色蒼茫的天空底下，通衢裏剛剛開的煤氣燈，眩耀着一種金黃色的紅光。我半點目的

總沒有，只是休息和吸新鮮空氣，漫步走了半個鐘頭，最後我自己發現已走到了瑪力班路和巴特爾路的交叉口。跨過了這條路，在特羅尼替教堂的蔭影底下，有一家和我極熟悉的舊書店：煤氣燈光照着那放着一卷卷書籍的書攤，誘引我跑了過去。我開始把那些書籍翻閱起來，並且如往常一樣的用手摸摸袋中還存有多少錢。我忽然看中了一本，我便踏進那間小店，付錢將牠買了。

當我站在書攤前的時候，我好像覺得有個人在我的傍邊，也在翻閱那些書籍；當我拿着我所買的書籍從書店裏出來的時候，那個不相識的人留神地注視着我，他的面上顯着一種特殊的興趣底半微笑。他似乎想說些什麼話。我緩步跑開時，那個人跟在我的後面。剛剛走到教堂面前的時候，他便趕快跑到我的身邊說：

「對不起，先生，不要誤會我，我只想問問你，剛纔你買的那本書，你看到那本書的空白頁上寫着的名字沒有？」

他的聲調裏的一種恭敬驚惶的神氣，自然的，使我就想到這個人是來求乞的；但他又像沒有乞丐通常所有的態度。我猜他的年紀大約有六十歲光景；他的長長的稀少的頭

髮，和疎落的鬚鬚已經斑白了，并且一雙略帶眼淚的眼睛，在他沒有血色的凹削的面容上射出光來；他穿着極樸素的衣服，然而一望而知是個散落的上等人，的確，他的舉止清楚地表現他原是屬於上等階級的人。他對我所說的話，是那樣的有理性，是那樣的和婉，同時，又是這樣的可憐羞澀，所以我只能極友誼的回答他。我沒有看過那空白頁裏的名字，但我即刻翻開那本書，在煤氣燈光下，我看見極秀麗的寫着：「克里斯托費孫，一八四九年。」

「那是我的名字，」那個不相識的人聲調柔和而帶着遲疑地說。

「真的？這本書從前是你的？」

「這本書從前是我的。」他古怪地震顫地乾笑了一聲。同時又摸摸他的頭，似我在怨自己不能使人相信。「克里斯托費孫的藏書的拍賣你聽見過沒有？怪不得，你太年青；那是在一八六〇年的事。我常常會偶然看到簽着我的名字的書在書攤上。剛纔你未到那間書店以前，我已經發現到那本書，當我看見你看牠，我便好奇地望你，會不會把牠買去。請你原諒我向你囑咐。愛書的人——你以為——？」

他問話雖未說完，但他的眼色又明顯的把牠續完了。我說我了解他，并且同情於他，於是他又乾笑了一聲。

「你有很多的藏書嗎？」他問，眼睛留神地望着我。

「哦，好朋友，我沒有。我只有幾百卷書。這幾百卷書對於一個自己沒有屋子的人已經太多了。」

他溫和地笑着，垂下他的頭，喃喃的說道，聲音剛好可以聽見：

「我的目錄有第二萬四千七百十八號。」

我愈加好奇和感到興趣起來。我不敢再問他關於藏書直接的問題，因此我就問他賣書的時候也住在倫敦嗎？

「如果你能化五分鐘的話，」他畏縮地這樣回答：「我可以帶你去看我的住屋。我是說，」依然乾聲地笑着——「那所我從前的住屋。」

我願意即刻和他同去。他帶我在攝政公園傍邊路上跑了些路，最後止步在一帶繚繞的房屋的中間一所。

「那邊，」他悄悄對我說，「便是我常常住的地方。門邊右手的窗子——便是我的藏書室了。唉！」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遭到不幸的運氣吧，」我也用低低的聲音說。

「這是我自己愚笨的結果。我本已豐衣足食，但我仍嫌不足，所以我去幹經商的事，——我，對於做生意是個門外漢——因此黑暗的日子便臨頭了，黑暗的日子便臨頭了。」

我們回轉身掉轉方向，垂着頭緩緩地走着，靜默地依然向教堂這邊走來。

「我不曉得你還買到我別的什麼書嗎？」克里斯托費孫帶着溫柔的微笑問，當我們止步像要告別樣子的時候。

我答他我不記得以前是否曾遇到這個名字，這時候，我觸動心機，便問他要不要我手裏拿着的書；如果要，我很高興給他。我的話剛剛說出口，便看他異常高興起來。他躊躇着，像決不定的嚙嚙着，但即刻他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提議，當他接到了那本書的

時候，他歡悅地紅起臉來了。

「我還有幾本書，」他慢吞吞地說，似乎他說了些羞以告人的事情。「不過的確不容易再增多牠們了，我覺得我還沒有向你表示我一半的謝意。」

我們便握手告別。

那時我的住宅是在於敦區。一天下午，大約是兩星期之後，我散了一二個鐘頭的步，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停步在高街的一家書攤前。有一個人跑到我的身邊來；我一看，認得是克里斯托費孫。我們的問候竟像是老朋友一樣。

「我近來看見你好幾次，」落魄的上等人說，在這光明的太陽光底下，我看見他的形貌比以前更加襤褸了，「不過我不喜歡無端的招呼你。我的住所離這裏不遠。」

「我的也是，」我毫不思索地說，「你單獨一個人住罷？」

「一個人？哦，不是。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

他的聲音裏帶有一種窘迫的情調，他的眼睛望着地下，他的頭不安地搖動着。

我們開始談着書攤上的書，并且一齊走開去，繼續着我們的說話。克里斯托費孫不

獨是出身高貴，并且是個極聰明而有學問的人。爲了我看他是那樣淵博，（他的特性是過分的謙虛）我便問他曾寫過什麼著作沒有。沒有，他從未寫過什麼著作——從未寫過；他說他只是一個書蟲。旋即苦笑着和我告別走了。

不久以後，我們又無意中碰到了。在我家隣近某街轉角上，我們面對面的碰到了。他的變態不禁使我驚慌起來。他的面貌像更加蒼老了；他和我握着的手，一點力量都沒有，對於我們相遇的快樂，他只有一些頹喪的表示。

「我要到別個地方去了，」他這樣回答我詢問的眼色。「我要離開倫敦了。」
「是永久的嗎？」

「恐怕是吧，不過」——他竭力節制着感情的樣子——「我很高興離開倫敦。我兩人的身體近來不大好。她需要鄉間的空氣。是的，我高興我們已經決定了離開——非常的高興——的確！非常的高興！」

他用着機械的聲調重重的說着，他的眼睛向四周溜着，他的手不安地扭動着。我正要問他到那一處鄉間去時，他突然續道：

「我就住在對過那邊。我帶你去看看我的書好嗎？」

當然我高興接受這樣的一個邀請，我們走了兩分鐘便到了一條端莊的街道的一間屋子，那條街的屋子的最下層底窗裏都掛着一張某某住它的牌子，當我們停在門口的時候，我的同伴似乎遲疑着在後悔不應該請了我來。

「我真怕不值得化費了你的時間。」他畏縮地說：「事實是因為我沒有相當的空地可以擺出我的書給你看。」

我完全不和他計較，於是我們便走了進去。克里斯托費孫很不好意思地帶我從一條狹小的樓梯上到第二層樓，扭開了一個房門。我站在門檻裏不禁驚異起來。房子是個小房子，至多剛好佈置成一個簡陋的舒服，而且明顯的祇能在白天應用；不過全房間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堆滿了笨重的書，書卷緊靠着兩面牆壁堆成了好幾行，高得竟差不多觸着天花板了。房間裏的用具，只有一張圓桌和兩三張椅子——除了這幾件木器之外，再也沒有空地放別的東西了。窗子緊閉着，陽光照耀着牠，一種難堪的氣味，悶在空氣裏面。我從來沒有嗅到書本的印紙和裝釘有這樣難堪的臭味。

「但是，」我嚷道，「你說你只有一點書！現在這裏的書比我的一定多五倍呢。」

「我已忘記了準確的數目了，」克里斯托費孫極其煩惱地說道。「你看，我不能夠適當地把牠們安置起來。我還有一點，在——在別個房間裏面。」

他帶我橫過了樓梯口，打開另一房門，給我看一間小小的臥室。這裏面的書，不像坐起間裏那樣多而惹目了，不過依然還有一塊牆被書卷遮蔽了看不見，一種書的空氣，使人嫌惡地想到這間房間，每晚有二個人睡在那裏。

我們回到坐起間裏，克里斯托費孫開始從笨重的書堆裏抽出許多給我看。他興奮地，斷斷續續地，不時深深的嘆息，或乾笑着對我說話，他講了一點他的歷史給我聽。我才曉得他近八年來都是住在這所屋裏；我曉得他結了兩次婚；我曉得他只有一個女兒，是他的前妻生的，不過很久以前在兒童時期便死去了：最後——他顯着一副極愉悅的微笑，突然顯着秘密的樣子——我曉得他這個後妻，就是他底女孩的保姆。我極有趣地聽着，並且希望能夠再曉得一點關於這個特異的家屬的環境。

「在鄉下，」我說，「你當然有有書架的書房？」

他的面容即顯着苦痛起來；他的眼光沉鬱地望著我。我正要問他時，忽然屋裏有聲音使我注意；在樓梯上有一種笨重脚步，并且還嚷着一種我極熟識的高聲。

「啊！」克里斯托費孫驚異地嚷道，「這裏來了一位幫助我搬動書的朋友。進來，馮忽列先生，進來！」

開了門，只見一位高身材的人，他的微黃的頭髮，光輝藍色的眼睛，凸起的頸骨，和闊大的口製成了一幅教育雖受到少但是人格十分健全的人的圖畫。怪不得我似乎認識他的聲音。雖然我們每隔很久，始偶然彼此遇見，馮忽列先生總算和我是老相識。

「喂！」他突口而出，「我不知道你認得克里斯托費孫先生的。」

「我也奇怪你怎麼也認得他的！」我答。

克里斯托費孫興奮地驚異着注視我們，於是和新進來的馮忽列先生握手，馮先生繼率地，但尊敬地問候他。馮先生的說話，是一種堅強的約克州土音，并且他所有的頑硬的態度表明他是個約克州人。他是來說關於克里斯托費孫先生的書裝載搬運的事已經安排好了，現在只等日期的決定。

「不必着急，」克里斯托費孫嘆道：「真的不必着急的。我是極感謝你的。馮忽列先生，你是受了不少的辛苦了。一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以決定了——一兩天之內。」

馮忽列先生溫柔地點一點頭便向他告別。我們的目光彼此接觸了一下，便一齊離開這間房子，在外面的街道上，我對着這夏天的空氣行了一個深深的呼吸，在那悶塞的房裏出來，呼吸這些空氣像草地上那樣的甜蜜。我的同行者明顯的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他仰望着天空，並且展開他的肩膀。

「唉！這真是一個爽快的日子啊！我情願出些代價到易爾克力穆爾斯去散一回步。」

因為是我們易於達到的一個最好的代替地方，我們都贊成一齊去逛攝政公園。馮忽列也有事要往這條路跑，而我却很高興談談關於克里斯托費孫。他告訴我這位藏書老者的房東是馮忽列的伯母。克里斯托費孫的富裕和破產的歷史的確是真的；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他完全破產，他不得不做個書記或者是和書記同等的事情過活。大約五年以後，他便第二次結婚了。

「你認得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嗎？」馮忽列問。

「不認得！不過我想認識認識，怎麼樣？」

「因為這種婦人你是值得知道的。她是一個上等婦人——我理想中的上等婦人。克里斯托費孫也是個上等文人，這是不能夠否認的；倘若他不是上等人的話，我想我老早就飽以老拳了。啊！我十分曉得他們！因為我會和他們在那間屋裏住上好幾年。她一身即使到她的小指尖都十足表現着她是個上等女人，她的丈夫怎能夠看她這樣生活下去，這我真不了解。在——！如果是我的話，我若沒有別的方法使她舒服，我情願做盜賊去偷搶。」

「她爲了她的生活而工作嗎？」

「是的，並且還爲了他的。她不是當教員；她是在庫耳路的一家店裏，他們以爲是個好職位，每個禮拜可以賺到三十個先令。這是他們所有的進款了。但是克里斯托費孫都把她拿來買書。」

「自從他們結了婚以後，他從來沒有做過別的事情嗎？」

「我相信他先前做過了幾年，但他患了一種疾病，所以從那時候起他就不做了。他到所有的廉價書店裏去，將他盈餘的時間，都沉緬于舊書店裏。她嗎？啊，她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你若看見她你便曉得了。」

「但是，」我問，「他們爲什麼要離開倫敦呢？」

「唉！我告訴你；我就要說到這件事了。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有許多極有錢的親戚——就我所曉得的，都是爲富不仁。——從來就沒有絲毫幫助過她，一直到現在。她的親戚中有一個是吉亭夫人，我聽說她是個市儈的寡婦。這個婦人有一宅別墅在諾福克。她從來沒有住在那邊，只有她的一個兒子時常到那邊去捕魚和打獵。這是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告訴我的伯母的，吉亭夫人情願讓她和她的丈夫到那邊去住，租金不收，吃飯亦由她供給。實際上克里斯托費孫夫人就在那邊替她看房子，將這所房子保持着清潔。預備下鄉去的人應用。」

「我看見克里斯托費孫好像情願住在他現在住的地方。」

「當然他沒有了書店，不知怎麼樣過活呢。但他爲了他妻子的緣故，情願離開倫敦。」

到諾福克去。我告訴你，已經遲了。那個可憐的婦人口難延長她的生命了；我的伯母說她已是個行將就木的人了，我曉得有時候他的面孔是非常可怕而難看的。當然，她不承認這件事，他不承認的；她不是一個自怨自艾的人。不過她時常談起她慣常住過的鄉下。我曾經聽過她給了我一個深刻印象的就是關於她這些時的過活。一個禮拜以前我見過她，當她正得到吉亨夫人的好意的時候，我告訴你，我幾乎不曉得她是誰呢！在你的生命中，你決沒有看過這樣一個變遷呢！她的面孔，像一個十七歲的女郎一樣。她的笑聲——你應該聽聽她的笑聲啊！」

「她比她的丈夫年輕嗎？」我問。

「至少比她的丈夫年輕二十歲。她大約四十歲樣子，我想。」

我沉思了一刻。

「這豈不是一個不快樂的結婚嗎？」

「不快樂？」馮忽列嚷道。「他們兩人，從來沒有鬧過一句嘴，這是我敢担保的。」

只要克里斯托弗孫這次搬遷以後，習慣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就沒有什麼別的全求了。

。祇要他能在書籍裏消磨歲月——」

你意思說，」我搶着說：「他那些書是完全由他的妻子每星期賺來的三十個先令賣的嗎？」

「不是，不是。起初，他從他的老藏書室搬來了幾。當他自己謀生活的時候，他賣了許多。他有次告訴我，他常常只化六個辨士過一天日子，餘下錢來買書。他是一個頑固的老貓頭鷹，但雖是這樣，他終不失為一個上等人，你一定喜歡他的。我將要離家，當他離開了我。」

至於我自己，我只盼望聽克里斯托費孫別離的消息。我聽了他的歷史使我極不舒服。不過那是使人想起來高興的事，就是這個可憐的婦人最後由她艱辛的工作裏解救出來，可以在這長夏的日子裏自由地享受她愛好的鄉間。我承認，當我想起了克里斯托費孫從此以後對於塵世毫不關心，沉緬在他的舊書的愉快中與無所責怨的思想裏，不禁引起了一點嫉忌。我想他離開了舊遊的地方不致於就會感受到劇烈的痛苦的，我自己決定一兩日內來拜訪他。我選定星期日去，或者可以幸運地看到他的妻子。

在星期日下午，我正要去拜訪他的時候，馮忽列却走了進來。他顯一副發惱的神情，並且當他走入房間的時候，他亂踏着家具。他的態度極可怪，因為雖然我曾寫了他的地址給他，但我沒有希望到他會來看我，他的自傲心，就是他的粗野的性情，或許使我覺得和他人親密是有些羞怯的。

「你從來聽過像這樣的事情嗎？」他半發惱地嚷着。「什麼都完了。他們不去了。一切都是因為那些討厭的書！」

在他的憤激亂罵之中，我曉得了他剛剛從他的伯母家裏所聽到的事情。昨天下午，克里斯托費孫驚異地得到他親戚而且將要做他的施主的吉亨夫人來看他。以前這個婦人從未來看過他們；她來，自然是來和他說關於他們將要搬遷的事情。談話的結果，（一個極短的談話）給房東太太聽見，因為吉亨夫人下樓的時候高聲嚷道。「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的！我想不到竟有這件事呀！你怎樣夢想到我的房屋肯給你放那些陳腐的舊書？最不衛生的！我一生亦沒有聽過這樣奇怪的事情！從來沒有！」這樣說着她跑到外面坐上她的馬車走了。那個房東太太剛正有事上樓，覺得克里斯托費孫坐着的房裏是死一

般的沉寂。她叩門——預備好了托辭——看見那對夫婦并肩坐着，憂愁地微笑着。他們即刻告訴她內中的真相。吉亨夫人來的原因，是因為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寫了一封信給她，報告她的丈夫有很多的書籍，希望她答應他們將牠們搬到諾福克的屋裏去。所以她跑來親眼看看藏書。他們現在只好在犧牲書籍和失去吉亨夫人所施與他們的房屋的二者之中任擇一種了。

「克里斯托費孫拒絕了嗎？」我開口問。

「我以為他的妻子覺得將使她的丈夫太難堪了。無論如何，他們都同意保留他們書籍而情願犧牲房子了。事情便這樣了結了。我好久沒有這樣生氣過了！」

當時我回想了一番。我是極容易了解克里斯托費孫的心境的，並且我縱沒會過吉亨夫人而我曉得是一個給人恩惠而反使人累贅的人。克里斯托費孫夫人究竟是那樣的很不快樂嗎？她不是一個以犧牲為生活的女人嗎——一個情願把自己過着惡劣的生活而去換得她丈夫的舒服的人嗎？我這樣的見解，便使馮忽列氣惱起來，所以他就不禁破口大罵，一部分不滿意於吉亨夫人，一部分是不滿意於克里斯托費孫。他總是說罵人是一件「

「巨大的恥辱」，其實我也表同情於他的意見。

過了兩三天，好奇心驅着我走向克里斯托費孫的住宅那邊去。沿着那條街的對面走去，我仰望着他們的窗子，看見那個老藏書者的面孔在那邊。明顯的，他是懶洋洋地或者竟是煩惱地坐在窗旁。他即刻向我點頭；當我尚未叩門以前，他下樓出門來了。

「我和你散步一回好嗎？」他問。

他的形狀異常的苦惱，因為有好一時我們沉默的走着。

「你改變了你離開倫敦的意志嗎？」我似乎無意思地問。

「你聽得悉別說了嗎？是的，是的——我想我們現在依舊住在倫敦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比他更痛苦煩惱。他俯頭垂肩地行着；并且蹣跚蹣跚，不像走路。像一個人自己覺得犯了特別下賤的罪過而依然忍受着一樣。

他忽然又說起話來。

「老實告訴你，那些書真有點困難。」他的眼睛像視着我，我看見他全身的肌肉都震顫起來。「你看，我的境遇是壞極了。」他的嘆氣半啞着他的聲音。「事實是我們

某種條件之下有人讓一間在鄉下的房子給我們住，這是我的妻子的親戚給的；不幸得很，爲了我的藏書室竟被視爲反對的東西，（一個致命的反對）因此遭了拒絕。所以我們同意依然住在倫敦了。」

我淡然地問他，是否他的妻子極願意過鄉間的生活。但我剛說出口却又悔恨不該說出來；因爲這些話是那樣明顯的中傷了我的朋友。

「我想她是高興鄉下的生活的，」他帶着一個極悲慘的容貌對我說。似乎他在懇求我的寬容一樣。

「但是，」我說，「你不能夠把書設法安排一下嗎？你能不能夠即刻另找一間房子來放他們嗎？」

克里斯托費孫的面孔已完全回答了我的話了，我明白他已是囊空如洗了。「我們不再去想牠了。事情已經決定了——十分決定了。」

我們不再談論這件事。在這條路的第三段上，我們彼此告別分手。

我想還沒有過一個禮拜，我接到了葛烈斯寫給我的一張明信片。他寫着：「正是我

所預料的。C夫人重病了。」他寫的就是這二句話。

C夫人當然指克里斯托費孫夫人了。我對這張明信片沉思着，——牠支持着我的幻想，形成了我的感覺；在那天下午，我又在那條感到有興趣的街上散步。

這趟却沒有人站在那窗口裏了。我略事遲疑以後，便決定去拜訪和瑪忽列的伯母說幾句話。來給我開門的正是她。

我們彼此從來沒有見過面，但當我說出了我的名字及我很急切要聽見克里斯托費孫夫人病了的消息時，她便帶我到客室裏去，開始悄悄地與我談話。

她是個和善的約克州婦人，極不像倫敦普通的房東太太。「是的，克里斯托費孫夫人兩天前就患了病了。起頭就迷昏了很久。她發熱，夜間不能夠睡覺；醫生已經看過了她；他將她由那個堆滿雜亂的書籍的臥房裏遷到別個房裏去，那個房恰好是空着的。她非常孱弱消瘦地睡在那邊，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向日夜坐在她的牀邊而從沒有離開過她的丈夫微笑。他也會，」房東太太說，「不久也會生病的；他的相貌像一個鬼，似乎有點半失神的樣子了。」

「爲了什麼而生病的呢？」我問。

這個純良的婦人顯着一個奇怪的面容，搖着她的頭，并且喃喃地說原因是不難找得出來的。

「難道，」我問。「她竟爲了那失意的事情而起的嗎？」

「自然是的了，這個可憐的婦人，早就身體孱弱到極點，她受到失意的打擊，便這樣病倒了。」

「你的姪兒曾和我說過這件事，」我說：「他以爲克里斯托費孫先生並不曉得他的妻子爲了他竟犧牲到這樣利害。」

「我也是這樣想。」她答：「不過現在他開始明白了，我告訴你。他只說——」

忽然有人敲門，并且有一種急促而震顫的聲音要房東太太到樓上去。

「什麼事情，先生？」她問。

「恐怕她的病更不像樣了，」克里斯托費孫說，掉轉他憔悴的面孔驚愕地認見我，

「請即刻到樓上去吧！」

「誰沒有對我說一句話便和房東太太上樓去了。我無法即刻走開，在這間小小的屋裏，我侷促的等了十幾分鐘，靜聽着在這間屋裏一切的聲音，最後纔聽見下樓的腳步聲，那個房東太太回來了。」

「沒有什麼事情，」她說。「以為她會睡得好，如果沒有人去擾她，是他煩擾她，那個可憐的人，坐在旁邊，每兩分鐘便問她覺得怎樣。我勸他回到他的房裏去，我想你如果能夠去和他談一會話，對干他會有好處的。」

我即刻跑到第二層樓的坐起間裏去，看見克里新托費孫顯喪地坐在一張椅上，他的頭向前低着，顯着絕望的痛苦的樣子。當我走前去時，他的足似乎起立不穩。他長縮地，不好意思地握着我的手，連眼睛都不敢抬起來。我向他說了幾安慰話，但我的安慰話，只有得到相反的結果。

「不要對我說這些了，」他帶着怨憤地呻吟着，「她要死了——她要死了——不論旁人說什麼，我曉得她是要死了！」

「你請個好的醫生沒有？」

「我想醫生是好的——但太遲了——太遲了。」

當他依然倒在椅子上時，我坐在他的旁邊。沉默了一兩分鐘，忽然有一種極響的拍門聲，克里斯托費孫跳了起來，由房裏直衝出去，我恐怕他是發狂了，便跟他跑到樓梯口。

一刻間他又跑上來，像以前一樣的軟弱，一樣的苦惱。

「是一個郵差，」喃喃地說。「我正在望着一封信。」

似乎沒有別的話好說，我預備要辭別的樣子，但克里斯托費孫不肯給我走。

「我要告訴你，」他開始說。他像被責罰着的一條狗般望着我，「我要告訴你我已經盡了我的力了。當我的妻子一得到病的時候，我看見——方始這樣想——我的妻子是感到何等的沮喪，我即刻跑到吉亨夫人的住宅裏去，對她說我願賣掉我的書。但她却不在此裏了。我寫了一封信給她——我說我後悔我的愚蠢——我懇求她原諒我，懇求她重新將她的仁慈給我們。我等她的回信等了很久，但她終於沒有回答我。」

我看見在他手中拿着一本書店的目錄，是剛剛由那個郵差交來的。他機械地撕去信

封，並且機械地看過第一頁。忽然似乎良心刺激了他，他狂熱地將目錄抹掉。

「機會已經失去了！」他嘆道，沿着隨便堆着如山一般的書籍的一條小小的狹地急促地走了一兩步。「當然她說她寧願住在倫敦的呀！當然她要說她曉得使我高興的事情呀！她何曾說過一句別的話啊！我十分殘忍——十分下賤——讓她造成了這個犧牲啊！」他發狂般舞弄着他的手臂。「難道我不知道怎麼會使她這樣嗎？難道我沒有在他的面上看出她的心怎樣不安地在希望着到鄉間去住嗎！我曉得她爲什麼會病的；我曉得的！我讓她痛苦——我讓她痛苦下去直到死——死！」

「不論什麼時候，」我說，「吉亨夫人總會有回信給你的。當然可以得到恩惠和好的消息——。」

「太遲了，我殺了她了，那個婦人是不會寫信來的。她是個下賤的富人，我們觸犯了她的傲氣；所以她不會原諒我們的。」

他坐了片刻，但依然爲了心靈痛苦的懊惱而暴跳起來。

「她死了——什麼，什麼殺了她呀！」他猛烈地揮舞着手向書堆那邊走去。

「我爲了這些書把她的生命賣掉了。啊！——啊！」

他這樣叫着便取了五六本書，在我未曉得他什麼用意以前，他推起窗格，將那些書丟到街上去。連接又取了五六本丟上去；我聽見路上發出拍拍的聲音；於是我促着了他的手臂，緊緊地促着他，請求他要控制自己纔好。

「牠們該走啦！我討厭看見牠們。牠們殺了我親愛的妻子啊！」

他嗚咽地說着，在最後一個字上，眼淚由他的眼裏奔湧出來了。現在我不難制止他了。他的面孔顯着無限的感動注視着我，隨談隨哭。

「你曉不曉得她待我怎樣好呀！當她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已是一個大過她二十歲的破產的老朽了。我除了給她以辛苦和掛心以外什麼都沒有。爽直說了吧，——一年一年的我都是由她工作賺來的錢生活着。尤其是不自諒的，我竟使她窮困而將她賺來的錢來買書。啊！真可恥啊！真沒良心啊！那是我的罪惡——這罪惡是使我正像賭犯酒徒一樣。我不能夠反抗這個誘惑，雖然每天我都囑着自己羞恥，并且發誓要克服牠。她從來沒有責備；她從來沒有責備過我一個字——不止此呢，而且從沒有顯着責備我的神氣。」

我怠惰他生活着。我從來沒有想要解脫她在店中的日常的辛苦的忙碌。你曉得她在店裏做工嗎？——她，有智識有學問，却幹那樣的一個生活。想起我曾往在那店門口經過一千次，回家時都帶了一本書在我的手裏！我有心在那邊經過，并且也想到她是在裏面呢！啊啊！」

有人叩門，我跑去開，看見是房東太太，牠的面孔驚異着，牠的手臂裏盡是書。

「很好，」我悄悄他說：「將牠們放在裏邊地上；不要帶進房裏來了。這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

克里斯托費孫站在我的後面；他的面貌顯着要問她不敢問的說話。我說沒有什麼事，慢慢的使他平靜下去。可喜得很，在我未離開之前，醫生便來了，他報告病人略為好了一點。病人睡了一刻，似乎又高興地再睡下去了。克里斯托費孫要我不久再來——他說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人關心他的任何事情了——我答允明天再來看他。

第二天下午很早我便去看他了。克里斯托費孫一定是守着我來的；在我尚未叩門以前，門已開開來了，他的面孔光輝起來，使我驚奇，他的雙手緊握着我的手。

「吉亭夫人的信已經來了！我們可以去住那間房子了。」

「尊夫人怎樣了？」

「較好了，較好許多了，上帝是應該感謝的啊！她幾乎從昨天下午當你走時一直睡到今天的清早上。信是第一次到的，我告訴她——不是完全實在告訴她，」他慢吞吞地說：「她以為可以將我的書帶去；如果你看見她的滿意的微笑的話。但在她曉得這件事以前，所有的書籍都要賣掉而運載出去了；當他看見我絲毫都不介意書——！」

他回到下層的坐起間裏。興奮地踱着，他得意他所作的犧牲。他已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書店，那個書店要將現在堆在那邊的書通通買去。但他不保留幾卷嗎？我問他，自然，保留幾卷書，他是可以做得到的；若沒有書他怎樣生活下去呢？在先，他奮激他說他「一本書都不保留——」他一生都想不到書本。但是尊夫人呢？我進一步說。她有時不高興請點什麼書麼？對於這件事，他不禁憂悶起來。我們討論着這件事情，最後決定這樣安排，就是選擇一箱的書，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帶到諾福克去。即使吉亭夫人曉得，也不會怎樣反對的。我極力勸他，她的許可是儘可以假定的。

事情便這樣進行了。很小心的將那一系列的書卷裝入袋裏，搬到樓下，裝入一駕空車載去了。那樣靜寂地竟使病着的婦人一點也不預先知道。告訴我這件事時，克里斯托費孫乾笑着，是我從沒有聽見過的乾笑着；但我想他的眼睛是不敢望着那從前堆着書籍那部份的地板，並且在我們談話的方向裏，他時常心不在默不作聲低着頭。但是自然，無論如何，他的妻子的復元，他是感到愉快的。他經過了這次的危機，使他的外貌更像老了一點了；當他說出他的幸福時，眼淚從他的眼中流了出來，他的頭像一個老年人顫動着。

在他們未離開倫敦以前，我看見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一個蒼白的，清瘦的，孱弱的婦人，她從不像所謂美婦人，但她的面孔，如果面孔果能顯露個性的話，那便顯着她是個勇敢而忠誠的人。她不歡悅也不憂愁；但在她的眼中，當我重複看着時，我看見她眼中含着深深的感謝底情意，因為命運賜給了她靈魂的希望。

戰壕中

— 獨幕劇 —

趙光濤



時間 一九三二年元旦之夜

地點 在黑龍江馬占山軍防禦戰壕裏

人物 華軍：張

王

汪

江

韓

長官：李

日兵：A

B

背景 一九三二年元旦夜裏十二點鐘，冷風吹得很急。在一個戰場裏，中日兩軍剛剛殺過，戰壕裏剩餘些殺餘的血跡，夜月照着這清冷的戰場，倍覺淒冷。華軍李長官帶兵四人守戰溝，他們匍匐在地上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這時遠村上已有雞鳴聲了。

幕開，李長官兵士臥下，不時起來探望。

張（燃火吸烟）

李（急搖手止之）

王（低頭欲睡）

江（將王拉醒，向壕溝外搖手；示意不可以睡覺，指前有敵人。）

——遠處有手電，忽明忽暗。

李 (大聲) 口令!……口令!

——兵士拉槍門示威，對面即開槍。

李 (中槍，應聲倒地。)

韓 (起立，拉李下溝，又中槍倒地。)

——時槍聲礮聲大作，烟火四射，張王臥戰溝內盡力抵禦。全台大烟火，不辦一切。

AB兩日兵衝上來，B先中彈倒地，A被俘。王張將A捆起，堆置一旁。

時殺聲漸遠，礮火漸息。江王退下，望望李韓屍身，留張一人守望。

江 老王，我們的李長官是無望了。

王 你看老韓身上也早冰冷啦！我們還是趕快將他們挪到後方去吧。

江 好吧！我去打電話去！

——江同來兵士四人，將李韓移去，江仍留原處。

張 火綫好像離開此地遠了。我們暫且休息一下。(說着拿香烟出來)

王 (很疲倦的) 喂！今天不是元旦麼？

張 對呀！(吸着烟)

江 我們想不到會在這荒野裏過年呢！

王 正好像想料不到東三省會在日本人手裏過年是一樣呀！

張 老實說，不是張學良這小子，我們也不會吃這麼大的虧！

江 我們忘了國，我們更吃虧！

王 亡了國，我們便沒死的地方了！

A 咳！是啊！沒有死的地方。

張 這小子會說中國話啦！

王 我來問一問他。喂！朋友！你是中國人麼？

A (搖頭)

張 日本人麼？

A 不是！

張 你是那兒的人？

A 我是韓國人！

江 韓國不是亡了麼？

A 我是韓國光州人，我是沒有國家，沒有自由的。我們含着淚在過日子，等待着，等待着我們的自由。

江 笑話啦！你明明幫助日本人來打中國，來搶東三省，你不已經是完全純粹的日本人
了麼？

A 朋友！你們看事不能像看月亮一樣，你要知道亡了國的人，心裏向東，嘴裏是向西的，你們知道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的奮鬥麼？知道日本在韓國光州的大屠殺麼？我們聽到了，並且哈爾濱還有回示威動呢？

A 可憐我底女兒死在火車道上，我的兒子死在警察的手裏！他們說：凡我大日本人所做的沒有錯的，凡爾韓國人所做的沒一件是對的。我們一家爲警察的搜捕，非逃走萬飛不可。我中途被迫，就當了婊子。

張 朋友！日本人這樣欺侮你們，爲什麼還要替日本人打仗呢？

A 朋友！我也幾次想逃走，但是我不打死一個日本人我是不甘心的，我總期待着有一個機會給我！

江 你說這話我又不信啦！你們的槍口不還是對着我們麼？

A 是啊！我忍耐到現在，我所期待着的機會總算到了（指剛剛陣亡的）我們知道馬占山將軍部下的兵士是個個忠勇的，所以冒死衝上來，我願意加入你們的隊伍。

張 （搖頭）不見得？

A 老實說，我死在你們槍下是我們的幸命，死在仇人指揮的督戰刀下我是不願意的。真的麼？

A 江 你們不相信，我還有什麼話說？韓國和中國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歷代都是中國的好朋友。我們大家不也是好朋友麼？

江 人作怪得很，偏要把界限劃得很清，人和人的仇恨也就加深了。

A 人生來不是作對的。我們看山呵水呵，牠們不是很和平的麼？

王 是呵！山和山，水和水是沒有仇的，日本人爲什麼要滅了韓國再來打中國呢？

張 老王你別傻吧！這就要請你問一問日本的天皇去吧！

A 對啦！天皇和我們有仇！帝國主義者和我們有仇！

張 我們呢？

A 我們是永遠沒有仇的。

江 我們的仇人是日本的天皇，和天皇的走狗！

A 朋友！我看見了你們便想到了高麗的死難烈士，死在日本人手下的烈士了！日本人佔據了我們底一切。

王 朋友！把槍交給我們，放了你去吧！

A 我謝謝你們，同時我要求你們准許我借用你的戰溝來打死幾個走狗。

張 我們把他鬆開來吧！

王 （解開繩子）呀！朋友！你不是受了傷麼？

A 戰場上兵士流血，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麼？

張 老王給他綁一綁好！

王 (用裹腿布替他綁好)

江 今天這麼好的月光，我們睡在戰溝裏，又是一個一年的開始啦！我們沒有什麼可以招待我們的朋友，讓我們來對飲一杯清水，高喊三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各人打開水壺對飲。

張，王，江，A (同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

—— 砲聲，喊殺聲，兵士齊在壕溝上抵禦，大砲彈落到溝裏，全場大烟火。幕徐徐在烟火中下。

英吉利詩抄

世界的漂泊者 Shelley 作

告訴我，你這星兒，你的光，
帶着你這樣猛烈地飛奔，
你現在要在夜的那個窟裏
去安放下你的雙翼？

何德明

告訴我，月亮，你這天上的

渺茫路裏底慘白漂泊者，

在夜或晝的那個深淵裏

你現在去祈求安逸？

疲倦的風兒，你是流蕩着

像是這世界裏被逐的浪人，

你在那樹上或者是浪上，

還有一些祕密的棲穴？

瀑布

Montgomery 作

雲兒在小山上飄飄，

櫻草在山谷裏靜悄，

這兒是羊齒，那邊棕
滑石間流水兒潺潺。

金黃的虎兒草，蘚苔
相似野毛，橫過池潭
一株檉樹，常春藤繞，
老，浪花兒落下寒峭。

山谷邊綿羊兒在呼喊
對面荒地的小羊：青
天在雲間，在我們頭
上，荒地那邊是汪洋。

號專劇戲▲

↓本刊第五期 要目之五

唐槐秋作：

(理論) 投身演電影界以後

胡春冰作：

(理論) 表演藝術之實習

閻哲吾作：

(理論) 戲劇發音的訓練與保養

滬戰零簡

蘇芹蓀

我們這一輩笨拙的人，始終承襲「全國總動員」這一句口號是沒有什麼語病的，假使真的要和日本抗極的話。這五個字的意思：並不是說全國的每個人都要上前線去殺敵，因戰事非人人可習，戰區非人人可至。然而衛國禦侮，又未必不是國人應盡的天職，所以能戰者當然最好是衝上前去，不能戰者未必除了躲在租界享樂以及附風遠避之外，遂無別的事可做？國中儘多其心尚未死盡的軍人和民衆，這裏所放輯的，就是他們中間一部份人的畫讀。本來這次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上海與日寇血戰所凝成的，該是史詩，是悲劇。決不只是幾篇應景的小品文。一般民衆關於同仇敵愾的表現，也決無地域的限制。不過這裏所採錄的，只就見聞所及，擇其更爲令人感動的幾則，再加上一點剪刀與漿糊的工夫而已。

打 仗

怕打仗，去投降；不肯投降，使得打仗。

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真能爭氣，很勇敢的打仗了。上海人不算場台，不怕減少了人口，不怕火燒了家屋，只是異口同聲的問『打嗎？』『打勝嗎？』只恨日本挑釁，不怪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多事。可知人民已經認明白了這是國難，不比內戰。

上海遭劫，當然是上海人的不幸，但是眼見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衛國守土，殺敵致果，又該爲國家稱幸。至於上海人的損失，只好算是大幸中的小不幸了。商務印書館損失大約一千多萬，有人去安慰創辦商務印書館的一位大股東，他的積多少年含辛茹苦的經營，一朝盡化爲灰燼，應該如何傷心，但是他老先生泰然的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如此，犧牲了商務算得什麼？』這種偉大的識力和氣度，是值得佩服的。

琴 聲

在沒有進入草棚的時候，從裏邊洩露出一種很曼妙的風琴聲絲絲的音浪，在莊嚴的空間裏迴旋着。記者立在茅草簷下，細細地領略這戰場裏的琴聲，彷彿忘記了置身在火線區裏。

一架黃色的風琴，前面坐着那位老成持重的副師長，旁邊立着英勇壯健的S師長。同時後邊有兩位臂上纏着紅十字的同志，一個是男性，一個是女性，記者在他們誠懇歡迎的表情裏，坐在椅子上。

副師長將音鍵上的手指收回，趕快翻閱記者送給他本日的報紙，斜依在板床上，而師長滿臉露着笑意，介紹那兩位熱血的同志給記者。

「這兩位是蘇州來的學生，他們很勇敢的在這砲火沸騰，寒風凜冽的戰場裏服務，這真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他說完，記者將一腔訪問師長的熱烈心情，馬上都推移在這兩位勇敢的同志身上，於是記者問：

「你們一共來有多少同志？」

「五個人，三個女同學，兩個男的。」

他們很小的聲音回答，好像帶着不高興的樣子，同時叫他們留一個名字都不肯，看那意思是不願意叫人知道他們在服務。後來師長在旁邊勸說着，那位男同志將他們五人的名字簽在記者的手簿上，但很含混的沒有標明誰是誰的名字。記者又說：

「你們二位留個影吧。」

「我們此次來，家庭都不知道。並且那三個同學，都在後方醫院裏，所以不能遵命」他們說完，在記者和師長談話時，就悄悄地溜出去了。

防禦最劇烈的一日

在下午一兩點的時候，平靜的天空，忽然佈上了一層戰雲，江水急劇的浪花，在八隻兵艦的機輪底下飛舞着，十八架白色紅點的轟炸機，同時也在我軍領空上翱翔，嚴重的空間和時間裏，忽然從敵人兵艦上的重砲彈頭上展開了一切的恐怖紅影和慘劇。飛機的炸彈，百十磅以至兩百磅密雨般的投下來，轟炸的威力和砲彈，混合在一起，在表演

着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在這巨大的砲火力底下的十九路軍，南國的健兒，一個個都潛伏在戰壕裏，用大無畏的精神抵抗敵人的壓迫，每一個重大的開花彈和一個兩百磅的炸彈，在他們的左右前後或中央爆發時，雖然黑色的鐵塊，灰白的濃煙，造成恐怖的魔網，但他們永久是露着沈着勇敢的微笑。

在敵人整個的壓迫下的十九路軍的陣綫，似死一般的沈寂在殘缺破碎的散兵壕，增加了敵人攻擊的勇氣，但他們不敢在正面上登陸，彷彿我軍潛伏的大砲彈，就要在他們上岸時爆發。所以敵人的策略，隨兵艦轉進在蘆藻浜的側面去。

兵艦上的砲彈又來掩護陸路的攻擊部隊，軍工路上一車一車的敵人的步兵，風馳電掣的運到蘆藻浜的南岸戰區裏，八輛烏龜式的坦克車，掩護着數千名步兵前進，鐵的輪盤在一點點的迫進。砲彈的出口和落地聲，也像向前推進。這時我們廢城般的陣地，藏着一團烈火式的守兵，紅色的虎眼，襯着雪亮的刺刀，在泥土裏準備衝出。

戰神的趾爪，深深的印在浜南的原野裏，火的燃燒，鐵的表演，在細雨冷風中交響

着。我們忠勇健兒的血，洒在黃泥土上，濃艷的血光裏，反映出敵人的敗退；在黯淡的黃昏裏，遍地的敵人屍體。總算作了他們的犧牲品，在這四個鐘頭光陰裏大中華民國的十九路軍，又記了一篇勝利的血染帳單。

變戲法

我們胆戰心驚地由一位粵籍兵領我們跳進戰壕去，裏面有兩個兵，還滾在地上打架玩，這時前面的砲聲很密。一位把守機關槍的勇士，問明了我們的來意，叫我們都蹲下來，他回頭問我們要看戲法不要，我們點點頭，他於是向旁邊拿着一枝槍，把自己的軍帽罩上面，擊將起來，對方的敵軍以為我們的兵快要出壕了。當時只聽砰砰的接連幾聲，那軍帽上已着了好幾個洞。那勇士把槍故意倒將下來，輕輕的說的『你們瞧吧！』不多時地上有許多脚步声，原來敵軍以為壕中人已擊倒，有二三十個人衝向前去。那勇士，對另一個機關手，使了一個眼色，一陣連珠的槍彈聲，我們探頭一瞥，敵人已有不少倒在地，其餘拚命的奔逃。那位勇士，從容不迫的和我們說：『這個戲法好不好？』我們

在驚悸之餘，只得報以微微的苦笑。

義勇軍的血

一天，有三個英勇的師長，在洋式的一個小房間裏，他們好像受過嚴格的選拔，才得到這同等高的身材。三個不同的典型，組成了一個鋼鐵的十九路軍，在暴日重大的壓迫下反抗着。他們將全線的景況告訴記者。中間有一位担任吳淞前線的師長說：

「我有一點事對你們說：」於是將抬起來的脚步重新又作個立定。

「此次義勇軍在前方協同我們作戰，是值得獎勵的！」

這樣的消息，怎能不使記者注意呢。

「不知是什麼義勇軍？請師長詳告，」

「詳細的情形我也記不清了。大概是復旦大學的和市民組織的。」

復旦兩個字更使人注意，記者不竟想起九一八後的上海各大學的義勇軍來。常常聽到有人在說：「大學義勇軍是少爺兵」的確，他們穿的制服雖是非常之神氣，但都是文縐

緝的。可是今天一聽師長的追述，這到很難得，少爺兵公然敢到火線上去，記者當然仔細向下問：

「他們一共有好多人？」

「總數約一千餘名。」

「在那一天的火線上？」

「記不清了。總是他們在天通庵一帶作過戰的，死傷有二百多。」他說完，皺皺眉頭，表示惋惜的意思。

記者低頭想一想：這些義勇軍的勇士，在死的權威裏，他們為民族而奮鬥，為國家爭榮譽。我們蹲在後方的老百姓們，是應當如何的慚愧啊！他們底碧血灑在淞滬的原野，洗淨了過去的恥辱，開闢一塊光潔的園地，建築上大中華民國的國基。記者在這裏向他們致一最敬的禮！

水上汽車

胡阿毛開汽車的技術真不壞。

四十一歲不算老，但他的母親已將近七十了。阿毛自從替秦副郵務長開汽車解雇以後，便在南市救火會服務。有一天到虹口百老匯路去看望親友，經過中虹橋附近，照例，是要受日兵一番煩苛的檢查的，一張開車的執照，從他的身邊搜出。「呵，我們正用得着他呵！」日兵猶笑了。於是不由分說，就把他拖到匯山碼頭司令部，拘留了一天一晚，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四個日兵把他帶到附近一輛滿裝着子彈軍火的卡車旁，迫他向公大紗廠開去。愁眉不展的阿毛，到此時反喜笑顏開，登時上了車，押解的四個兵士也跟着上去，對阿毛深深的嘉許。阿毛就立刻將速率開足，好像老鼠尾巴着火一般拚命的向前跑，看看快要到目的地了，他突然將車頭橫轉過來，直向黃浦灘頭開去。日本兵着了急，當他們正在大聲招呼他，並打算實行制止他的時候，擦的一聲，市虎竟離了他的根據地；撲東地跑下東海去和老龍角鬥。退潮般的浪花高高的掀起來約有五六尺之高，日本兵，軍火全都完了，我們的阿毛的任務也完了。

胡阿毛開汽車的技術真不壞。

曹家橋的戰利品

在敵人退却時施放的火光閃耀後，他們從灰色的牆壁裏，作垂死的掙扎，呼號跳躍，彷彿他們已到了最後的時刻了。我忠勇的愛國健兒，在強烈的機關槍火下向前衝去。用鮮紅的熱血，換來了一寸一尺的前進，使困獸猶鬥般的敵人，感到死的恐怖和生的留戀，於是在黑室裏，砲火下，刀尖上，泥土中，他們十分狼狽的向來路上逃去。

「軍旗三面」往日威嚴的太陽旗，在火燄裏蜷伏着，靜悄悄地臥在黃色制服倭兵的身旁，露着很慚愧和疲乏的樣子。

「三八式步槍」一桿桿的陷在泥溝裏，烏黑的槍管深深呼吸着熱氣，似乎看着牠那斷了氣的主人。

「機關槍」牠滿肚皮的鉛彈，此刻也無從發洩，蹲在那血肉糊模的屍體旁邊，在悽慘回憶着美麗的故鄉。

「鋼帽」牠留戀在死的頭顱上，或是仰臥在爛泥裏，從灰色的健兒手裏得到宿歸。

「手榴彈」牠主人在恐怖的魔網裏，忘記了供牠爆發的手續，一聲不響地落在地下，好像在悲傷自己的命運。

「皮鞋」在她倉皇的脚步裏失去了效力，滿貯水泥的浜岸，作了陷阱，深深的汗泥，抓住了腳上的釘鞋，在性命交關的當兒，只好和她告別，赤足而逃，得到新生。

這是在一個掩蔽部裏，一位忠勇的排長，從他嘴裏重演了一幕，敵軍敗退的狼狽慘劇。記者在他宏壯的聲音裏，彷彿當時也在參加。最後記者提着愉快又恐怖的脚步爬在前哨的陣地，很仔細看見浜裏敵軍退却時遺留的屍體，狼籍可憐地在偃臥着。

小小的騷擾

我是隻身逃出來的，我離開虹口住宅的時候，家內一切傢具箱篋都不會動，只留下五塊錢給男傭人，叫他照管着門戶。那知第二天晚上，那男傭人神色倉皇地找到我的新寓所，訴說不願再回去看守房子。我問他是什麼緣故，他才一五一十的告訴我，以下是他說的話：

「自從主人走後，晚上我仍照常按時安息，到了夜半三更，忽然外面砰砰的在敲門，我本來就給槍砲聲嚇夠了，一聽敲門的聲音，我還以為是主人回了家呢。我連忙從熱被窩裏出來，披一件棉袍就去開門，誰知外面來的正是一批面生不熟的日本浪人，他們一哄而入，有的拿刀，有的拿槍，開口就問這屋子的主人在那裏，我回答他是早已走了。這班浪人，到處亂尋，看不見別的人，於是掄着刀斧，把屋內的木器，一陣子的砍劈，連那高大的衣廚，也劈成了幾片。那疊着的箱子，他們用刀由上向下，一個勁兒，剖成了兩半，箱子裏的衣服，用刀尖一件件挑將起來，弄得狼籍滿地，他們胡鬧了半天，又把我帶到司令部去，在那裏拘留的同胞是很多的。他們不由分說將我毒打一頓，隨後又問我說：『你家藏着刀嗎？』我說沒有。於是那班人便趕去搜查，結果在廚房內尋到兩把菜刀，他們帶了回來，厲聲向我問道：『這不是刀是什麼呢？』我回答說：『我們中國人家，用這種刀是切菜用的，並不是拿來殺人或是亂斬亂砍的。別說兩把，多的人家，有上十把八把也算不了一回事，不像你們兩三家人家公用一把刀的。』我剛說完了話，他們便喝一聲『解開衣服』，我想此時性命定了，到了這個地步，除了等他們來殺呀，翻

呀，別無生路，不過想起我自己家裏的父母妻子，我又不覺酸心下淚，我現在只有等着他們用刀把我砍死。誰知他們只在我身上搜索了半天，把我帶着的鈔票現洋全拿了去，又在我的手膀上用筆畫個圓圈，中間寫「四五」兩個字，對我說：「你回去吧，好好的替你主人看守屋子，路上有人攔你，只要把你手膀給他們看了，自然放行，倘若再有人去胡鬧，你到這兒來報告就是。」這時我心想主人既囑咐我看守房屋家具，如今給他們弄得稀裏嘩啦，我只得反鎖大門來報告，我再不願回到那危險的地方去了。請主人再給我幾個錢，讓我回來家吧！」

我只得安慰他一陣，要他暫時回去替我看守屋子。

丟山芋

關北火車站地方，有一個中國機關砲的砲手，渾名「却里張」凡是在那一帶附近租界防守的外國兵，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現在他已安全的退出關北，在別的地方照常放射他的機關砲，究竟在什麼地方？實在還沒有人知道。

當中國軍隊退出關北的消息初次傳出來的時候，大家那很替這位好砲手擔憂，同他在一處放砲的，另外還有兩個人。却里張畢竟安然退出了，他還留了幾枚沒有爆發的手榴彈等日本兵來取去，好像送給他們的禮物似的。却里張雖然白天穿着軍服，到晚上就換上黑色便衣。每天清晨，把他的頭從沙袋堆中露出，向對面租界的商團，美兵及蘇格蘭兵打招呼：『早安！』對面的外國兵也還答他說：『早安！』這樣差不多成爲每天早上的功課似的有一月之久。他的命真長。照例：一個機關砲手經敵軍圍攻的時候，壽命至長不過三分鐘，然而却里張竟延長至三十天以外，不能不說他是例外。他不只會放機關砲，而且更會擲炸彈。歐戰時德國兵有很會拋炸彈的，旁人叫做『丟山芋』。這位却里張『丟山芋』的本領確實不壞：他常時只身帶着山芋向日軍沿線隨處丟去。有一夜和一個日本機關砲手相隔不過五十尺的對街互相掃射，結果還是無恙。又有一次日兵用坦克車來攻，却里張用機關砲及山芋來應付，結果坦克車也只得退回原地。若是依照蘇格蘭的俗語稱贊他一句：『此人真是大好人！』

這是上海大美晚報所記載的。我們同聲敬祝我們英勇的砲手無恙！

熱

羅洪女士

她睜開眼來，覺得房裏的光線很黯澹，同時身上感到些寒意，才想到昨夜入睡時忘掉了蓋被。其實也並不是忘掉，起先睡不着，是因爲熱，自然用不到蓋被；漸漸地涼快了，朦朧中到了睡鄉，睡夢裏當然不會再蓋的。這時她伸手拉着被蓋了一部分，略略欠起身看看窗外，雨倒沒有，只是天色呆。近來是黃梅時節，接連好幾日下雨，難得中間會隔斷一天。她見到那樣的天色，心想難保今天沒有雨；但現在沒見牠下來，總還有一些希望會持續着陰沉，說不定一忽兒許有太陽出來。她自己安慰自己；一骨碌坐起身，

將床前臺上昨晚接得的那信，重復看一遍。信箋摺好了放進封套，拉開抽屜，疊在幾封信的上面。她臉上露着微笑。一切梳理的事快要完畢，覺得略微有些頭痛，她心裏有些兒着急，因為新得的經驗，這是瘧疾將發展的預兆。兩星期前就發過，吃了藥止住的。前天也有些頭痛腳軟，可是並不利害，沒有嗣；今天又是這樣，她斷定是瘧疾的復發了。雖是這樣說，她現在精神很好，以為是昨夜晒得太涼的緣故，不會是瘧疾。

今天她的課本來很少，可是在下午的末了兩課，因此上午她預備在房裏看書。然而她想到了白絮，更想到今晚要去看他，注意力就不免時常要分散。

——安定不安定一樣都能見到，刻刻貼記在心頭，時光也不會加快着過去的，老是想着又有甚麼用？

她自記給自己排開那紛亂的思緒。的確有點效驗，兩小時過去了，現在是快近上午十時，她做了些工作。然而好像頭更痛了點，腳也略微覺得酸。大概一個人在某種情況之下，不願意有妨礙自己的事發生，而不幸這妨礙湊巧地來到，那對於這妨礙的纏擾，他會異樣敏感地覺得；同時，一方面又竭力安慰自己，這纏擾不會成爲事實，許是自己

太關心的緣故。她，現下正在這情況中間。發現自己在頭痛又腳酸時，她立刻姑息着自己，以爲書看得太專心，以致于頭痛，一動不動地坐過了兩個鐘頭，腿部沒輕微的運動一下，所以才腳酸的。但照她以前的事實，兩小時的看書和靜坐，倒也不十分疲乏的；可是現在她是這樣來爲自己解說。實在今天她只得作如此想，不願意自認是瘧疾的復發；然而她心裏免不了着急。立起身來又抬眼看看天，天色是依舊。她本希望今天能暢晴，或者照這樣陰沉也好，只要不下雨；現在她想寧願天下雨，就是『傾盆』般也不打緊，只要自己是暫時的疲勞，不是病。她旋轉身，看看放着信的抽屜。走到自己床前，倒下去躺着，兩手捧住頭。她想到前天也是這樣，沒有鬧依然上課，倒也挨了過去。今天或者也可以同樣不生問題的；退一步，她只好『援先例』以自慰。她決意到外邊去走走，也許會爽快些，便立起來用手撩一撩頭髮，往外走。她沒有主意要向那裏去，無聊地在空地的樹旁很慢的走着。

「噯，怎麼一個人在這裏，沒有課？」華停住腳說。

「是的，今天早上沒有課。一個人悶得很，莫明其妙地到這裏來散散步。你呢，你

也沒有課？」

「現在沒有，想到圖書館去。」華走過了。

她看看華的背影。自己也回身仍向宿舍走，實在她不能再在這裏了，雖然是一個人，極慢極慢的散步；而且身上的衣服似乎嫌單薄了。跨進門，同房間的梅已在着了，她懶得開口，沒先去招呼她；但梅見了她，却說：

「你的面色怎麼這樣的難看？噠！」

「難看嗎？也許是的，因為我覺得不大自然。」她對着臺上的鏡子，看見自己的臉，確是異樣了。她現在的心理是很難分析的。說她是感到苦痛，好像太擁統些；說是焦急，悲哀和懷恨自己的病發得太碰巧，這些，大概都有點。在這種的混雜情緒之下，她反而像是不感得什麼一樣了。

「你開能，即使不是病，休息一下也好的。」

「好像是瘧疾要復發，但我並不覺得怎樣，用不到關的。」她按住內心的難堪，還若無其事的說。

「那你一定要關，」梅放下手裏正在整理的東西，走到壁面前，一壁說：「瘧疾是不能硬撐着忍耐的，還是關了讓他發出的好。你聽我的話，快不要這樣。」

「唔，好的……」她恐怕一關就不能很快便離床的，因此不大願意；然而想到上幾次的寒熱全都發得不幾小時就退涼的，現在時候還早，趁早關，或者會早些涼清，那比掙扎着總好些，而且也不會妨礙到那件事，她便解去外衣，蓋上被睡了。

梅出去了。臨去對她說，有事到外邊去一趟，並且說到樓下去喊女僕來沖茶。她有些地方實在還很孩子氣，假如不是，那末環境和自己易受感動的性情使得她如此的。譬如她近來染上了瘧疾，每次寒熱臨到時，一個人編在床上海流淚，以致頭裏漲得發痛。因為沒有人常常來親近她的病榻，於是病的時間中，就成了她追念和幻想的一個機會。至少在暫時的現實方面，獨自一人躺在床上，房裏沒有另外一個人，四周只是岑寂，她便不能自止地流淚了。但等到有人來看她，總是忍着眼眶裏的又揩乾了面上的，無論如何她不要使人知道自己在流淚。在寒熱退涼時，她又回復了高興的態度，喊着要起來，人家勸阻她，三次總有二次不能聽的。

今天是例外，她沒有流淚。她靜臥着期待熱度快些增高，熱發出後，照例不多時候便會涼清的。可是今天的寒熱也是例外，原因大概是忍得太久不發顯的緣故，她祇覺得熱是很輕微，然而這輕微的熱經過了很久還是不增也不減。她焦急了，但是忍耐着。女僕這時才送上茶來，她喝得很多。或者是這幾杯熱茶的功效，過一會她覺得額上微微有些汗，手心較前又濕些。

時候是正午，天色依舊。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按上額角，已和平時一樣，又略微抬起頭，試試頭裏昏不昏，也不覺得怎樣。她這才驚喜起來，她想想今天的寒熱是有意和她打趣的；但一方面不免又奇怪怎會這樣輕微而快速。無論如何這事實足以使她高興的。就在房裏吃了一些午飯，雖是半天有課，現在還懶得動彈，仍想暫時躺一會兒。

可是作怪了；她身體又在發冷，頭也略微有些痛。一剎兒的高興到這時又歸於消失了。她知道就這樣是不對的，非得蓋上被睡不可，於是脫去了方才披上的衣服，重復鑽進了被窩。起初只是冷，她竭力掙扎住身體的抖動，幾乎連牙關也咬緊。眼睛是閉緊，平心靜氣地她忍受又是一個寒熱來折磨；可是眼雖合上，睫毛有些潮潤了。

她現在又是活潑潑地像小孩子般愉快了，好像自己並沒有發熱等的事。這裏是x x公園，在好久以前她到過的。今天她的精神格外興奮，一個人慢慢的獨步，盡情地欣賞。走過有一處濃密的樹蔭下，安放著幾隻椅子，她便坐下了。偶然回頭向左邊望，那走過來的是一個熟悉的人影，然而她仍毫不經意地望向別處。等到她再旋轉頭去看時，那個人已走近了；她是異常欣喜地喊起來。

『白絮，我們今天沒有約，怎會這樣碰巧……』她立起來興奮地快步走去，一不留意右腳撞着椅子的角邊。

白絮在眼前消失了，腳倒撞得並不痛，只是額上留着許多汗。她用手放在胸口，心還在突跳，自己明明是躺在床上。睜着看四周，依舊沒有一個人，然而白絮呢，方才千真萬確地在自己面前的，現在，現在不見了。她定一定神，才感覺到目前的情形是有些異樣了。記得方才冷得發抖，現在周身都發燒，頭裏是昏昏然，眼睛一閉老是有着白絮的臉。還有覺得異樣的是窗外的風聲，這時風聲實在很大，使她奇怪地不免要支撐着坐起身來看看，天色還是依舊，或許較前更黑一些。在枕邊拿起錶來看，是三點十分。

「一個寒熱不算，再來一個，而且還很凶，大概熱度是很高的了。再過一個鐘頭不知能否涼清，假如到那時仍不涼，我也得起來。我要去，不使他失望，試想累他空等，這該是多麼使他苦痛的事，我無論如何不忍心這樣做；在我自己，比不去更不安心。我願意忍受肉體苦痛，不使他失望，安慰他的心也安慰我自己的心。」她在默想。她更想到假如他這時知道了自己躺在床上生病，也不知要怎樣難過。她想到祈禱，她瘋狂地想要虔誠地祈禱，假如祈禱能應驗自己心願的話。但終於爲了這種事太渺茫而不可知，所以她是沒有那樣做；她一心希望熱度快點退下去。

然而一種細力的聲音驚動了她的心。前一回的坐起來，已夠她感到暈眩，可是這次她給那聲音所驅使，不顧暈眩地又側身起來看看窗外，她失望了，不，她又感到一個打擊，原來天是在下雨。她頹唐地倒下來。雨聲漸漸響了，風倒靜止了些，這大概是陣雨，她也希望是陣雨。

「天有不測風雲，是的，然而人事也同樣地不能預測。這回是兩樣都碰到了。」她想，着不免有些慨然。

女僕在這時走來，問她要不要做什麼事。她教女僕打面水，還有在四點過後叫輛黃包車。

『正在發熱，還要出去嗎？不要去的好呢。』女僕說。

『不要緊，今天的寒熱並不利害，現已退涼了。有事一定要出去的，等一會你不要忘掉叫車子。』

女僕出去了。

三點五十分了，面水也已送來，她無論如何總得起床。披上衣穿上了鞋，立在地上覺得自己身體在搖動，眼前的東西也在跳動。她竭力支持着。拉過一張椅子來坐下，手撐住頭想靜坐一會，額角邊的太陽穴在發跳。她想照這樣子或者要暈倒在車上，那豈不弄成了笑話？然而她決意去，即使暈倒，也到了那時再說。於是她立起來，走過去洗臉。對鏡子看看，面色是難看了些；但她安慰自己，她覺得自己的精神有如勇士。然而腦子裏依舊昏昏地，太陽穴也仍在發跳。一切梳理的事都完畢了，時候還早，她再橫躺在床上休息。雨已比先前小些。

等到女僕來說車子已到時，她這一刻那時的心情是很難說得清楚的。她立起來對着鏡裏的自己苦笑一下，回轉身拿了把傘，便出了房門。走在樓梯上，她實在覺得腳力太乏了，扶着扶手慢慢地走到末一級，已是大非容易；然而她走到了大門。

黃包車不用說是顯得可以的；但說也奇怪，昏昏然的腦子這時倒反顯得清醒了許多。寒熱是給幾陣風吹涼了。車子依着她的地點，在車站前面停下，她付了錢走進去，先來的人也並不多，可是坐位是沒有了。她只得在人少的地方靠住牆壁立着，雖說熱度給風吹涼，疲乏總是疲乏的，她恨不得趁那時候快些飛跑，立刻到他的面前。可是事實又欺了她。時候已到了應該買票而售票處的門關着，大概是脫車了。她私自在咒詛鐵路當局，怎會這樣糟糕，自己是不大趁車的，但是三次有二次車子不準時候到站。這咒罵不能說她是不能忍耐，實在心理與身體都不耐煩這樣久等，她終於咒罵了。

好容易售票處開了門，許多人堆成了一個半圓形，她是站在圓形的外層。到了月台又是等，她恨自己是人，不能插上雙翼飛了去，那一定要比車子先到。她真不耐煩，但不耐煩也是要等的。

在暮色中她隱隱在遠處發現一縷黑煙，的確，這黑煙清楚了起來，車子已看得到了。望去是好像一條粗大的蛇在游動。

吐着濃黑的煙，發出振耳的聲響，車子進了站。各個車門口都擁塞着上下的乘客，她跟着許多爭先恐後的人們，剛跨上去，車子已開動了，她的心也跟着牠的震動而突的一跳……

本刊第五期 要目之六



話劇漫談(理論).....洪深

什麼是表演藝術(理論).....胡春冰

舞台裝置主潮(理論).....鄭千里

國境之夜(劇本).....

.....辛予

戲劇專號

一種歌聲

鄭蕭葭

我的心，像一隻在水裏跳躍的魚，而今，可兩樣；未嘗不這樣自己反悔到從前，聽到一點嬌脆的聲音，心裏就會跳得更利害，幾乎連自己也相信這是一隻魚。爲什麼而今就不？而今，聽到是屬於這類的聲音，就怕？

原因，只須在搬家的這場事上，大致推究一下就得了。

搬家，是沒有多少日腳，好像不出三天；三天之前我還在一個似乎公寓樣的屋子裏面住，那時是獨個人，心情稍爲起了一點變化，現在，人就兩樣了。

這些，光從搬家的一點小道理上，無非是聽不慣嬌脆的聲音，賭氣走了。仍舊猜錯。我的朋友們，對於我要搬，只問我捨得不？當時，我點頭，也引起他們好事的人一些誤會了。

我的心，摸不着，也正像洋洋在水中的魚。約略清楚一點的人則又離開得較遠了。或許，至今還在猜，我這個人太不把良心看重。要我將理由交代明白，那天的事情就不該！

路上，爲了我搬家，押行李，又回到我新搬的地方，來吃晚飯的老趙，所以問：

「媽的，那女人對我嘮叨做什麼？」

「是不是住後樓的，問到我爲什麼搬？」

「正是。看中你了；人家看中了你，偏偏你又要搬？」

「不搬，她也懶得罷記。這塊肉，正該落得你的嘴裏。」

「呸！看樣子，你們倒很像有一手；否則，一個女人家爲什麼問得那麼詳細？」

「天曉得！」我一手推宕得乾乾淨淨了。這事像是唯天可表。

說是這樣說，老趙還難免不起點疑心。在我們之間，因為年紀上都帶一種危險性的可能。然而又分辨不清，一個男子落在女人的臂膀裏，應該有貓般的溫順，依偎不去。看我落漠到這樣，有一手的話，也仿佛要找天來做證明。

一幢公寓樣的屋子，人是住得那麼多，比我闊的人，各處全不缺少；能為我打動心的女人，且這女人和我有一手，旁人的眼睛裏看，這話的成分多少就帶有一點譏諷。因為，而今的青年，在藻飾上，比一切都看得重要；學藝術的先生們，富於審美的頭腦，優裕的時間，打扮得每個人都像孔雀般的美。女人的愛，從這許多好處總計上，就怎樣都比我沾光。我算得什麼？不過，那客堂間吸鴉片的人，兩相對照一下，我却好得多。只這點點的差強人意，當我走上扶梯的那一邊時，女人對我笑，於是我才得到一點點勇氣了。

做事情，各式各樣都要靠機會，女人對你笑，這笑的理由就是一種意外的機會。我在付想的時候，就很願意有一天，有一個這樣的機會，被我抓在手裏；像一條河的橋梁，由這上面渡過去。但，缺少勇氣的人，看到湯湯的河水，流，脚下仍然軟。也只好向

河的那邊望望，仍然作一種幻想，不敢動腳。

我却不，失了一打以上的機會，是常時使我而今反悔。不覺對女人，胆子略為較從前變大。就知道害臊的心，除了女人，男子就不應該有！

這樣，活動的本領，在這事上，差不多把我形成一個天才。

我的房門正和她的寢室成對角，打開門，兩人在床上就可以互相盼望，這不是機會是什麼？我的心，爲了機會的打算，在這番，居然馬到成功了。

先是對我笑，沒有十分肯定這女人是屬於那一類，正懷疑。客堂間，賣烟的天津老四，沒有變這女人的身分；學生的女朋友也不像，其實，我搬來不久，問問旁的人，人將把我的舉止懷疑到那陌生的女人身上去。這不更成爲賣事的馱子？

而且，這女人的名姓都摸不清楚。海底的針，只知道這是沉在海底；望到海乾才有法子可想。

人像熱鍋上的螞蟻這笑話，另一時會貽贈給朋友的，不覺自己倒在這事情頭上，想到笑話發笑了。

就睡在床上，把書作掩護，免得惹老趙笑話。因為老趙懂得一切的青年心理，尤其是我；天氣又不好，老趙更加為我擔心。

那女人，可就沒有被他發見，不然，這好人，他就會毫不憚煩的對我下警告了：上海的女人不好頑，有仙人跳，有拆梢，不懂這門檻的人吃虧；懂，也不應該玩。在我們眼睛打架的時候，只感到這太好的人有許多地方好得可笑。

他是不知道，這女人的好處；眼睛里含點醉的蕩意，年紀又不多，凡是我缺少的快樂，她正需要；不這樣，我在這時的心應該放到書的頭上去。

我說了，書是作為我的掩護板。老趙坐在桌子上也只當我在看書，其實，這書上的話一點也不知道，叫我重述給他聽，是比我做一本還難。眼睛跑到她房里去，打開了房門，那女人有意給我看：身上剩了一件水紅緊身，把大腿揚起，我的心，就像追逐白兔的獵人。

這是那女人聰明的地方，顯示給我看，恐怕我會忘却女人不僅是好看的另一種意義……然而，我全了解，就把眼睛遞了一個對於這禮物的謝意。雖然暫時不把這禮物

收受，於那女人的心，不免稍稍起點煩燥。可是我應得趁這事情沒有動手之前，想到安全。

好感是在沒有想到安全辦法之前，對我表示過。我却還不會忘記當天的談話，太容易勾引人去撒野的女人，多半有點令人奇怪！或許要顧到安全的一面，那一切動人的舉止，讓牠不使出來，也不是加以可惜。

我順便躺在床上，就照例想來一番；想及關於着手的大體，正沒有勇氣再想下去。便闔着書，朝那一丈青似的女人瞟一眼，（以後就這麼樣叫罷。）女人心裏的煩燥全部聚在眼睛上，像停在天空將作雨的夏雲。彼此都感到時間穿了一雙笨重的鐵鞋，走到明天，不是會把兩人之中急懷一個？

況且，明天的天氣不會放晴，從這時沒有蛙聲的晚上也就可以猜出一點。雨點像風中挾着的沙子，拋在玻璃窗上作沙沙響，我們除了用發愁的脾氣來糟踏自己，這時沒有再適當的法子。心神泰然的老趙，我得感激他，他絕不妨礙我們，他就在舖上起着舒適的鼾聲了。

街裏的電燈仍舊是那麼黃橙橙的，照着看門的打渴睡。打掃夫的垃圾車在人的清夢中，或許轟着悶雷，低低的壓着兩腳滾過。

一丈青，陪了我的殷情，唱了一隻曲，曲的名字，雖則茫然，却也感到一點興趣。當然，這時房門不關，曲聲繼續吟唱下去，要我啃咬她所有的興趣，那也禮制所能防閑。縱然她丈夫知道，摟着她，她一邊把心裏的柔意摟着我，曲子一則一則的唱下去，儘管讓自己的丈夫聽，丈夫定不會生心到妻子的心正在和別人摟抱。加上這晚丈夫不在，則這曲子成爲更有意思，更動人的一種無疑。

樓的上下，或者，此時因爲疲倦過後找着休息；好好睡，已經得到了休息的人，也不會沒有。單獨如我們兩個不懂事的孩子，一個不休止的唱，一個跟着這不休止的曲子呆聽，忘了疲倦是有什麼壞處，不去認真計較，所以青年人的身子，容易被入歡迎；另外的一種人，對於我們的行爲和身子可又不大表示理會，有時也有很多屬於這一類不近情理的。

那樓下的麻皮女人，就感到一點不舒適；那時，因爲我在房子裏面踱步，腳踩到她

的樓板。

「樓上的先生，這時該睡了。我老板，明天要做工哩！」

我答應她，馬上就會寂靜無聲。滅燈，安睡。這事情的荒唐到了那第二天，買鴉片的天津老四對我搭着訕，笑。彷彿也知道這干涉。

「先生，咱們同是光桿兒，那裏會在夜晚安靜？」

我把這話認爲是一個真同情的人所說，望望這同情人爲吸鴉片陷進去的兩頰，竟猜擬不出瘦得可憐的胸裏，還具了一顆這樣年青的心。

混過了一晚，自己雖是不覺得，却也有點和偷渡五關的伍子胥相仿。但伍子胥的頭髮急白了，我就將自己的年歲加上一倍。再宕延一下，不全白，我看難得倖免的也要變成半花白了。

時光如若抓得住，我得用另一種藤鞭似的物事，敲打一番。她的房門是規定不到五點鐘沒有人去開，這五點鐘也特別使我生氣恨。

爲什麼就要到那時候？於是所有工廠的老板，賬房，都像要把他們處罰，他們得罪

了我。一直挨到街上有了燈光，老板，賬房，才卸了他的罪。她仍舊按照平常的習慣在我門邊探了一下，再撈出鑰匙開門。電燈也隨手扭亮，一切的嫵媚狀態，不會在工作勞頓裏面失去。我重新如昨日下午似的把手勢做給他看。

得到的答覆，僅是點了一下頭。心裏想到她踐約的快樂，不覺全身緊了一陣。

那裏有這麼進行得順遂，真有點令我自己也不敢自信；且脚很短促，借了談話的機會，最多也不上三次。然而，第一次，是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永久能夠記在心里的，不是最末的滿足，而是使我認識了她的那天，怎樣的情形，那天是清清楚楚的。

電燈的總線在我們住的弄里，生了毛病；事情的引線就是如此簡單，前面不是說了一句，太容易勾搭的女人，在奇怪之外，還應夾雜些懼怕的心情。初初臨到是難免，不感着；我因為「太簡單」，就逃不了這個懼怕的公例之外。

在黑暗之中，儘量對一個心許的女人放肆，而且，二比情願。曉得是這樣做，我都放棄了機會讓麻皮女人上樓來。要問我討洋燭，看到我同一丈青各站在房門邊不聲不響，人是兩個年紀青的。

我說，我還有一小節，給了她。另外尋了一枝未點的却給一丈青。顯然待遇上也頗能分別厚薄，麻皮知道，也只好從自己面孔，身體上去發氣。

「謝謝你！」看到一丈青說客氣話時，借着火柴微弱的光，彷彿麻皮每個疤上見到一點澱朱。

「阿嫂，你好啦；年紀青，又能幹，廠里一天進多少啦？」

「沒有多少，兩夫妻至多……兩塊錢。」

「那就很可以。」我從此，知道一個女人把青春看得過重，一個看得輕。是因為憔悴青春已經悄悄的從手中溜過，所有值得人去贊美的，自己全無。那麻皮女人，至少也該帶點悲哀。而她這時不會覺得。所以人成兩樣。

「阿嫂，我這樣的年紀就無用了呀？」

她把這話想掩遮我的眼，同在兩種不同的年齡比較之下，她仍舊不失為一個風騷略具的女人。

「大嫂，你的年紀正當道。」以這種語氣打接應，是不管把這麻皮作粗暴的污辱。

這裏，看到我於她表示無望，出言不遜，人又頓時變做粗暴，當然明白有的地方把我得罪，麻皮就托詞說，男人回來要找她的理由，下了樓。

樓上空了，老趙沒有回來。一丈青不唱曲子的嘴，鬧得太難過，西瓜子把地下便洒得各處都是。我在交易般的條件下，這瓜子居然照理分了一把。

她說：「再拿點！」瓜子再放到我的手心，一陣熱，兩個人感到發笑時，才知道抓着她的是空手，這時，我有點像瘋子。

無秩序可按，在無人處，在房門邊，點心吃了無數。還不放，像孩子被糖菓吃甜了嘴。點心不給湊，人是當真會瘋。

女人把我從危險之境推開去，說明天夜裏，定規給我飽。莫瘋。

「我要，明天等不及你來就要餓死。」

「怎麼做，樓下有人，曉得了有許多不便！」

樓下夾雜着一陣難聞的鴉片烟氣味，被我嗅到。女人的心，放在各樣的事上，果然都不會比男人粗忽。一般像要迸裂出來的熱情，也就為那吸烟人嘴里的烟紋漸漸淡了，

漸漸低下去。人是已經恢復了知道害羞的剛才的一回事。

「好，明天十二點鐘罷。」

「要早一點，最好九點敲過。」一丈青不怕我聽不清楚這話，就把手在房裏鐘上的九點地位示了意。

當夜的夢裏倒比往常安靜，大概是有另一種滿足的東西懸在那兒期待我，如同第二天參加賽跑的選手；思想渙散，要從睡眠的安適上，找到第二天滿足慾望後的愉快。

這天，也是草地上零濛着細雨，虫子各處和着雨聲叫個不歇，我的心是已經得到平和甯靜了。起來得比平常早一二點鐘，肚子仍然是空着，爲了一種先期的約會，就跑到法國公園門前兜着圈子，這地址的選擇當然在事前給了一個通知；我在那裏兜圈子也不爲無意義。

然而，女人因得梳洗打扮之故，把時間略遲誤了一下，直到遊人逐漸增多，一丈青的笑臉才從幻想的影約中見到真實來了。我就跑出來，用臂膀挽着她，儼然像一對來此地呼吸清新空氣的年青夫婦。微聞一股粉的香味，往我鼻孔攢送，到大的棕櫚樹下

，嘴就不客氣將香的臉上蓋了一個愛的封印。

女人是無言了，羞澀得似同一個處女。

一切將待開展的事情，屬於兩人的同意，經過了一番聲音低到只能從她噙動的嘴唇中聽見，我知道事情十居八九的成功了。

我像法官拷打一個罪犯樣的，問她這事情白天到旅館去有沒有另一種窒礙。

「要去，也并無多大的害處；然而這事全靠你作主。」女人抿着嘴唇就笑了，眼波也同時斜斜的睇了我一下。

我的臂膀，在她軟綿的腰身上，就當成棉的包裹加進一根薄薄的鉄箍條。

這時，自己變做一個神話中的王子，各處有鳥的伴奏，初夏鬱鬱葱葱的綠葉茂枝的庭園，天上飛來一個冰膚玉肌的神女。幸福在這時真覺得有點獨受得太多。

「我的人，你爲什麼不早點答應我？能早像這樣，面孔決不會瘦了這許多！」就把手摸到形成三角的下巴。

「好人，凡事都莫要操之過急：少燒一灶火的米，飯也吃不成了。」

這女人有同時應付兩個男人天才，到這時見到更爲可怕——不，或許她故意把一點點權術逗男人的地方。

「現在，肚皮太餓，飯是熟得已經可以進口了。」

女人仍不理會，反把臉龐偏開，趁勢又在她把眼睛微錫的額上接一個爲時較久的吻，兩人於是起身了，她跟着我。我是把愛情這種東西當作綁票。

又稍稍過了一些時間，女人從我的擁抱之下，推開了；人是同時在旅館的某一號房間草草的完結了這欲了未了的事。茶房也見到我們從衣服不整齊的情形中發笑，然而，這可笑的事情在他的眼中彷彿也多到不能記憶哩！

現在，老趙不時還從我的朋友前提起這事。可是，家已搬了許多日脚了，仍舊聽到一點嬌脆的聲音就怕。

每一個女人的背影，在遠處我也全疑心她是名叫一丈青的女人。

亨利詹姆士底小說

(H.M. Walbrook 著)
由 之 譯

在一般小說家中，亨利詹姆士的選景與命題，是最富於國際性的。他了解他所生長的美國，也明白他所選擇的英國；自然，我們還得承認：他對於法蘭西，意大利和瑞士，也是同樣地熟悉，也能這樣地描寫。以言瑞士，則所見到的社會喜劇，以景物為背景者，更整個地為其所充滿。在它一方面，則法蘭西，意大利與英格蘭，於佈景上，也是深深地為其所激動。關於這些地方的城市，教堂，圖畫陳列室，戲場，古碑，繪畫家的工作室，新聞記者的探訪處，美術家的飲食店，以及有歷史性的東西，在他的小說裏和

故事裏，描寫的很多，可以說是—部富於指示的文集。只要隨便去追想—部小說，便會聯及其它對於巴黎禮拜堂和昔日巴黎王宮的許多活躍的描寫：巴黎的藝術界：一個晴美的下午，博浪（Boulogne）地方的堡壘：弗魯倫斯（Florence）和羅馬（Rome）的藝術界，威尼斯（Venice）的充滿了音樂的風景：霍加斯（Hogarth）時代的倫敦城中，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哈特公園（Hyde Park）裏面的御道：夕陽燦爛中牛津（Oxford）的高塔，僧院和方庭：漢浦頓（Hampton）宮庭裏的美術館與廢窗，以及波塞（Bushey）的栗色的大道：英特萊根（Intenlakon）與路賽（Luerne）的陰鬱幽怨的舞場：深臥在迪特里斯（Titis）雪野中的英格堡河流（The Engelberg Valley）：日內瓦（Geneva）的湖泊，阿爾卑斯山蜂的雪頂，直侖（Chillon）的雄壯的城垣。

他的朋友史梯芬孫（Robert Louis Stevenson）讀了這樣一段景物的描寫以後，曾寫信給他：

你是欣幸的，不會有理由來使你明白這種失望，如我這樣的作家，看到「巴比侖拉夫人」（Lady Barberina）裏面的園景，就要失望的。凡技巧上的那種清晰的精密

，總使得人驚訝；結果所得，其脆亮有如乳凍，其鮮明有如繪畫，——這使我充滿了嫉妒。

姑引這樣一段景物的描寫吧，其誘惑力的確是很強的。在一八七一年所寫「熱情的香客」(Apassionate Pilgrim)那篇短篇小說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一段：

第二天，我們跑向瓦塞斯特(Worcester)去，在這樣一種地方色彩的濃霧中，我覺得好像是司馬萊特(Smollett)的步行角色當中的一個，向酒家的程途上，作一夜的冒險。當我們行近省城的時候，看見許多教堂的尖閣，高聳聳地直升入蔚藍的雲際。更前進一點，我們便進了城，那兒自然有許多阿斯頓女士(Miss Austen)的女角坐在馬車上，爲了她們的套靴和手套，常要上市場來的。我們便在那鋪有沙礫的禮拜堂附近閒遊，老是看些最怡神的景物，要殘落的午後朝霞，碧潔的天空，這高舉的朝霞呀，貼近了那禮堂的塔樓的靜穆的周邊，要聽聽那鐘樂的聲音哩；她在那些垂直的空間，隨意地游蕩，蟄伏，和淹留，使得牠們變成了記錄器和日規一般；同時也深深地領略這教堂境內那特殊的靜穆；又見到那兒出來了一位顏色江潤的少

年，把那接近僧院的一所舊塾的校門鎖着，帶了他管理的鑰匙，往那恬靜的僧房去了；於是，大家站着沉思過去童年時代所有的行事，往來於教堂的蔭影中，猶如皇家學校的學者一般，亦復保持紅潤的容光，在賽浮河（The Severn）畔濃霧的草場上，作許多野外的球戲。

這不過許多親切的敘述的例子之一；這樣親切的敘述，就是英格蘭所給予他的。英國的景物，傾注於他的著作中者，在四十年以上；當描寫英國景物之際，其親切可愛，沒有那一位本地的作家，能出此異地遊客之右。

他的著作中所喜好的「論題」，大抵是大陸新興文化與歐洲舊時文化的對照。其最初所刊行的小說，如一八七五年出版的「盧特里克哈迪遜」（Roderick Hudson），一部分即係以此為基點。在「過去的意識」（The Sense of the Past）一書內，純以此為基礎：此書彼本已着手，不過見厄於一九一五年不起之病而未竟。我們所看到他在這兩個期間所寫的說部和短篇故事，都是極度傾向於這方面的。在許多這樣的小說中，一個美國人到了歐洲，他或她便要生出人類所有那種美的真摯，和某種關於風俗道德審美的純潔性。

。有時也有相反的情形，言歐洲與美洲之不同，比如「歐洲人」(The Europeans)那部書吧，裏面會有很狡飾動人的兄弟和姊妹，從 Silberstadt 那兒橫渡大西洋，要到波士頓 (Boston) 的鄰近，去探望親戚。他們認為理想的生命，是一種娛樂，可是當他們自身在那循環的當局，却覺得理想的生命，是一種義務。這樣帶戲劇性的論題，他引用甚多，可見他對這兩方面都是認識很清楚的，那末，他的極度傾向於這方面，是不足怪的了。的確，這樣的特點，已形成他自身固有的一般，雖然有許多作家摹倣他的辦法，但究未弄到這樣美妙的成功。如巴拉比斯屈奈爾克 (Barnaby Rudge) 這樣的人物——麻塞邱斯 (Massachusetts) 地方一位溫和的長腿律師——即具有很鮮明的喜劇精神。無論甚麼地方，總有各種繪畫般的歐洲景物，循着這燦爛的程途，導入到最高的頂點，便接近了悲劇。

大體上講來，作者的情感，是在舊大陸方面。但對於新大陸方面，自亦無任何諷刺之語。這樣嘲弄之詞，自要避免的，因為此匪特不忠，而且是粗鄙的了。在歐洲的園地裏，他看到那盛放的生命之花，和對於他的懇求，實在是使他不能自己的。其對於歐洲

人性之品類，風景，以及一般的空氣之欣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出許多此類生氣勃勃的片段文字來。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我們看見他坐在蒙士(Lemans)市場內的咖啡店前面，正喝着苦澀芬甜的酒，旁邊圍着許多一對一對的市人，和一些小的團體，他很高興聽他們談話聲中那法語發音上美妙的變化，以及牠附屬的音節。在又一部著作中，我們看見他徜徉於羅馬的園地中，口袋裏插着亞律阿斯多(Ariosto)的詩集，他覺得一切自然的東西，能發出暗示，一切人工的東西，則能生出美觀——如蔚藍的天空，著了斜紋衫般的松柏，模範的海神刻像，和那有大理石的涸泉上太陽的暗處，俱滿佈着公認可愛的意大利的風範，儘可以惠而不費的欣賞。在這些古國裏面，歷史與習俗的記載，殘餘的古蹟，藝術和文學的綺麗，風俗與道德的轉變，俱於彼有不能自己的感解。

在他的喜劇內，對於這些國家的社會上的無階級，敘述不多。我們在他的作品中，不過是偶然散見一些窮苦的人物，且照例他們多是觀眾，而非表演的人物，也可以說是默想的，不是唯實的。一篇名叫「在籠中」(In the Cage)的短篇小說，內面的一個人物，便是一位少女，站在郵局櫃台的後邊；在談論當中，足以表示她是一位聰明優雅而

且敏銳的老於雄辯者。其他的一篇叫做「新聞紙」(The Papers)者，內中兩個主要的人物，便是一所鬧市裏的一對新聞記者，一位青年和一位少婦，他們常把「Play」和「Tale」這兩個字，唸作「Ply」和「Tyle」，當着無事的那一天，便在律登蒙特公園(Richmond Park)裏的樹下，以懇懇溫語為消遣；談話之間，時以法國的習語，來裝飾他們的言詞。他的最逼真的下層人物，也許就是這位不學的老女教師——魏格斯夫人，她對於「What Maisie Knew」裏面的小女角那樣馴謹地關注，算是那部令人苦悶的集子裏面能使讀者舒適的地方，雖然她有時從震顫中發出雕琢繁複的言詞來。就全部方面來講，亨利詹姆士的描寫下層人物，可以說與喬治麥里蒂斯(George Meredith)同一辦法，也是同樣地遠於實際的生活。

在一般小說家中，他是一位最不講究戶外描寫的。他的作品裏面的人物，當着戴上帽子的時候，很像要往那綴有塑像，花瓶，和水松藩籬的那天鵝絨般草場上去遊逛，而不會往那曠野地方去的。他如風雨夕陽之壯麗，星光之奪目，飛鳥之羣聚，以及樹木花草——所有此類的東西，在他的著作中，幾如伊克亞命波(Edgar Allan Poe)的作品一

樣，描寫的很多。在他那「The Story in It」比較短的作品裏，打頭便有十行的地位，描寫一個五月括風的下午，內中有一句漂亮的句子——傍近懸巖與草地，那空際大團的陰霾，深浸到了海面。——很有吐納（Turner）的一幅畫圖的神氣；不過，即此處的寫景也是迅速地便消逝於兩位婦人室內交談的幻象中了。就大體而言，或許可以這樣說，如里浮（Lever）是一位善寫營地的作家，哈代（Hardy）是善寫茅舍的作家，康乃德（Conrad）是善寫船舶的作家，所以亨利詹姆士也可以說是一位善寫客室的能手呢。

至關於他的作品風格致章法的問題，欲概括言之，頗為不易。風格（Style）這一個名詞，可以這樣地詮釋，暢達之中，且寓此美麗。有許多作家，這樣的品質，是很自然的。在他們的筆端，正確的字義，漂亮的句子，也好比玫瑰的芬芳，是容易流露出來的呀。這樣，自然是天賦的作家，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就是當中的鉅子。其餘的，便是自修的作家，磨礪復磨礪，直至達到所希望的结果。紐孟（John Henry Newman）寫書的時候，總是一段一段地再重寫。彼得（Walter Pater）努力重寫的故事，令人驚奇發噱，以為是智力懈怠的表徵，不是勤奮的表徵。愛爾蘭的戲劇作家賽根

(Synge) 每篇作品，至少寫過六次，始行滿意。從王爾德 (Wilde) 的「Salome」裏那珍飾的文字上，我們最後可以得到一種技巧的觀念，但當吾人想及莎士比亞喜劇裏的金匣，把靴打開的時候，不過是藏着一顆露齒貓笑的頭顱。就另一方面言「人們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的作者包特勞 (Samuel Butler)，對於文字的風格，曾未下過一點磨礪的工夫，也沒有對牠經意地想過，他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他的作品是否有什麼風格。據他所說，他所整個注意的，就是尋常的簡明而率直。他覺得凡斤斤於風格的作家，對於自身和讀者，未有不損失的。——這樣的觀念，其危險性，似乎與相反的彼得是一樣的。關於亨利詹姆士，就吾人所知者而言，他也可以歸入天賦作家的那種幸運的團體裏面去。誠然，直至一八九七年，寫那「What Missie Knew」的時候，他的文章的流利，曉暢，美觀，可以媲美文壇上的任何作家，就是他自己也一再申述，對於他自己的作品是欣幸的。

行文態度之綢靜，可以說是初期的詹氏的章法，也就是與他同時的作家的唯一重要不同之點。他對於情境之開展，人物之分析，其所循方法之逸寂，有如幽靈的步履，是

不著聲色的。這樣的寫法，其例甚多。例如：在「婦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那篇長篇小說裏的寫景，說愛撒伯拉阿斯蒙特(Isabel Osmond)在一種徐起的駭惡與恐懼中，漸漸明白她所心愛的的朋友毛爾夫人(Madame Merle)，已經完全不是她的朋友，而是她可鄙和不足顧惜的敵人了。這一段故事，是在該書的第四十九章內，其抒寫之美，恰能把効力表示出來，在行所無事中，作者便能有這樣的成功。在「美國人」(The American)那部小說的最後一章，另有一段，講克力士安夫紐孟(Christopher Newman)對於那位破壞他的熱烈的希望的人，正盛怒地懷着報復的心理，於是跪向鹿特丹(Notre Dame)，在一所大禮拜堂的一個美好幽暗的地方，俯首坐了幾個鐘頭，最後起來的時候，一切復仇的念頭，俱已消逝，却已遷善成爲另一個人了，然後重往戶外，靜穆地走着，他那舊有的溫良的本性，也規復了，除了有一點慚愧的感覺以外，過去的苦惱，連一點蹤跡也沒有了。

這樣沉默的寫法，自然不是暢銷邀譽之作。如喬治墨里迪斯(George Meredith)在他小說裏面說過：「如不列顛(Britain)就是好好的社會，只要你能夠好好的把她的筋

骨搔着，把她的背部箍着，老是有那通俗的娛悅的叫聲，她一切都可以容忍的。」這種肌體的震動，和情感的激發，本為一般暢銷的小說的顯著的象徵，但在詹姆士的小說裏，這樣的暗示，殊甚微少。在「美國人」裏面，愛人之間，曾未用他們洗禮的名字彼此稱呼過。即在彼等最後分袂的景況之下，Claire de Cintre已經把她決計為尼的事情告訴了Newman，他只是高聲叫着：「賽脫夫人(Madame de Cintre)，不可，不可！」全書裏面，只說過一回接吻，也即是他們戀愛中始終的唯一擁抱了。在「將來之聖瑪利」(The Madonna of the Future)的短篇故事裏面，文章的緊張和語法加重之處，如佛盧倫斯(Florence)地方寫畫家寒陋的畫館內，空白帆布的發現，也是同樣恬靜的辦法，用一句句子表示出來。同一時期所寫的，還有「莫湖夫人」(Madame de Mauves)的另一短篇故事，對於各種美麗和苦惱的結果所用的巧技，却未重涉那同樣恬靜的領域，而劇情活動的彩色，亦似白銀而非黃金了。在「叢林中的野獸」(The Beast of the Jungle)裏面，那悽惻動人的最後幾頁，談及自信的約翰馬克(John Marcher)，忽為如此偶然之小事，而屈於情感，其事之經過，為一在城外墓地園生的中年人，正在隣近的塚前，臉龐上滿

現着愁痕與哀毀，於是可憐的馬克忽曉然於被自身所失敗者，由於不明婦人的愛情，她現在所站的地方，就是那婦人的塚地。

這樣寂靜的寫法，也許他那些話鬼的故事就是最顯著的例證。其間最有名的，叫做「螺旋之轉動」(The Turn of the Screw)，講那着魔的兄妹兩個孩子。在這篇名著內，那可惡的鬼魔，即已死之兩僕，名字叫做彼得魁特 (Peter Quint) 與吉賽爾姑娘 (Miss Jessel)。他們悄悄地出沒於伊賽克斯 (Issex) 地方的一所古村屋內，想要謀害這一對孩子。當那男僕的幽靈呈現於他們的女教師(即說故事者)的前面的時候，她正當一恬靜可愛的晴美的下午，在廣場中走着，向禮拜堂的附近去，馳使從砲台的頂上，對她俯瞰。這樣的幻象的本身，本來是沒有甚麼恐怖的地方；讀者的所以得到感動，乃是由於所廣續的情境。——那女教師往前說着：

彷彿當我正在領會的時候，所有一切的景象，都如死一般的靜止了。如我所述，我仍能聽到那極度的岑寂中低落的黃昏之聲。在金黃的天空中的白嘴鴉，停住了叫；那可愛的時計，也曠了響。可是自然間除了我所見到有一種奇異森嚴的變換以外

，並沒有其他的改變。天空依然帶着金色，大氣仍是一樣的明潔。在砲臺上瞧我的人，也是依然如形骸畢具的畫像，一樣地固定着。

這樣驟然死氣突襲的情境，的確是一種非常美麗的巧技。還有一點，就是當這個故事快要達靴底悲劇的結局的時候，那厲害的幽靈的一切罪惡完全敗露之後，又有最後一次的降臨，她那受了譴罰的灰白的臉龐，迫近了窗門，她那沉淪的形像，彷彿把房子裏面充滿了牢獄的風味。但是那寂靜的風度，到底不懈，在描寫的過程中，未嘗破壞過。

一八九七年，詹姆士在奈爾(Nye)地方以租期廿一年賃了一所過去曾有浪漫歷史的喬治式的古房。從此以往，他便在那可稱住宅的安逸之所，從事著作。其間接連出了一些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就中如：「聖泉」(The Sacred Fount)、「鷓鴣」(The Wings of the Dove)、「金盃」(The Golden Bowl)、「大使」(The Ambassadors)，俱是造詣最高的作品。由於這些後期的作品，社會上一般人凡對牠感到興趣的，始從那最隱晦的地方，認識了他。人們對於他這一些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評。如查士特頓先生(Mr. G. K. Chesterton)，則以珠璣目之；約翰馬爾先生(Mr. George Moore)，則斥為死人心裡

的像徵。即遠在一八九一年以前，王爾德 (Oscar Wilde) 在他的『The Decay of Lying』那篇論文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詹姆士先生之寫小說，恍如痛苦的義務一般，把他文字上雅致的風格，適當的詩藻，銳敏深刻的刺諷，都廢費於平庸的命意和輕微的觀點上面去了。」在一九一五年，即詹姆士久認為私人朋友的威爾士先生 (Mr. H. G. Wells)，在其署名「恩物」(Boon) 的一本書內，對於詹氏的作品，也忽然公開地嘲笑起來，把牠當作無用的廢物。

平心而論，詹氏第二期的作品的不易誦讀，我們是應該坦白地承認的。講到他的作品命意「平庸」，究不能這樣說，不過他對於涉及自身的方面，便不免有些平庸之處了。比如一九〇一年出版的『聖泉』，是如此地和諧與神祕，但『The Athenaeum』雜誌，便立刻批評牠是「快性抑鬱病流入瘋癲的榜樣」。牠的寫景，是一所村屋；牠的人物，是一個禮拜米華麗的家會內的一些婦女和紳士；牠的問題，是說及會內一位婦女把紳士中一位叫做 Gilbert Long 的由一個魯鈍的漢子，變成了玲瓏的人物。作者對於問題的解決，全委諸讀者的認識，其間約四分之一，作者總是隱約暗示着 Gilbert Long 是絕對未曾改

變的，此即為該書困難的一部分。全書中差不多有三股是專寫兩個人的對白，在一所樓待室內，兩個人於深夜中對立分談。其談鋒之延續，有整個三章之長，占了八十幾個頁子。談話中的停頓處與發揮處，都是同樣重要地表示出來。兩個談話者的彼此注視，好比貓兒對着耗子一般。其間即啓唇輕笑，能立予察發，認為有無限的意義。

在「聖泉」出版不久之後，某小說名家送了一部給我，當他把書遞給我的時候，他那失望的呼聲，現時猶能聽到：『要是你能告訴我那本書寫的甚麼，我一定給你一個吉連(Guinea)』——幾年以後，某天的下午，我又和一位小說家馬萊羅布士先生(Mr. Mar Royevarts)談及該書，他所說的，現時亦能憶及：『當該書出版的時候，余曾寓目過。牠所給我的刺戟，比牠有應的，還要久些；不過作一部奇異的分析小說看，如裏面的一段——描寫在薄暮的時候，一所叢林深遠的園子，一位婦人接近了那黑暗的大路——或可以表白他是一位能手，假如他沒有寫及其他的東西的時候。』在一九〇二年，詹姆氏的本人寫了一封信給霍威爾士(W. D. Howells)，他說那本書在開始的時候，原來只打算寫一篇八千字至一萬字的短篇小說，後來因為本身鋪張的力量，和作者遇事不到成功不

敢中途停頓的迷信，便形成一整個的長篇小說了。沒有得衝動，自然較有價值一點；不過只為故事而讀小說的人們，那最好是把「聖泉」撇開吧。

就另一方面而言，如一九〇三年初出版的「大使」，是很顯然地為說部中一部較為相稱的小說。述及一位少女的美國畫家，名克特紐遜(Chad Newsome)者，卜居巴黎，他的母親則遠在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家庭裏，便請她那中年而卓負盛名的朋友蘭布特斯屈造(Lambert Stretcher)橫渡大西洋，往那繁華的首都，來探望她的兒子的究竟。斯屈造正發現他這年輕的鄉人，對於此藝術生活的大都市，十分享樂着，為圓滿起見，他尚和一位消魂的法國伯爵夫人有戀愛的勾當。這位伯爵夫人，是一位上了三十八歲的女子，比他的年齡還大。她已有一位年已及笄的女兒，而且後台還有一位不滿意的丈夫。該書的主要論點，是講斯屈造的本身，對於偉大都市的美麗，而漸形改變了信仰。此巴黎和法國的少住，漸漸地把他攔住了，潛發了他的品性，擴張了他的眼界，喚起了對於生命上許多寶貴的事物的良心的激刺，這些事物，是已經讓牠過去了的，現在是不能挽回的了。最後將他和伯爵夫人的關係，而喪失了忠誠與氣節的各種壞處，都給這年輕

的畫家解釋了，便離開了他。

他這樣說過：「儘你所能的享受着，否則便是錯誤。在你有生命的一天，凡特有的活動，是不算甚麼一回事的。假如你沒有的時候，試問你有甚麼呢？我已是太老了——老得怎樣也不明白了。凡所失去者，失去罷了——不要再有那樣的錯誤。自由的幻像，仍然存在；請不要像現在的我，無再追憶那種幻像吧。在適當的時間，我不是太愚魯，便是太聰明，致未能享受，我現在要來反抗這種錯誤了。只要你生錯誤的時候，任你怎樣辦法都可以的。享受吧，享受吧！因為不能享受是一種錯誤呢。」書內富於真切描寫，人物亦巧妙傳形，愈向前寫，愈形漂亮。牠是充滿了著者極度愉快的機智的作品，如描寫那一位美國婦人在大餐場中所穿的服裝，我們可以讀到「她穿的是梅紅的華麗的衣服，好比從光亮的天空降下來的響聲，把斯屈造都撼動了，」又如對於粗俗的外曼史先生(Mr. Wymarsh)的整個的描寫，也是一樣的情形。就是作者本人，亦認為這是他的長篇作品中的最好的，也好比「死者的祭壇」(The Altar of the Dead)，是他認為自己的短篇小說中的最好的。關於整個的方面，那仍是困難的呀。但此處有一重要之點

，爲這一方面所應說明的，雖然詹姆士的本人沒有把牠秘密，可是一般頌揚詹姆士的人却未十分說明白出來。

他能夠尋找困難，且能研究困難。工作愈難，便愈喜歡和牠去奮鬥。在一九〇八年，他寫信給霍威爾士說：「我始終覺得我們的藝術在實行上更爲困難，不過我總願意把牠在更困難的方面去進行；其實根本上只有困難才使得我有興趣。」在他死後始行出版的那兩部未完的小說的註釋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同樣的說法。在「象牙塔」(The Ivory Tower)的初集上，他這樣寫着：「我已達到美的困難的前面了，來美妙地解決牠。」他又說：「這裏的手續，不容易精細地明白表示出來，不過我在最後的努力中，可以明白牠的意義，而且知道更接近一點，便通通會要來的。」在普通一般人也許可以這樣說：「這樣複雜中的侈麗都是很漂亮的，可是對於一般普通讀者的感覺又怎樣呢？」這是不能否認的，大凡詹姆士本人所深感興趣的藝術，以及關於藝術上的問題，許多不同情於他的理想的人們，開始便爲之迷亂，其次則爲之激惱，最後便要厭倦的。

這樣惱怒之處，在威爾士的「恩物」裏面，曾有猛烈的表示，不過內中是有錯覺的。

曾一九一五年該書出版，其間對於詹氏和詹氏的作品，毫不客氣地「嘲笑」。威爾士先生對於他的評論是：「這一位藝術家，他似乎認為生命是整個的藝術作用，猶如從一種液質上抹掉而過，加上了一種從容尊嚴的姿態，藝術的工作，……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們的藝術。」他說他的「外形的消諧最高」(The Culmination is the Superficial type)，特用「大寫」以示著重；並繼續為昆蟲中的水甲蟲，「保持甲蟲的前進，由於水面的緊張，……彷彿當他觀察那水面時候，他便要淹斃的。」講到他的作品的人物，他說「他們從沒有過熱烈的愛情，也未有過忿怒的戰爭，未曾為選舉吶喊，也未曾為賭博起勁。」他還說：

在詹姆士的小說裏面，其唯一人類的動機，為某種的貪性和表面的好奇心。他的小說，好比教堂裏的燈光，……沒有一集中之點……在那高的祭壇上，有各樣的光彩和格式……很虔敬地擺在祭壇上的，則為一已死的小貓……詹氏全部作品中的許多苦心構思的廢話，其唯一令人重視而不可磨滅之處，即由於那許多苦心焦思的構著。在這荒原之上，他的選擇，能使詹氏成立許多壯麗的比喻。

。在開始的時候，他相信是沒有甚麼可寫的，而他竟從事努力去抒寫，那種聰明的材料之富裕，至令牛頓(Newton)爲之減色。他的文章的節段，力求長大……都是爲一些毫無價值的故事……這是海鯨追找沙礫一般。爲採取一顆豌豆，不惜費任何犧牲，甚至可以犧牲其榮譽，這樣的河馬，雖是偉大，但究竟是痛苦的。

這位有名的唯實者，所以用這樣的名詞來警誡他，是原於他認爲他的朋友忽略了「生命的感覺上那種熱情」。到了後來，威爾士先生却又懊悔，不該發表這樣的言論。在他寫給詹氏那封關於「恩物」的信上，他說：「自從該書出版之後，老是懊悔着，沒有把我們那些嚴重而不能挽回的不同之點，和相反之點，用良好的善意表白出來。」此外他尚有關於此類的話。當一九一九年拿布克先生(Mr. Tubbock)從事蒐集詹氏的手札，預備出版，威爾士先生便把詹姆士寫給他的那兩封關於討論「恩物的態度之壞」的信，送給拿氏，還附有許多東西。這是兩封最有價值的信，不過細釋其內容，很難使受者得到愉快。誠然，我們愈研究牠，愈佩服其刺激力之大，能夠感動威爾士先生把牠赤裸裸地公諸世界的讀者

我們相信如「恩物」上這種見解，普通一般人也許全是這樣的。此種見解，不單是粗浮，而且是不公允的。如「許多的廢話」，和「無價值的故事」這樣的名詞，運用到詹氏的作品任何部分，只徒見其荒謬而已，而在被攻擊的人，其實也是很容易答復的。威爾士先生小覷了他的友人對於生命和文學的整個的見解，故寫信答復他：

我認爲我們文學上結構的恰好處，是在她的佈置與變化，她的感應性與自由性，她的美妙的主機，建築在各個職業者真實和活動的經驗上……此外我便沒有甚麼生命與文學的見解了。……我欣享生命，努力地欣享着，並且滿足我的

生命，至於我的價值，姑無論怎樣，總是我自身的一種表示……

換一句話說，詹姆氏的唯一努力，就是把他所見到的，所感覺的，忠實地描寫出來。並且生命畢竟不是寄託於「熱烈的情感」，和「忿怒的戰爭」，人們也不是永遠爲選舉吶喊，爲賭博起勁。某大詩人把這些過激的事情，叫做「一種無目的的騷擾的旋風，一種無意義無價值的努力。」我們可以相信，即便在「忿怒的戰爭」爲軍人經驗上最嚴重的時候，最活潑又最遲鈍，但每每如此，一切的恐怖，雖然可以感覺到，却總是不聞不見，其實

除開他自己的靈魂以外，是沒有人陪伴他站在那裏的。假如在實際的生活是這樣的，爲甚麼在小說上又不應該這樣呢？如威爾士先生這樣感覺銳敏的心理，追究到「表面的最高造詣」自然會令人設想傾信於可憐的人類的那種熱情和忿怒，吶喊與奔忙，而不甚相信這種沉寂中的努力，在詹姆士的作品中，他就是異常貶抑這一點的，實則盤伏於吾人所謂生命的騷擾之下的那種思想與情感的內在活動，足以喚起且形成各種言論與行動，觀察與情性，且常居於吾人對於人類喜戚的一切見聞的中心。

評「獅子吼」

錢恂春

「在不平凡的時代裏，纔能有不平凡的藝術之產出。」

蘇聯作家雅各武萊夫是曾經這樣說過的。對於這種說法，或許會有人以為僅僅是空泛的理論吧？但，這裏却可以找出一些過往的事實來證明；誰都知道，如果波蘭沒有被普羅士那樣慘暴的壓逼，顯克微支是決不會寫出「鐵與火」來的，沒有普法戰爭蹂躪了法蘭西的邊疆，都德是決不會寫出「最後一課」來的，蘇俄不經過偉大的十月革命，則綏拉非摩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潰滅」，李別金斯基的「一週間」等不朽巨著，當然也

無從產生出來了。同理，假設沒有「九一八」「一二八」這兩次慘痛的事變，我以為王平陵君也就不會寫出這五十多首慷慨激傲的詩——「獅子吼」了。

由於帝國主義者之加速度的侵略，以及各地農村經濟的整個破產，實生活的覺觸使中國作家們在這兩三年來，不能不脫去若干成份的頹廢氣質而趨向於鬥爭情緒之建樹。從最近的出版物中，我們常常可以發見多量的充滿着血與力底作品，尤其是在詩歌這一部份，似乎格外顯得熱烈一點，這當然也因為詩歌的外形比較更適宜於擴張鬥爭的情緒。不過，我們如果能夠對於這正在澎湃着的鬥爭情緒加予檢視，則又立刻可以發見其間是非常清楚地劃分着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派是站在被壓逼的弱小民族底立場，主張喚起民族意識作反帝的鬥爭，另一派則以勞働羣衆為基礎，主張積極釀成階級的鬥爭。「獅子吼」的作者雖然自己在序裏說：「並沒有感覺到站在什麼立場」，但以其寫作的動機，及其作品內所含蓄的意識而論，應該屬於前者是無可疑議的。

以民族的鬥爭情緒作為Theme的詩歌，若以近期間之出產數量來計算是不能說不多了。然而要以質量來論，就我個人的批判，覺得除掉黃震遐君在前鋒月刊上發表的「黃

人之血」足以稱作代表這一個主潮的作品之外，其餘若不是流入於國家主義的淺見，便是染上了「我們有四千餘年光榮歷史」的誇大症。從這種不準確的意識出發，往往容易使作品受到極壞的影響，甚至會歪曲了讀者的思想。像這一種錯誤，在王平陵君的作品中是確實很謹慎地把他避免了的。他——「獅子吼」的作者首先看明白中國儘有許多人到現在還不明瞭自己這個民族是處在一個什麼的地位，所以他不惜以全部的力量去描寫出被壓逼者之苦痛。

然則這種被壓逼者之苦痛的描寫，究竟是否能算作成功呢？——對於這樣的問話，我只能讓王平陵君自己底作品來答覆：

六十年了，

踏着在敵人們的木屐底下！

可憐被征服的人們啊。

到何時才得把重擔輕卸？

一樣的天光，

壓不着被壓逼的人們；

一樣的雨露，

灑不到被壓逼的人們。……（見「被壓逼者的呻吟」篇）

祇不過是輕描淡寫的幾句，既沒有用上「淚」啊，「血」啊這一類觸目的形容辭，也不會加上若干的驚嘆號，然而這裏已經很夠使我們猛省到我們底民族是在過着什麼的日子了。

不過，話應該說回來啦。單是那樣深刻地描畫了被壓者之痛苦，是不是已夠喚起這散沙一散的民族底鬥爭情緒呢？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這個民族，從數千年的專制政體中解放出來以後，跟着便又跌倒在軍閥的鐵蹄之下，此外再加以帝國主義者的多方侵略，留到眼前，我們的民族不僅是創巨痛深；簡直已經病入膏肓而到了無知無覺的境地。你告訴他：我們的民族是如何的苦痛，如何的危險，他也不過僅僅是「知道」而已。這，就同一個人在痛得過份的時候反會不覺得痛是一樣的，他的精神是麻痺了，靈魂是

死滅了，單憑你那樣叫苦是已經不夠使他起什麼作用的。這種情形，「獅子吼」作者王平陵君也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要為我們這個貧弱的民族找生路，除掉反抗，除掉鬥爭，決不會再有其他的法術。

於是，他就這樣鼓勵起來了：

我們需要力的生命，

我們願把鮮紅的血液做你的肥潤，

萌動啊！力的生命！

生長啊！新生的生命！……（見「力的生命」篇）

x x

起來啊！一切被壓逼的弟兄們，

齊用我們的赤血拯救民族的厄運。

前進！前進！

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見「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篇）

雖然是那樣竭力鼓勵着鬥爭，但作者祇怕還有一班主張「不抵抗」的糊塗蟲在做着和平的迷夢；妄冀不費絲毫氣力的得到所謂「公理」，「正義」之從天而降。因此，他又繼續地吶喊着：

豬子還能發出最後的哀鳴，

我們爲甚默默地不敢作聲？

是不是想騙得強盜的憐憫？

除非星球和星球重行混沌。……（見「決鬥」篇）

x . . . x

世界那裏有正義？

祇有大砲的嘴裏才說得出正義。

世界那裏有公理？

祇有大砲的嘴裏才說得出公理。……（見「擦亮你們的鎗桿」篇）

多麼乾脆啊！他明快地指出帝國主義者是不會憐憫我們這些被壓逼者的，也沒有正

義與公理可講的，除非是到了「星球和星球重行混沌」的時候。

因為作者是如此熱烈地鼓動鬥爭，於是就要竭力來描寫那種偉大的鬥爭場面，然而在這一點上，由於王平陵君太缺少實生活之體驗，有時就免不了流露出一種近乎「非戰」的意識，這雖然是細微的錯誤，我們却不能輕輕放過的。

例如：

去年此時春草綠，

家家孩童戲竹馬；

今年此時不見春草綠，

滿地殷紅賽桃花。……（見「大屠殺」篇）

這簡直是一首惜春的詩了，雖然後邊拖上「滿地殷紅賽桃花」這句類似象徵光榮的血花底句子，然而終究覺得美麗的成份是多過於雄壯，多少總帶有一些「非戰」氣息的。此外在「慈母的眼淚」，「我底爸爸呢？」這幾首詩裏邊，還有更甚於此的「非戰」意識之顯露。不過，這種錯誤除掉上述的缺少實生活經驗之外，作者本身所站的階級也應該負一部

份責任的。我們知道：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作者有時是免不了要陷落在人道主義裏面的，除非他能夠克服自己底階級。

至於作者的風格，很有些近似印度奈都夫人。技巧也很圓熟，關於描寫戰後景況的幾首，尤為成功。這裏不妨再摘錄一部份出來：

原來是一條棕色的臥氈，

一個沒有塞子的水瓶。

忽然山風帶來一陣莫名的氣味，

我伸手去摸，觸着了兩三個弟兄的尸身。……（見「沙揚夜景」篇）

x x

春風推開半閉的市門，

新雨洗不盡鐵蹄的痕印，

蒼苔爬上屋頂，

向午的陽光移到街心。

夾道的街樹上，

誰在彈着清脆的琴音？

遠遠地傳來流亡人的哭聲，

悲哀籠罩着寂寞的荒墳。

飽餐的肥狗，

在街路上自在地游行，

小鳥兒啄食簷下的零星，

樓頭飄着異國的旗影。……（見「空虛的市街」篇）

總之，「獅子吼」雖然免不了有些意識上的錯誤，但至少是一本值得一讀的詩集。這破碎的民族已經陷落在千鈞一髮的危機中了，我們望王平陵君還有更能夠喚起民族鬥爭情緒的作品之寫出。

再後，我還得附帶地說一說：這本書雖然用了紅藍兩色來套印，但仍不如用黑色的來得莊嚴。尤其是那幾幅「海上迷宮」式的插圖，不僅沒有襯托出作品原來的意識；反而把全書的形式都弄得低級趣味了。這是莫大的缺憾！

請注意！本刊第五期：
請注意！本刊第五期：
請注意！本刊第五期：



戲劇專號

逃 難

沈紫曼女士

李婆婆挽着比她生命還寶貴的六歲的孫兒，隨着一羣難民擠上了火車之後，才算放下了顆驚恐不定的心。她底像空中飄盪的游絲一樣脆弱的生命，直到現在才有了保障，不用再提心弔胆了。但是，她的被驚惶，恐懼，悲痛種種情緒所激盪而昏亂的神經雖說漸漸地恢復了原狀，却又立刻想到了慘死的兒子和媳婦，被火燒去的幾年辛苦所積下的東西，弱小的孫兒底前途和自己孤苦的老年生活，痛定思痛，她感覺到心裏一陣劇痛，眼前一陣黑，本來站得不穩的身子不由地幌了一幌，幾乎倒在旁邊坐着的一位西裝青

年的身上。

「站好些！要倒在人家身上了！」是嫌惡的口氣。用手拂了拂那件很新的大衣，也不知是要拂平牠的皺痕還是恐怕李婆婆的身上會沾污他的新衣？

胆小的李婆婆見已經闖了一個小小的禍，將一切悲痛都嚇跑了，忙不及地立正。

「先生，對不起！因為我年紀大了，站不穩，請你老人家原諒些吧！」李婆婆喃喃地陪着小心，對方不屑地掉過頭去和並坐的一個少女講着話。

「今天真倒霉！買了二等票坐三等車。又這樣擠，真不舒服極了！」美麗的少女皺了皺畫得細而長的眉毛說。

「小姐，今朝是逃難啊！」男的說着笑了。似乎他也知道逃難是不得不將就一些的。

「奶奶！你累不累？」孫子佔得一隙僅僅容得下他底身子的空座，便這樣問。

「寶寶多乖！還知道照顧我哩，你自己坐好吧！奶奶站得動。」李婆婆慈愛地回答。臉上浮起一絲誇耀的笑。

車輪軋軋地響，火車開始移動了。

李婆婆從她的本鄉——嘉興的鄉下到上海已經十多年了。那時候，因為她唯一的寶貴的兒子在上海××工廠裏做工，痛愛兒子的母親還將二十歲的兒子當小孩子一般地看待，所以很不放心地跟了來。李婆婆眼看着從五歲失了父親，自己經歷許多艱苦撫養大的孤兒居然賺錢了，一種農人看見自己播的種已有很好的收穫的喜悅充滿了她底心，她一切都滿足了。起先李婆婆年紀還不老，正是可以工作的時候，她不願意累着兒子，就到人家去幫傭，除了吃人家的飯之外，每月還有幾塊錢的工資。不用說，節省在她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因此倒積了些錢。

兒子也像母親一樣的勤勞節儉，幾年的積蓄使他有能力娶了一房媳婦。李婆婆除了無可形容的喜歡之外，還感到一種輕鬆的愉快，因為責任的重担已從她的肩上卸去了。

他們在開北租了一間小房間，開始組織了一個窮苦而快樂的家庭。直到媳婦生了孩子之後，李婆婆才聽從了起先不肯聽的兒媳的勸告，辭了主人，回家幫他們照料孩子和家中的一切工作。媳婦因為生了孩子，也不能到工廠去工作了。婆媳兩個找了些零星

的工作——像代人買菜，倒馬桶，洗衣服之類，賺些工資來貼補家用，一家就這樣地生活下來。

劈劈拍拍的是機關鎗聲，轟轟的大砲聲，軋軋的是飛機聲，日本軍隊毫不講理地在關北向中國軍隊攻打起來。李婆婆住的地方是靠近戰區的，不用說是危險。左近有些人都忙着逃難了，李婆婆家裏也在這種緊張的空氣中開了一個臨時會議：——

「這地方是很危險呢！我們走不走？」兒子提議。

「走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的家鄉嗎？光是盤費就要許多，走得了？」李婆婆發表意見。

「我是不走！你們瞧我病成這樣子，連下床都不能，還能逃難嗎？唉，聽天由命吧！」因為沒有錢看病，因而病勢遷延睡在床上的媳婦說。

「或者暫時到租界上去避一下吧？」兒子在徵求同意。他已經見到這地方的危機。

「租界上也沒有熟人，住到那裏去呢？客棧住得起？」媳婦又駁斥了兒子的意見。

「這話倒是真的！我們不能住在露天。客棧住不起，房子租不起，就連搬到租界上

去的車錢都出不起啊！」李婆婆補充了媳婦的意見。

每條路似乎全走不通，兒子只有嘆氣的分兒。

「就是走，這些東西怎樣安置呢？帶又不便，丟掉是不肯的。我們娘兒倆辛辛苦苦創了這點東西，真不容易哩！這張桌子和梳妝台，還有她睡的這張床，都很好。這都是你們喜事裏辦的，隣舍們那個不稱讚？難道白白地丟了不成？況且，將來又那有錢重製呢？還有那些碗盞，廚，鍋，爐，還有……」李婆婆嚙嚙嚙地說了一大串。

媳婦聽不慣婆婆的廢話，便一針見血地插進了一句：「不用多說！百句并做一句講，沒有錢是真的。」

「還是決定不走，聽天由命！生死是命中注定的，不該死也不會死，該死也逃不掉。」他們一致通過。

會議的結果注定了他們底悲慘的命運；流彈飛來，兒子慘死；炸彈爆發，民房起火，有病的媳婦和辛苦積下的器具同歸於盡。賸下相依爲命的祖孫兩個，從炮火中被救濟會救出來，並且隨着大批難民被遣送回籍。

火車有節奏的震動，將幾夜沒有合眼的李婆婆顛簸得有點昏昏然了。她現在的心境是彷彿是在大海中握到一塊木板，荒原裏發見一顆青草一樣的安慰，雖然前途還是很渺茫。但至少她底緊張的神經已經鬆弛了下來，這幾天的悲痛，勞頓使她疲乏了。因此，她的眼皮重得抬不起來。但是她不敢瞓睡，恐怕睡着了會闖禍。

「昨天晚上在王家打撲克，到兩點鐘才散，回來就整理行李，簡直沒有閉眼。現在真疲倦極了！」先前的那個少女打了一個呵欠說。

「雲妹！你要想睡就伏在我肩上睡好了。」並坐的少年殷勤地貢獻他的意見。

少女恐怕是和李婆婆一樣疲倦吧？毫不客氣將蓬鬆鬆的頭放到少年的披着新大衣的肩上去。

這甜密的睡容是給了李婆婆更大的誘惑，她真想也有這樣一個機會休息一下，然而事實立刻打破了她這個妄念；她竭力地在和睡魔奮鬥。

「三弟！你的照像機帶來了沒有？杭州有許多好風景可以拍哩！」另一個坐在少年

對面的時裝少婦，很悠閑地提出了這個照像機的問題，立刻把她們同伴的談話方向轉變了。

「帶來的。」少年很迅速地答覆着，但他又惋惜着另一樣消遣品：「可惜話匣不好帶，否則游湖的時候，坐在船上開話匣，水上的音樂才好聽哩！」

「這容易，我們到了杭州再買一個好了。二嫂你說對不對？」坐在少婦旁邊的年青女子說。

「無論什麼事在四妹看來總是不成問題的。你的話還會錯？」二嫂笑了。

「大嫂！你坐得舒服嗎？」三弟問坐得較遠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

「那會舒服？我早就說走，你們都貪圖上海舒服，不肯離開，現在真舒服了。」大嫂笑着，但是帶了埋怨的口吻。

「其走就是現在不走也不要緊，租界上是不會有危險的。」大嫂對面的男子開口了。

「大哥倒說得好自在，鎗炮的聲音聽着也教人害怕，還是走的好。」二嫂反對大哥的論調。

「譬如玩一趟西湖，有什麼不好呢？」三弟是滿贊成二嫂的話。

「真的，三哥，我還沒有到過西湖哩！」四妹旁邊的男孩高興地說。

「當然，不管牠有沒有危險？總是早些離開的好。等到有危險就來不及了！好在到杭州也很便當的，平常也是要去玩的啊！」大嫂有更充分的理由，來維持贊成這方面的理論。

聽到這一羣閑情逸致的談話，使從來沒有一些叛逆思想的李婆婆例外地發生了一種不平之感：

「不錯，總是早些離開的好。等到有危險就來不及了，倘使我們能夠早些離開戰區，我的兒子和媳婦也不會死了。有錢的人，命是值錢的，人窮命也跟着賤了。現在還不知有多少窮人在戰區裏等死哩！但是被窮人視為可望不可即的安樂土的租界上底有錢人家已經逃走了許多了。逃難！連逃難都祇有有錢的人才配，窮人是沒有分的啊！」

「我們今天到了杭州，到什麼地方去玩呢？」好玩的四妹問。

「呸，今天到杭州要什麼時候，還來得及去玩。」二嫂說。

「我是一到旅館就睡，隨便什麼地方也不高興去玩了！」從朦朧的微睡中醒來的雲妹說。

「我們上幾次來，時間都很短促，這次可以暢暢快快地玩一下了！」三弟說。

「今天到嘉興一定很晚，不用說，今夜是住在難民收容所了。但是將來怎樣呢？是不是教我們各自回到鄉下去呢？我的本鄉沒有田，沒有房子，也沒有親人，怎樣生活呢？」李婆婆也在計算着以後的生活。

「奶奶我也要買蛋吃哩！我肚裏餓得很啊！」小孫子看見旁邊這班人命令他們的僕人買五香茶葉蛋，就問他的祖母要求。

「這蛋真不好吃！」二嫂吃着皺了皺眉毛。

「這五香茶葉蛋既沒有五香，又沒有茶葉，只可以算是醬油煮蛋罷了。」三弟吃完了一個蛋笑着說。

「不好也沒有法！不比二等車還可以叫大菜吃。只好少吃些充充飢，等到了杭州再吃夜飯吧。」大嫂說。

「將就些吧！這是逃難啊！」被喚爲二哥的男子說了。

「奶奶，我要吃啊！」小孫子不住地吵。

早晨吃過兩碗粥的李婆婆也早覺着飢餓了。可是身邊連一個銅子都沒有，又有什麼法子來滿足她的小孫子的慾望呢？

x

x

x

x

光明已在火車的進行中漸漸地失去，黑暗包圍了大地。火車一站一站地開過去，向着黑暗的前途駛去。

火車在一個很大的車站停了。這正是嘉興——李婆婆的家鄉。一個個的點着火的上面有字的紅燈籠高高地被一羣人舉起，白地黑字的旗也在風中飄盪。李婆婆知道這就是嘉興難民收容所派來車站接待難民的隊伍了。她抱着小孫子隨着同來的一羣難民下了車，跟着領導的人向那茫茫的前途走去，她的影子漸漸地在黑暗中消失了。

火車仍舊載着其餘逃難的人，向他們各個不同的前途駛去。

三雙絲襪

五——十二（羅曼諾夫著）

惟明譯

五

當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以手按着胸膛在樓梯頭頂停了步的時候，突然聽到房裏有尖銳的叫喊聲。他起先以為他的房間被強佔着了，因為他在一切聲音中還清楚地聽到他妻子的叫聲，也因為他房間的寬敞使所有其他的居戶妒羨着，而且他已經受人家不斷的攻擊了。

但當他進門的時候，那件煩事顯得簡單得多了。那大學教授的妻子，一個身高而舊式的戴夾鼻眼鏡的婦人，已經替她的「傑潑」狗洗過浴了。她正在把牠們裹在一條被單裏帶進她的房去。

「你正在我們替小孩洗澡時洗你的狗嗎？你這醜醜的老太婆！」泥匠的妻子叫起來了。

「燒死你們的小孩！」大學教授的妻子，怒不可遏地叫道，把那幾隻「傑潑」狗緊緊抱在胸懷裏；這些狗嚇得要命，從被單裏伸出牠們的鼻子和驚恐的眼睛。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矮短而強壯的，整天忙於家事，沒有時間穿衣，披着一件粉紅斗蓬站在那裏。她也在叫着。

看見了她的丈夫，她立即停住了回進房去。

從她的背上看來，再從她不等他走她就跑的事實看來，季斯立安郭夫覺得有一件與狗的煩擾無關的事情使她煩惱着。

「你拿到錢了？」她問，當他跟她進房來的時候。

「拿到了，」季斯立安郭夫帶着忿地說，他想到她一問起便是錢的事情，又想到她要把所有的錢連最後一個戈貝都拿去，倘使不慎而沒有把那五十盧布放開，他在她離家後還不得不靠她所留給他的錢來過活，而且一切要打算到最後的一個戈貝呢。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聽到肯定的回答，稍覺寬慰，隨即說話了，可是還帶着憤怒的口音，也許這是她所不能自制的：

「人心變得多惡呀！你想那一對所謂理想的夫妻——離婚了！他已經找到別個愛他的婦人。他的妻子要求每月二百五十盧布的津貼，而他祇答允一百五十，他不懂得義務和責任，幸虧他們沒有孩子！」

她說話時的手勢使她的斗篷飄開了，於是她惱怒地把牠披好，然後繼續說道：

「她以前不是照顧他的嗎？可是如今人們只是想着自己和他們的美女。真是惡漢！」

可是她的激忿使季斯立安郭夫突然惱怒了；他甚至於妒羨那剛才離婚而另一娶年青婦女為妻的徐弗尼郭洛特斯基。可是他祇是從他的夾鼻眼鏡裏看着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什麼話也不說。

他被提醒了而記起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比他年紀大五歲，同樣矮短而強壯，老是披着這件有綠帶子的粉紅斗蓬，也許她想這種裝束使她看來很嬌俏罷。

他覺得她對於那離了婚的丈夫攻擊，不啻他自己渾身挨打，彷彿她是指着一般男子而說，並且她確信她是有被永續地崇拜和專愛權利的，雖然她是矮壯而且年紀已是四十五以上了。

所有這些思想只是在他腦膜上閃過而已，正像每當他們爭論時一樣；假使他甚至只把這些思想的百分之十的部份說了出來，其結果將若何，他是知道的——將發生一種悲劇，且將延長到一星期之久。因為這樣，所以他把那些思想的表現容留到某種特別的時機，直到他對於那種狹小而單調的生活的煩厭達到極端的時候。這種時機將怎樣來到，將於何時來到，他也不得而知。

這時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的姑母從市場上帶了兩只狗回來了：一只陰鬱而遲鈍的叭喇狗和一隻靈敏而善吠的獵狐犬。姑母年已衰老，帶着假髮，穿着一件舊式染色的衣服。她疾速地跑到她的屏風背後去了，原來每當她聽到夫婦間熱切的談話時，她老是躲

避到屏風後面去的。

「那末你把錢交給我罷，」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她也許因為她姑母的來到而把怒意遏制下去了。

季斯立安郭把手放進袋去，偶一失慎，幾乎把那五十盧布誤為二百拿出來了。

「這裏是二百，」他說，同時他覺察出來，什麼都瞞不過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他已經多次嘗試，而結果總是弄巧見拙。

「那五十盧布那裏去了？」

「那裏有五十盧布？」

「你應該得到的公事旅費。」

「噢，是的，那筆錢。也在這裏。我是把牠放開的，」季斯立安郭夫說。從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所給他的狐疑的默然的目光看來，他知道她是當他浪子看待的，所以對於他的撒謊既不惱怒亦不驚恐，而祇決定她必須留心計算每一個戈貝。

這事立即使他老羞成怒了，他對於他絕對的依賴和被可恥監視的地位，既感憤怒，

復感失望。

這次他又沒有表現他的感情，祇有他的臉孔表示着他是煩惱着而他的心是苦楚地難堪地跳着。

「你邀請了客人嗎？」

「是的。」

「多少？」

「一共有九個，連我們自己和你的姑母在內。」

「只要不到十個就好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坐下來吃罷。姑母，請坐，請坐，那個事情你可以等一會再做。」

季斯立安郭夫坐了下來，還是帶着同樣的陰鬱不樂的表情。除了因和妻子談話而引起的悒悒不樂的情緒而外，那些狗和那姑母在他眼前，也使他覺得煩擾。

也許他所以神經過敏而且口呆目瞪，一半是因爲那些狗和那姑母在房裏的緣故。有一只狗，就是那毛白而有黑斑的名爲「裘利」的獵狐犬，叫起來聲音尖銳刺耳，使

他感到煩厭。一聽到最遠的聲音或鈴聲，牠就從舉起牠的前腿和一只耳朵，（另一只牠老是捲着的），從牠簾上跳起來，尖銳地噉噉而有回聲地吠起來，竟使季斯立安郭夫每次都要戰慄，彷彿有人用一把燒紅的火棒刺到他腰裏來似的。

還有一隻狗，就是那陰鬱而頭大的叭喇狗，垂着嘴唇，帶着粗大的尾巴，有一種神祕的目光，因而顯然是與衆不同的，牠常常占據着寫字台旁邊的靠椅，所以是非常討厭的。當季斯立安郭夫去推開牠的時候，牠使用一種神祕而威脅的目光釘視着他，開始咆哮起來，令人發生一種印象，以為牠是要咬人的。

祇有在罕有的時候，也許在牠脾氣好的時候，牠是挨近牠的主人，把牠的厚嘴塞在他的手裏，而要求撫摩的。季斯立安郭夫便帶着不快的感覺拍拍牠，同時心中想着除了別的一切以外他還不得不和這隻獸兒戲玩。

用餐時牠老是挨近季斯立安郭夫坐在地板上，眼睛釘視着他，等待零碎的食物。

那姑母是溫和而謙遜的，這使他感到沉悶，牠也許覺得牠沒有權利和那對夫婦住在同一的房裏，因此她時刻都是謙遜而退讓的。疊移動得這樣快，幾乎是聽不到她的；她

祇是對狗講話，而且是用耳語講的。她是這樣艱辛地竭力想使無愧於她的生活（使別人不以爲她是白喫人家的麵包），她時刻都找工作來做，不息地打掃地板整理碗廚。她老是想表示她用的錢是怎樣少，怎樣節儉。甚至於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給她錢叫她去購物而問她需錢多少的時候，她竭力說到最少的數目，彷彿她覺得她對於給她購物的錢是負責任似的。平常錢總是不夠的，而她也終於要回來再索的。於是愛倫娜·薇克托洛佛托便責備她，說她不會計算她所需要的錢。她咳嗽起來總是把聲音放到最低的程度，而且每次都帶着恐懼的目光，用手掩住着嘴；當她要打噴嚏的時候，她總是出房門到走廊上去的，而這平常總是晚上發生的事。

雖然季斯立安郭夫深知她的地位已屬無望，雖然他有她精美之處，但他看見她在眼前，便不解地煩惱起來，他要煩惱，因爲她用餐時吃了第一口便窒住了，而且開始噲起來。

在整個用餐的時候，她竭力要表示她喫的怎樣少，她在杯中放了怎樣少的糖。當她初來和他們同住的時候，季斯立安郭夫對於她的精細很覺感動，因此覺得應該迫她多喫

一點。他自己也加了些糖，而她却祇拿了半湯匙，而且想了一會她問了一些到糖碟裏去，可是後來他看慣了祇是表示憤怒。

他覺得彷彿他是可以老實不客氣地看待她的。她所做的事無不是要表示她所妄求於他們是怎樣少，她是怎樣克己地做一切事情而使她能心安理得地過她的生活。他開始覺得她這種虛心和卑謙，只是卑陋計較的表現。一個人獨自和她喝茶，那是最討厭不過的事情。她要繼續滔滔不絕的談話，藉以表示她對他並不忘恩而且她得有飲食起居的權利是很感激他的。

「今天比昨天暖熱了一些。」

「是的，暖熱了些。」

「昨天很冷。」

「是的，昨天冷得多呢。」

「我不曉得明天會有怎樣的天氣。」

這時他們坐在桌旁，而那姑母却在窗邊站了好久，她在那裏補一只襪子，所以要接

近光線。她所以做這種事，這是爲了要表示她不是一個饕餮者，所以並不馬上到桌邊來坐在她的位置上。

「姑母，停止罷。你還有時候來做哩，」愛倫娜·薇克托娜佛說。季斯立安郭夫沒有說什麼，可是感到煩膩。坐在桌旁的時候，那姑母便述說着，她怎樣才會在店裏買不到東西，從五點鐘起她就在那裏一排人後面站着，等了好久，才有買東西的機會。

季斯立安郭夫想她說這種話是要表示她怎樣地工作，而她又怎樣努力着爲他們效勞。

「不，我總是不了解她，」愛倫娜·薇克托娜佛說，沒有回答她的姑母（不論那個人都是難得注意她的話的。）「我不了解她。精神的關係一旦斷裂了，一個人還可以討錢嗎？」

她回過來講這件事，也許因爲她心中放不下徐弗尼郭洛特斯基離婚的事。「婦人已經喪失所有的自尊心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不得不放棄一切，掩住她的眼睛和耳朵；免得她看見聽見——私奔，私奔！去做洗衣婦就算了，再不要對那個惡漢要求什麼了。」

「爲什麼叫他『惡漢』呢？」季斯立安郭夫自言自語地問。「他不願和她共同生活，事情不過如此而已。」

「哦，你不必怕我，」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如果我一旦覺得我們中間的精神關係軟弱下去，我就馬上走開，這樣就算完了。」——她把這些字語用重音讀出來：「我不會責備你，也不會要求你的錢。」

季斯立安郭夫對他的妻子感到一種恩謝的甚至於溫柔的感覺，因爲她願意不作聲地離開他，並且不強迫他接受什麼條件；彷彿他心中蘊藏這一種要脫離她的希望，而這希望甚至在完全和諧的時期也是存在着似的。他甚至於撫摩她的手。

當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開始講徐弗尼郭特斯基的家事的時候，她的姑母想要插入些說話，可是一見這談話轉到他們自己的關係的問題上來時，她說到第一個字語就被停住，隨即被湯所窒住了。

季斯立安郭夫飲完了他的湯，想在靠椅裏坐得舒服一點，可是看見了那叭喇狗的直楞楞的沉默的目光，他便煩厭地轉到另一面去了。

博物館全體工作人員將「工人化」的消息激動了他，可是關於這事，他決定一句話也不對他妻子說，因為她知道了會把這煩擾的事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還要說事情都完結了；這樣一來，他便會懊喪得想縊死呢。因此他祇告訴她，阿爾加台·倪斯奈莫夫不久將來到。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消息，我年青時代最好而唯一真實的朋友，阿爾加台·倪斯奈莫夫，就是我常常對你談起的那個朋友，現在正從斯莫倫斯克到莫斯科來了。」

季斯立安郭夫帶着熱情報告這個消息的，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却並不以熱情接受牠。她沉默了一會，然後問道：

「他一個人來嗎？」

季斯立安郭夫想說：「這個隱士會娶一個年青夫人，倒使我驚異起來，」可是有一種複雜的感情阻止了他，於是他說阿爾加台是一個人來的。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不再說話，繼續用餐；季斯立安郭夫默想着他隱瞞倪斯奈莫夫的事實；他想對於一個和他同居而且時刻都講着愛情忠實和精神關係的融合的

人，何以常常有欺瞞之必要呢。對於阿爾加台的來到，他是可以用這種話來表白他的意思的：「我很快活，因為有個人在來了，這個人會用他的談話來使我那似乎已經死了的精神的自我復活起來，而且會幫助我使我重新得到我那失掉了的自信力。」

但是如果他說了這種話，他會劈頭就聽到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問道：

「這樣說起來，你的意思就不當我是你的人了？你和我在一起祇是使你喪失你的自信力罷了？」

「我們馬上到街上那裏去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我們必須把今天晚上需要的一切買來；我還要挑選一種衣料來做一件客衣服呢。你願意跟我同去嗎？」

雖然季斯立安郭夫不歡喜同她出外，他終於說他將同去。他想她不久將離去了，所以決定忍耐一點，不要在街上和她淘氣，和她爭吵，不要像往前那樣爲了小事而板着脸孔回來，可是他主要的憂煩的思想却沒有一刻離開過他，他是這樣地癡神癡思着，這樣地心不在焉，竟使他妻子對他疑惑地看着而問道：

「你今天有什麼事了？你的工作發生了問題嗎？」

「不，沒有什麼！」季斯立安郭夫回答。

六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到屏風背後去更衣了，於是季斯立安郭夫便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寫一封信給阿爾加台。他想要用某種暗示來表示他正等着他新的精神上的妹妹，他原是這樣對自己稱呼阿爾加台的妻子的，並且表示他是像最愛的哥哥那樣對她致意的。

他對那姑母睜視了一會：她正在用一只小湯匙喫着最後的一口菓子漿和牛乳了。然後她開始留心地揩桌子，彷彿有個病人在房內似的，同時還耳語地對那些狗講話。當他看着她的時候，她的眼皮顫抖着；於是她更加小心地收集那些食具了。由此他便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她似乎看到的，雖然表面似乎也不注意。一想到她常常的在房裏，他又對她懷起一種不可遏制的憤恨來。他在他面前放下一張紙來，可是那些盆碟依然叮噠作響着，同時他想他的妻子快穿好衣服回出來了，這使他不能專心寫信了。

他把紙放開，決定在他們赴市場購物時發一電報，然後拿起一本書來，可是他的注

意力反乎他的意志，只是凝集在姑母的謹慎的行動上，於是他便等待她做完事情，可是他愈等愈憤怒了。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從屏風後走出來，在他寫字台上面掛着的鏡子前站定，開始戴上她的帽子了。她爲什麼一定要把鏡子掛在他寫字台上面呢？當他獨自坐着做某種緊要的工作時，她常常站在他背後想把什麼東西戴上頭去，而當他停下工作來等她歲華的時候，她老是驚異起來，這種事也不知有過多少次了呢。

爲避免感覺她在背後起見，他站起身來，走過去從門上取下他的帽子，原來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掛在門上一個釘子上的。他站在門旁，而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則繼續戴她的帽子。雖然她的身體是強壯的，但她把衣服束得這樣緊，竟使她的胸部聳到頰部，而她的雙肘從她身邊突了出來，很像茶壺的柄而不像婦人的手臂，她的臉孔常常是紅噴噴的，她那些秀薄的頭髮在她前額上略帶鬆形地波動着。她頸上帶着一個黑色絲絨的蝴蝶結。她的姑母和那些狗送他們到門口。

在走廊上競賽着的那些小孩撞到他們懷裏來。那些狗開始吠了，而那次中產階級的

婦人則從她門裏窺探出來，看誰在走出去。

「把你的大衣穿上，」愛倫娜·薇克洛佛娜突然說，看着她的丈夫。「把你的大衣穿上，不穿大衣走出去是不合禮的，祇有工匠是不穿大衣走出去的。」

「可是大衣背上有條破縫呀，」季斯立安郭夫說。「這是更加難為情呢。」

「這在現在是算不得什麼了，人人都是這樣子走着的。」

於是他便不得不走回去，把那件背有補縫的可恨的大衣穿在身上。

他們走到街上去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和她丈夫出門，不論何時總是裝着一副安然自若和尊嚴的態度，而季斯立安郭夫正和她相反；變得神經過敏而且憂悒似的。他會被一種愚蠢的思想所攝住（也許這是神經過敏的結果）；他深恨和如此矮小的妻子同行；因為她的頭髮是梳得毫無風味的，或者因為她眉宇軒昂地過於驕矜並且過於機警了。也許她從未想到，除了她以外他還會傾心於別的婦人。同時她對於她的審美觀念的確信其為無誤的；當季斯立安郭夫說到那俗氣的絲絨蝴蝶結的不適宜時，她只是以驚奇的目光看着他，聳了聳肩，立即急步地走前去，彷彿她是獨行似地，藉以表示她的煩厭。

有幾個戴紅色頭巾的女孩，因為某種原故而笑了起來，正當他們走過的時候。季斯立安郭夫以為取笑他們，便羞紅了臉。他藉口說人行道上無路可走，隨即退後去了，意思是不讓別人看見他和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同行，並且不讓別人知道她是他的妻子。

「你爲什麼溜到背後去？挽住我的手臂，」她停住了說。

於是他們臨步走前去了……他們決定乘電車。起先過的兩輛電車，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擠不上去；後來他們總算擠上了第三輛；當她擠住在門口而走不上去的時候，有幾個搗乳少女帶着巨大的牛乳罐，也竭力要上車，所以在後面推她。她激怒了，倒反不上車而轉身罵她們了。她們都反罵她。

「你這胖子！阻擋了路！我們會因爲你而趕不上車呢！」

「你們沒有權可以罵我。」

「這是什麼話？誰也不罵你，我們講話是很有道理的？」

「戴了個帽子就以爲誰也不能接近她了。你原應該坐汽車的。」

最可惡的事，就是她不能自制而終於要對答。她的帽子傾在一邊，她的臉孔漲得通

紅；季斯立安郭夫不論怎樣舌戰唇焦地勸她避免爭鬧，她終於不聽他，甚至於愈變愈激烈，用她的肘推開他。

他們默然無言地離去了電車：她是臉色通紅而且怒氣沖沖的，而他則咬緊雙唇以示憎惡。

「多麼賤相多麼卑俗——你原應該坐汽車的——」她們像鸚鵡那樣總是說着她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話。她們沒有頭腦想不出一句新鮮的話來說，「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意思是要使她丈夫說話而打破那個悶葫蘆。」

他們還得要走很長的路，因為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拗執着要到一戶店鋪裏去，原來三天前她曾在那店鋪裏看見一雙她所歡喜的鞋子。

當他們走到那店鋪時，他們便看見門上有一張通告，說是「進貨時期暫停營業」。

他們又另入一店，可是找不到適合的東西。然後又到電報局旁邊的那戶店裏，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便在那裏坐下來試穿一雙適合的鞋子。季斯立安郭夫由經驗而得知，那助手必須要把一大批匣子從架上拿下來堆在她面前，她才會找到她所要的東西，而這

又必須費去好好的半點鐘而後可，因此他走出了店到電報局去了。他對於他所發的電報的措辭很是滿意：「不耐煩地等着你倆。」然後，他想了一會又加上「愛」之一字。這愛是獻給誰的，究竟是給阿爾加台或是給他們倆，却並沒有註明。這可以有兩種解說，而她一定會覺得這與她是有相當的關係的，並且對「不耐煩地」一語也會有同樣的感想。他們的會晤將有怎樣的結果，而在那悲劇的十月一日——阿爾加台的生日——將有什麼事發生，他在這時是怎樣地茫然不知啊！

「你要一張收據嗎？」櫃台後面的女郎問。

他出神地想着那行將來到的友誼，因此他只是機械地說：

「好的，請給我一張。」

「你剛才在那裏？」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在店門口驚訝地左右張望着，一見他到門口來，便問他。她表示着一種神氣，彷彿她早已找到適合的鞋子了。

季斯立安郭夫為情勢所迫，不得不說他剛才在一個書鋪裏；一說電報立即會惹起「爲什麼如此急」的問話。

她重新挽住了他的手臂，像一對情人那樣從一月店走到另一月店，他握着她的手並且帶着那些物件，同時想着，假使他過了那個月竟離棄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他會比現在富裕一點，可以有二百五十盧布；而如今因為他把那五十盧布弄錯了，他竟忘却把平常留作意外費用的十個盧布放開。

「你沒有我跟你在一起就感到一點，正是一點點的寂寞？」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問，當他們轉入走路較為寬舒的那條大道時。她說這句話是用着她年青而嬌小時所慣用的那種柔弱的聲音，而「正是一點點」幾個字語是獻媚地囁嚅着說出來的。他聽到這種聲調就明白她已經知道他將如何作答了，可是他覺得正在他懷着那種思想時用言語來回答，未免對不住他的誠實心了，因此他只是以肘碰她一下。

「什麼都很好，可是你的阿爾加台將來到了，不到一星期你就會忘却我，也許還會因為我離家而感到快樂呢。你及時回答他了嗎？」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問。

「回答誰？」季斯立安郭夫問，其實他是明知她在講的什麼。

「阿爾加台。」

「時候還早哩。」

「我的好人。今天我們化了不少錢呢，而且都是化在我身上的。」

季斯立安郭夫正有同樣的思想，當他看着他所帶着的物件時，可是他却說：

「沒有什麼。你並不是天天在你身上化這許多錢的。」

他一面說這些寬慰的話，一面却默想着，她離家後他便有權利可以再多化一點錢，她確實化了不少錢，可是他非但不反對，並且還贊成她呢。

「可是這算是最後一次了，」受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我走了以後，你便不得不節省一點了。」

季斯立安郭夫聽到這句話幾乎失掉了他內心的均衡：他內心的最深處湧起反叛的怒潮來，覺得她這矮胖子化錢之多祇有天曉得了，而且她又老是講究衣服，現在又要到伏爾加河畔她姊姊那裏去換換空氣了（她總是覺得空氣不足夠的），而他却時刻都要坐着像犯人那樣作苦工，更有進者，還要更節儉一點。可是他却依然自制。

他們走進一月店鋪買了糧食和酒。然後他們乘電車返家。季斯立安郭夫偶一不慎撞

在一個衣衫華麗的戴時式帽子和手套的陌生人懷裏了。那陌生人急躁地責罵他。

季斯立安郭夫奔走購物回來已覺疲倦不堪，只是回頭叫道：

「這算什麼？我們這裏有一個怎樣的闊客啊！碰也碰不得的！應該坐汽車才對！戴帽子戴手套呢！」

他們終於安靜而頗悅意地回家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所以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她和她丈夫同行，而在他則是因為他已經最後一次和她同走過了，而且將有整整的一月可以拋棄了她而生活。

七

房間必須首先預備以供聚餐會之用。這是一種複雜的手續。

房間是方形的，窗子是靠街而可以俯視對面的房屋的。起先他們原有四扇窗子，可是一年來他們常受鄰人的妒忌；雖然減少季斯立安郭夫家中的設備對於他們並無利益可言，但是他們覺得鄰人據有較多的空間，未免發生夜不成寢食而無味的感慨。最後，一

扇窗子和連帶的一部份地方是被分隔了，而潘孔景娜就住在那裏了。她和季斯立安郭夫家人是用一座不及天花板高的板壁分隔着；因此他們在房裏說什麼話，她都可以聽到。

因為房間還是寬敞而且有着三扇窗子，所以牠依然成爲一般居住者的妒羨和談話的對象。房間多半被書籍占據着，除了裝在兩隻大箱子裏外，其他可安放書架的地方都堆滿着書籍。在一個牆角裏站着一個特別的櫥，裏面裝滿着設計圖和繪畫，這一切都是季斯立安郭夫過去的職業的證明。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看見這些書籍便要皺眉並且說，這些東西現在還有什麼用處，祇占據着不易節省的空间罷了。實際上，那房間已經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包括在內了：餐室，會客室，讀書室，圖書室，臥房，廚房，前室，有時甚至於柴房也在內。

房間中央站着一張桌子，蓋着油布。桌子對面，靠近一面牆壁，有一座土耳其式坐榻，坐墊上繡着粗大的絲繩。這條絲繩的周圍以及墊榻的摺襞裏有可疑的白粉的遺跡，原來人人都說潘孔景娜房裏繁殖着臭蟲，而這種白粉是用作救急的辦法的，靠近對面的牆壁是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的床；再過去一點，在一個牆角裏，便是姑母的臨時床，

老是用屏風圍住的。

靠近門邊便是一個十足的堆棧。因為所有的居戶都不敢把衣服掛在走廊上，他們不得不不在自己房裏竭力設法。因此，門邊有大衣，套鞋，以及浸顯的雨傘，張開着放在地板上，好使得雨滴流去。為安置這一切起見，房門左邊有一隻書箱的地方便分割了出來。每當請客的時候，他們便要有好好的一刻鐘時光的忙亂，揀出他們自己的套鞋來，正像採金者找尋金子一般。

房門右邊放着另一隻書箱的那一塊神祕的地方被分割了出來。倘使一個客人弄錯了，走到這塊地方而不到左邊去找他的套鞋，他便立即要受警告，聽到驚惶的叫聲，說是套鞋在左邊。這塊聖地甚至於是用一塊掛着的布分隔着的。這便是廚房和廢物堆兩者合一的地方，那裏面有一張桌子，擺着穢膩的盆碟和剩餘的食物，還有一隻籃作為收藏廢物之用。在罕有的時候，就在請客的時候，菜盆是在這個角落裏預備的。這樣一來，常常想要得知別人購買多少食物購買何種食物的那些鄰人的好奇心，便不得滿足了，而在須付公共賬款時，他們也不能轉過身來藉口說：「付賬的時候，他們老是爭論的，可是

他們對於食物却一點也不加限制。」

因此，爲避免此種問話起見，食物總是在房裏預備的。

每當請客的時候，房間便另有一番氣象了。

他們首先把坐榻和牆壁留心地考驗一下，用滅虱藥塗在任何有虱蟲痕的地方。

「這裏有幾個小的，」姑母說，用手指在坐墊的絲繩底下抓着。

「噢，小的算不得什麼，讓牠去罷，要是不然，你會弄出斑痕來而且氣味也聞得出來呢。」

一塊摺疊着的地氈從坐榻上拿出來放在房間中央了。書箱後面現出兩幅油畫，而從那較低的黑色屨裏現出着一件磁器，放在一個空的玻璃匣子裏。

這一切物件都是隱藏着的，因爲恐怕那青年青的財政調查員的緣故；這些調查員平常是在雨天時穿着翻領大衣來到的，並且翻開了他們的記事簿坐到桌子邊來。那些居住者老是竭力裝出淡漠的神情，彷彿他們是問心無愧似的，而調查員則在他們眼前作種種筆記，同時向室內環顧着；最後，他們寫下了對於家具的評語作爲調查的結果——「貧乏

，尚佳，頗好，或富麗；而那些居住者却怕有好的家具。那些鄰人，智識階級份子也包括在內，甚至於比調查員更可惡，因為調查員祇來調查一次，而鄰人們却常常在近傍，什麼都看見，什麼都聽到。

黑色利脫·季斯立安郭夫，正和一個渲染着智識階級的傳統觀念的人一樣，覺得這一切預備都是可惡的，而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以爲「按照禮儀接待客人」是極有價值的事情。他不得不聽從，只得把氈子拖出來，掛起畫來，可是做這種事的時候，總是心不在焉的，沉默的，而且老是把什麼東西故意摔下或者破壞。於是，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便舉起手高叫，說他總是握不住東西，要是她知道的話，她決不會請求他做什麼事，甯可自己動手做一切的。

姑母爲了某種原故站在足趾上，帶着一種神祕的目光，彷彿他們做着不法的行動似的，把包裹解開來，把食物放到盆碟上去。她所做的一切，在季斯立安郭夫看來，都是顯然很謹慎的。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並未說過，人數一定不能超過九個以上；她有一套從古時傳

下來的很寶貴的盆碟；季斯立安郭夫已經先後破壞三副了（當時的情形他還想着）；現在祇剩九副了；倘使九個人聚餐，這全套盆碟還顯得富麗，可是只要來一個不速之客，就要發生禍患。於是，盆底中央有着黃色裂痕的那些普通盆碟，就不得不拿出來了，並且還不得不講到蘇維埃的情形，說是在蘇俄不但沒有好的盆碟，而且連食物也快缺乏了。這種話雖可聊以解嘲，但主人却終究要因為不速之客的來到而惱怒了。

「那很好，今天晚上至少姑母也可以好好地跟我們同喫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

姑母的睫毛顫抖了，她什麼話也不說，只是更加勤奮地佈置桌子。每當她把一隻盆子放到桌上時，她總要退後幾步，看看牠放得好不好。季斯立安郭夫試欲不看她，以免引起煩惱。他跟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同到那帷幔後面去了，在那裏他們忙着割切臘腸和火腿。他們從來就不敢在這帷幔後面點燈，因此他們只是黑暗中工作，彷彿沖洗照相似的。

實際上這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情。在那塊狹窄而黑暗的地方，東西常常是要跌碎的；

而且誰該受責，也難證明，因此馬上就要發生爭論和口角。

「你爲什麼總是撞到我的腰裏來？」愛倫娜·微克托洛佛娜終於說，說時她已經停住了好些時光了，意思是希望不再被撞。

「我還有什麼方法切東西呢？」季斯立安郭夫說。

「讓牠去，我自己來做罷。你可以去開酒瓶。」

季斯立安郭夫聳着肩，放下了刀而拿酒瓶了。他把酒瓶夾在雙膝中間，用上唇掩住下唇，小心地把木塞拔去，以免發生鬧聲來。一個小小的爆裂聲倒並不討厭，可是倘使有三四個裂聲連接着發出來，那末在板壁後面的潘孔景娜馬上就要付想他們在預備一席盛宴了。

在這種預備進行着的時候，所有別的居戶都變得沒聲息了；倘使他們必須經過季斯立安郭夫的門，他們總是謙和地低着眼，彷彿他們不知道而且不欲知道他們鄰人在做的什麼，可是單從這一點看來，雖然有種種預防，他們顯然是知道的，而且到了次日他們還能夠說出來，誰在那裏，他們喝的什麼喫的什麼。

他開了瓶交給姑母，而姑這時正試欲把一切都抓住了帶到桌子上去。於是他把一個一百枝燭光的電燈掛到燈架上去，好使這次聚餐會更有一種喜宴的氣象。

正在這時，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雙手滿滿的從幃幔後面出現而且驚惶地叫道：「窗子，窗子！」語氣象是通常喊「火燒！」似的。

季斯立安郭夫帶着忐忑的心向桌子對面的窗轉過身來。他們忘却了拉攏窗帷，因而他們一切宴會的預備，尤其是餐桌的預備，都可以從對面人家的窗子裏看見了。

季斯立安郭夫以驚異的速度把窗帷拉攏了，正像一個司機人拉動槓杆而放出一陣危險的過剩的蒸氣來時一樣。

那些狗既然喪失了牠們個性的特點，便開始表露出牠們那種普遍的獸性來了：牠們疾速地坐在一邊來，看見主人的一舉一動，便搖尾舉耳。季斯立安郭夫試欲避去那叭喇狗的目光，假裝他甚至於沒有見牠的樣子；當牠在他腳上顫躑一下的時候，他並不停下來用腳蹴開牠，可是那叭喇狗默然地在桌下移動，並不咆哮，只是低着頭從桌子底下觀望着。

當一切俱備了的時候：桌子放好，青魚洗好，潔白的餐布放在每個盆邊之後，便開始那單調而焦急的等待時期了。

「在一點鐘內他們就到這裏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然後立即添加着說：「有件東西我忘記了，桌子上一定要有些花才好。請你去罷，街角上有些花呢，你去的時候，我可以把你的短衣擦乾淨。」

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脫下了他的短衣，穿上了他平常在家裏穿的那件短衣，然後疾速地走出去了。

回來的時候他看見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坐在榻上，她膝上放着那件短衣和毛刷，而她手中却是那電報收據，上面還寫着遞交地點——斯莫倫斯克……他曾經告訴她並未答覆阿爾加台。

他立即捉住了那個時機。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雙手握着收據，半閉着眼睛，正在怔視着前面。他進來的時候，她依然不動。

姑母已經在屏風後面了，原來每當空氣緊張的時候，她老是這樣的。這就表示她已經得悉禱事的真相了。

「你爲什麼對我扯謊呢？」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把緊握在手中的收據伸出來：「你說你並沒有回覆你的朋友，但是這是什麼呢？」

在這種請形之下，被捉住的人祇能持兩種態度：或是一種委屈認罪的表情，或者想出某種藉詞來隱瞞，勇敢地做去，說是他不願忍受這種被監視的情況，誰是吹毛求疵的，誰去見魔鬼好了。

在如今的情況之中，後一種態度是適當的了，因爲那天正是她自己的命名日和慶祝日，倘使他晚上像一隻熊那樣坐着而使她在客人面前受恥辱，那末，更感苦痛的也就是她自己。

這時響了三次鈴聲，這就表示客人已經來到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用一種出人意外的速度跳起身來，把短衣從她膝上摔下地來，也許是表示她對於季斯立安郭夫的不滿意。她的臉孔已經現出女主人對待賓客那種和藹的神情了，臨走時她還趕忙用粉來搽她

的鼻子並且對鏡子顧盼一下。

一會兒他們兩人都在走廊上了，而姑母却依然留在屏風後面，這樣可以使別人不以爲她要急忙走前來留在桌傍，雖然她的座位也已經替她預備好了。

客人們走了進來，興高彩烈地致候並且歡呼着。主人夫婦並肩站着，同時竭力避免以肘相撞，用快樂的聲調招呼客人進來。

可是聽到嘈雜的人聲，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的敏感的耳朵突然感到有些不妙了；她在走廊上的暗澹的燈光之下向來賓瞟了一眼，心頭便怦然一跳。

他們期待着賈拉霍夫，那身高的顧善夫，和安特萊·依那替欺都帶了妻子來的，可是她急速而慌忙地計算一下，那時竟有八個人向走廊裏進來。

這就證明他們不得不感謝顧善夫的好意了。他常常是同伴中間的首領，而且老是引進某種驚人的或有趣的事情來的，原來他以爲這是足以助興的。大概事情是這樣的：他們到季斯立安郭夫屋裏的時候，中途又遇見了別的兩個博物館裏的同事。這兩人都是矮壯而乏味的，一個是禿頭且近視的，在博物館古物部某一股裏担任工作，還有一個是蓬

頭鬼，竟使走廊上的狗見了他瘋狂起來，那叭啾狗咆哮起來，裘利吠起來，正像牠每當看見那統計師時一樣只是狂吠而已。

「我希望你不曾因為我帶了兩個矮子來而有所介意罷？」顧善夫問。把那兩個「矮子」推到他前面來。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竭力裝出一種慫慫的微笑來（這微笑的不自然竟使季斯立安郭夫驚異起來），兩人都請他們進來，說道：「人愈多，愈快樂」。他們既已到此，還有什麼辦法呢；叫他們回到原來的地方，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把衣服放上來嗎？」

「不，不；放在那邊難免失竊的。請你們走到這裏來。」

看到來賓的人數，連季斯立安郭夫也不免有些黯然傷神的樣子。他變得遲鈍而且心不在焉了；當他們進房的時候，他竟踏在他們的腳上了。

他們都進了房，他們中間便是那兩個可恨的人，這兩個人，還得說明一下，是一句話也不說的，只是異常嚴正地拖下主人夫婦的手來，當他倆招呼他們的時候。

「不，不，到左邊去，」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警告地說，當顧善夫應許為開玩笑起見動手拉開帷幔來的時候。

他們開始在那早已塞滿的牆角裏脫下他們的衣服來了，一時可以聽到安靜的摸索聲和驚惶的道歉語。

季斯立安郭夫凝神癡思着不動地站在旁邊，漠然地看着那些賓客像魚在小缸中一般周旋着。

「你不可以幫忙嗎？」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終於叫道，隨即眼睛裏閃着新的怒火了（除了因電報收據而引起的以外）。

季斯立安郭夫機械地彷彿他來不及領悟他做的什麼一般衝進那狹小的角落裏去，結果那個角落愈形擁擠了。

「那末你到底並沒有因為我們帶了這兩個可愛的人來而惱怒我們罷？」顧善夫問，走到那較空曠的地方來，同時用他的手帕揩着他的短髭。

「你怎會說這種話呀，這真是有趣呢，」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立即回醒過來說，雖

然她和季斯立安郭夫都發生了一種悲哀的思想。現在不得不在拿出那另添的兩隻碟碟來的時候，講到蘇維埃的情形，而把椅子移近一點了；姑母坐在桌旁這種思想是不必再想了。

八

所以請客的原因，並不是因為要遇見思想感情相同的本階級的人，而是因為長久不請客覺得不合禮罷了。

雖然這種朋友是他們熟識的人，可是他們中間却並無感情的聯繫。政治的談話是不很動聽的，而且大都是限於狹小的範圍，例如講到市場生產物（尤其是白麵粉）的缺乏；任何一個客人一講起這種話題，便要引起他的聽者們的一種無名的疑心，而且還得要急忙向四面牆壁一看，把牆壁的厚度估計一下，看牠能否傳過聲音去。

甚至於彼此深知的親暱的同事們，也避免多講話的；他們只是在較不危險的方面表示他們的同情和互相的關切，那就是詢及各人的健康以及防冬的計劃。對於他們所經歷

着的事情，他們都有一種雖未表示却甚確定的感想；在這裏他們是一致的，不過他們所講的却因上述的原因而僅限於缺乏生產物和麵粉的那種狹小的範圍罷了。可是對於「他們的立場如何，結合他們的是何種政治的立場」這兩個問題，他們是沒有確定的意識的。

正因為這樣，男主人和女主人最感沉悶而困難的時間就在客人初到時開始了。無論如何，在別的客人未來以前，總得要接待他們，但賓客來齊後，會話是可以避免的，定要請客人馬上入座就是了。而對於客人這也是最難堪的時間，原來他們都怕早到，怕和主人作愚蠢的談話，而杳杳無期地等候開始用餐。

第一個來到的客人走進那空房來時便立即環顧一下並且用慌亂而驚惶的聲調叫道：

「什麼？看起來我還是第一個人到這裏呢。」

於是主人便開始寬慰他，稱讚他的守時，而埋怨那些遲到的人，可是那客人却依然慌亂，恐怕主人在想着：

「請他來他是多麼高興，竟比任何別人都先趕來。」

因此，單獨被請而無同伴的客人總是延遲到別人一定到了的時候才動身，這就是說

，倘使請他八點鐘到，便九點鐘來；他倘使請他十點鐘到，他要到半夜才來。

這一次一切都很順利。所有的客人一起同到，因此無須每人都給他一杯茶，也無須在聽到鈴聲時每次都顫慄，可是季斯立安郭夫却覺得那兩個不速之客的來到毀壞了一切。

黑包利脫因為與妻子失和又因為來了那兩個人，是在一種沮喪的心不在焉的神態之中。他忽而想到食物不足而感煩惱，忽而又想假造一種理由來說明他為什麼把那張收據瞞過他的妻子。他為什麼要拿收據呢？這些思想這樣地煩擾着他，竟使他不能和客人開始交談，而祇能讓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獨自去進行一切了。

他祇注意到來賓之中有一個年青的婦人，那寡言的賈拉霍夫的妻子。她是一個頗健美的棕髮婦人，帶着一種時式的鬆髮和一張活潑的洋囡囡似的臉孔，眼睛不時瞬動，彷彿還沒有睡醒似的。

季斯立安郭夫決定坐在這位婦人的旁邊，使他的妻子懊惱一下。

然後他們開始和那些狗兒周旋了。彷彿他們家裏都有狗似的一種普遍的在某一限度

內可說是熱烈的談話開始了。

「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季斯立安郭夫諦聽着），「一個人祇能信賴狗的。例如我的托姆，他就是我忠信的保護者。」

那些狗站在房間中央，慌亂地眯着眼，搖着尾，彷彿覺得講到牠們似的。托姆聽到提起牠的名字，便把頭略舉，更加使勁地搖尾了。

「我要舉個例給你看。托姆不讓別人來傷害我，我又要給牠一個信封。」

他們舉行試驗了。季斯立安郭夫捉住了他的妻子的手；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絕叫起來：

「托姆，有人來害我了……」於是那吠喇狗咆哮起來，向季斯立安郭夫兇猛衝過去，竟使他當真驚惶而蒼白了，可是他却假裝鎮靜，表示這原是狗的慣例。從此他更恨那吠喇狗了，因為似乎這個無用的東西——一隻狗——也以為不必當他主人看待的，而他又不得不在客人面前把整個事情看作戲謔。

因為房間已經被他們所有的那張伸展着的桌子和高低不一背脊不同的椅子所充滿了

，那些賓客便不得不在各處毫無秩序地站着，並且假裝他們覺得很欣喜所以並不急忙了到桌旁去就坐——實際上他們並不注意到這事。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竭力想增加談話的興趣；她帶着誇大的熱烈對某一句話發笑；帶着誇大的熱烈舉起她那畫眉毛來，彷彿有人在講不可信的新聞給她聽似的；可是她愈興高彩烈，季斯立安郭夫愈加神經過敏而且沮喪，因為他憎恨她的潛妄和她的畫眉。

「現在我想我們就可以就坐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終於說，覺得自己力不從心了。「安特萊·依那替欺，這裏請坐。大家請坐罷。」

季斯立安郭夫早就決心不論如何要坐在那洋囡囡似的棕髮婦人身傍，因此他要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上的急相是這樣地顯明，竟使別人都驚異地看着他……他第一個入座，而且當賓客們還在那裏慌亂地握着椅背不知該坐何處的時候，他早已坐定了。

也許賓客們是這樣想的：「他竟如此饑餓嗎？」

最後，他們都坐下了。桌子前而坐著女主人，頭髮是留心地燙捲了而低垂在前額上的，眉毛是畫過了的，雙肘是突露着的；靠近她身傍，便是安特萊·依那替欺的高尙的

人形，帶着他那壯美的鬚鬚，灰色服裝，和白色背心。對面便是季斯立安郭夫，坐在他所搶到的挨近那洋囡囡似的棕髮婦人的坐位上。其他的賓客坐在桌子的兩旁。

姑母依然坐在屏風背後，因為她出來的機會早就在賓客來到時失掉了，而如今要是貿貿然走出來未免醜態畢露了；況且不論如何她的地位是不會有的。

那兩個不速之客碰巧坐在兩把較低的椅子上，因此祇有他們的頭是露出在桌上的；一個是禿頭的，另一個是蓬髮的。那叭喇狗坐得離後者不遠，不動地釘視着他，然後又注視他的女主人，也許是等待着信號。

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照例是不喝酒的，可是這一次他決定喝了。這在他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使博物館工作人員工人階級化的威嚇還記住在他心頭，而他却想要忘却牠；第二，因為他妻子找到了那電報收據而引起的難堪的印象必須要克服；第三，因為要使他對他的隣人更加勇敢。

顧善夫半倚在桌上，替婦人斟酒，同時這樣高聲地笑着，竟使隣人們都以爲宴會已經開始了。這使季斯立安郭夫分心了，他想那次中產階級婦人一定在安息地竊聽着一切

。也許這也就是隔板背後如此沉靜的原因了。

所有的婦人都喝伏特加酒；甚至於那洋囡囡似的棕髮婦人也是喝的；當季斯立安郭夫把酒瓶詢問似地提在她的酒杯上面時，她像一個同謀者似地微笑着領首應諾。

「我想我們會互相了解的，」季斯立安郭夫耳語地說，於是她親暱似地向他俯過頭去聽他有什麼要說，然後對他看了看微笑起來，彷彿回答說她是完全同意的。

季斯立安郭夫立即在桌下把腿移動一下，使她恰巧接觸他隣人的衣服，而使他能夠在伸手取食物的時候挨近她的身傍。在這種姿態之中，究竟他是否接觸到她，是不得而知的。

「這樣，同志們，」顧善夫說，豪爽地舉起他的酒杯來，同時半鞠着躬環視席間。

「我親愛的主人夫婦，允許我來感謝你們的美意，把我們聚在一起，使我們能夠在幾點鐘內忘却我們小小的煩惱以及一切討厭而懊喪的事情。你們的生活並不很精美，也許跟在這裏的任何人都一樣，」——（他又戲謔地鞠着躬向席間環視一遍）——「我願你們——」

「說話稍微輕一點，」季斯立安郭夫紅了臉說。「隔板後面什麼都可以聽到的。」
顧善夫驚惶地向牆壁看了一下，窒住而沉默了。

「喉嚨多壞呀；他咆哮得連全樓的人都可以聽到，」季斯立安郭夫想，故意把他的杯子碰着他鄰人的杯子，同時對她一看，意思是說她是一個奇異的婦人。

當他們開始伸手拿食物的時候，那陰鬱的賈拉霍夫恭維女主人，說牠有這麼多的白麵包而麵質又是這樣好。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回答說，這是因為姑母今天早晨五點鐘就去等在那裏所以有這樣白麵包。

談話立即與高彩烈地轉到糧食的問題，不過這時聲音已經放低了，然後又講到農民的地位，後來又把聲音放低到僅似耳語的程度而講到那進步的建設程序，同時講到「智識階級的大苦患」，可是講這句話時，他們是把聲音放得這樣地低，他們竟不得不俯身於桌上然後可以彼此聽清；一個旁觀者竟可以猜想他們在開着精神學討論會。同時季斯立安郭夫試欲以種種暗號使別人知道，他們一定不可以講到博物館裏的地位的問題。

「我們怎樣會熱心起來而以創造精神來工作呢，」安特萊·依那替斯耳語地說，「如

果現在的常權人祇注意工人而看待我們却像沒有我們似的。他們只是強迫我們工作而不讓我們對將來有什麼希望，但是他們雖然強迫我們工作却不能強迫我們創造。」

季斯立安郭夫繼續替他的鄰人斟滿了酒杯；她臉上浮起一陣紅暈來，而她那雙惺忪的媚眼愈形嬌美地映着。他的腿已經在桌子底下緊貼着她的了，而她却竟忍受而不敢抗拒。他似乎是被談話所攝住了，而同時他却全然專心於暱就洋囡囡似的棕髮婦人的羅曼史。

爲了表示他對於大家的話題的關心起見，他便援引着安特萊·依那替斯所謂不能強迫創造的一個意念，說道：

「有一句英國成語：『一只驢子可以牽到水畔去，却不能強迫牠喝水……』」

他說了就紅起臉來，而且驚惶似地沉默了，因爲坐在他近傍的顧善夫蹴了他一下，當他立起來拿酒瓶的時候。他是偶然誤蹴他的，抑或是爲了要以友誼的舉動勸他勿在衆人前多講話呢？這是難以說明的。

「因此你便得到了結果嗎？」安特萊·依那替欺說，驚異地看着他那突然沉默的主

人，「結果便是我們都自以為做着什麼工作，而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雖則我們是從早晨忙到夜裏的。我們都是這樣的——我祇要把工作做到不會使我入獄的程度就是了。」這就表示一大部份智識階級份子對於一切的冷談了。」

爲了要把話講得更低一點，他這樣低地俯首於桌上，他鬍鬚的尖頭竟接觸着他盆子裏的爛蛤的肉汁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看見了，可是不知怎樣告訴他，叫他不要把頭俯得這樣低。

「可怕的事情却是道德完全沒落，」她說，說到最後的一個字語，她把依那替欺的鬍鬚移開了他的碟子。「一個人不免要驚異起來對自己發問，在這樣短的時候以前還是莊嚴自重且有尊榮之心的人們現在怎樣了呢？什麼也沒有了；人人都祇爲自己着想，祇想怎樣去保全自己的肉體。」

「這是真的，十分真實的，」幾個聲音同時響出來。

受了大家對於她說話的贊同的鼓勵，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繼續說道：

「以前人們都有信仰可言，都信仰他們的思想，而且不願爲了任何事物而放棄牠，

這種理想主義，甚至於這種俠義精神和堅毅氣概的影子，現在還有一點嗎？尤其是男人。」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興奮地繼續說，把她面前的杯子推開了。「現在當權人——」

突然間，房間角裏有人窒息似地打了一個噴嚏。他們都戰慄起來，彼此一看。

這是那姑母，她不能遏制她那慣常在晚上發作的衰弱症，所以把鼻子擠住在被裏打起噴嚏來，意思是不讓別人聽到，或者也許因為她想要走出來。

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一時忘却了她在房裏，立即對客人解釋道：

「那是我的姑母，她有點不舒服，所以躺在床裏。」

那兩個不速之客整晚沒有說話，只是狠吞虎嚥地喫着，彷彿他們唯一的目的只是把肚子塞飽而已。當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稱讚他們的食量以為別的客人的模範而半帶譏刺地又給他們一塊火鷄肉的時候，他們默然無言地（他們的嘴早就塞滿了）舉起他們的碟子來而繼續掠取肉食。

「婦人也一樣，」願善夫說，因為某種理由而竊笑着。「我認識一個可敬的年青婦人，是好人家出身而且會講三國言語的。她的丈夫拋棄了她，讓她懷着孕而毫不顧慮。她

承應她的一個密友的請求，和他同到一個戲院裏去。後來生了小孩她便到法庭上去控告這個朋友，說他騙她上舞台上，因而要求他維持她的生活。」

「是的，這是可怕的，」幾個聲音說。

季斯立安郭夫對他的鄰人打斜聽了一眼，小心翼翼地機械地把他的腿移開了她的。她已經喝了幾杯伏特加酒了，雖然她那陰鬱的猴子似的丈夫。時常不快地看着她；她只是用遊蕩的眼睛向四周觀望，對着她面前的桌子微笑，她恍惚看見兩張桌子在那裏，其實她只是考驗着她自己的感情。

「我早已對我丈夫說過了，」愛倫娜·微克托洛佛娜說，「如果他離棄了我，我雖然要離開，却依然要保留我婦人的尊嚴。他不會聽到我的責備話。我會餓着肚子離開，從此依靠我的針綫來糊口，可是我不會拿他一個錢，也不拿他一點家具。」

「我們會馬上到你這裏來為你奔命，」所有的婦人說，於是她們俯過身來，碰着她的杯子。

當酒杯斟滿了的時候，談話普遍起來了；他們都談着，笑着，把酒溢出在桌布上，

強迫婦人們喝酒。

季斯立安郭夫感受到一種異常的快樂，對他自己和別的不快之感都已經過去了。他爲了某種理由不時走到那寫字檯前去對鏡顧盼。他那摸得很光亮的頭髮已經蓬鬆了，而他的眼睛則神情恍惚地蕩動着。這也給了他一種快感。他這樣地沉醉，還是第一次呢。

他的鄰人喝酒太多，所以感到不舒服。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帶她到浴室裏去，於是大家都向同一的方向走去了。有人說芥子粉在這種情形之中是很有用的。因爲人人都頭昏而且禁不住要動手了，那受苦者便立刻被用芥子粉塗滿了。然後他們又被另一件事物引誘過去，隨即躑躅踉蹌地走過走廊回進房來。季斯立安郭夫也跟他們走了一會，不過終於到了浴室來。

那洋囡囡似的婦人，被人離棄後，倚着牆站在那裏，一束髮髮是翻在頭頂了，而她的臉孔是塗滿着芥子粉。季斯立安郭夫握住了她的手；她一點也不回應他。她的眼睛是閉着的。於是，用神情恍惚的眼睛對門看了看，他抱住了吻她，緊貼着她的身體，同時他想着在這種情況中她到了明晨是不會記起什麼事來的。

然後他在牆角裏小心翼翼地扶了她起來，便翩然自去。

他在走廊上自言自語道：

「我的上帝！我們已經弄到什麼地步了呀……讓牠去罷……不是完全一樣嗎？」

他不知爲什麼鼻尖上有些癢。

客人們直到把酒喝完而天將破曉的時候才離去。

當他們走了的時候，季斯立安郭夫便到他妻子那裏去，說道：

「我並不把覆電的事情告訴你，因爲你一定要說：『你還來得及寫信的時候，爲什麼要這樣急，要化這許多錢呢？』」

「你這笨貨，我當時就想我們之間已經有欺騙的事情了，」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說。到了這時，她才記起來，她的姑母不但沒有用晚餐而且整晚不動地躲在屏風後面。

當季斯立安郭夫次晨醒過來的時候，他知道前夜種種興奮的感覺都已消失了，而另有一種更強烈的目前煩惱的感覺來替代牠了。關於這個預覺並沒有什麼神祕可言；這個預覺只是關聯着那天將在博物館裏舉行的那個集會罷了。

那天早晨是灰色而暗淡的；他的眼睛不舒服地瞟着，而他的心又不時沉下去停跳一下。

當他向浴室走去而在那等候的行列中占了第三位的時候，他聽到從廚房裏傳來的一片談話，這是鎖匠的妻子在說話：

「……知道怎麼辦，那就好了……」

「現今人們都不問怎麼辦了，」那次中產階級婦人的聲音回答道。

季斯立安郭夫知道他們在講着昨夜慶祝的事情，於是他的心又停跳了兩下。他突然感到一種強烈的欲望，要表現他受屈的感覺。他坐在他寫字檯旁，寫了一封信給阿爾加台：

「你要來了，這使我非常快樂。在這種艱難而無希望的時代，比任何別的時候，都

更需要一個朋友，一個可以把所有像重石一般沉於心頭而不能表現的情意都向他傾告的人。你所說關於信仰的說話在我最柔弱的地方刺激了我。而我的悲劇也就在於此。我的工作失落了，而新的活動是不足以鼓勵創造精神的。這種工作祇足以維持生存而已，而沒有信仰却不能生活。我盡心竭力地想使我能有所信仰，可是，同時又想到也許我所要

求的信仰並不是信仰而只是欺騙而已。又是那兩條路，而最後——還是空虛。任何一個觀察者都可以看到我是一個精悍的工人，可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雜亂無章的東西。我不耐煩地等着你。」

只要季斯立安郭夫知道，六個星期以後，在十月一日的悲劇發生以後，這封信將在公訴官手裏了，他當然不會寫這信的。

當他在大雨滂沱之中沿街走着的時候，人生似乎是這樣可怕地乏味，他竟不願看見任何事物了。

那裏有一座電車在駛行着，裏面裝滿着被雨水浸濕的行人，車頂上有雨水流下來落在一邊。一座篷車飛過去，當牠在不平的地點跳過的時候，牠把泥漿都濺了起來。道旁

的樹木，昨天還在秋日的清朗的陽光閃爍着的，現在悲哀地垂着梢頭，向路上浸濕的沙面滴下水來。

在某一口他看見一隻醜相的狗，在瀟氣中戰慄着，這是人生的殘酷無情的化身。可是牠依然生活着。爲什麼呢？

季斯立安郭夫在當時的心情之中，覺得能夠離羣索居，能不見任何人而祇在內心的世界裏生活，那是一種奇異的幸福。他一時甚至於想假使他就此失蹤了，愛倫娜·戴克托洛佛娜也不會知道，而這個思想他覺得也是可以安慰的。這樣一來，以前曾有過的愛情，也許還會在她心中覺醒過來呢。是的，愛情是有過的……他突然想起她還沒有說起那個洋囡囡似的婦人，這使他心頭怦然一跳。也許她覺得他是在危機之中，而之所以有如此的舉動，是因爲他深感失望，而不是因爲他輕浮善變的緣故。不論如何，不見她不見任何人，孑然一身地祇和他自己心中的伴侶生活，那總是好的。這樣一來，也許他還會得救呢。

看到他所慣見的一號電車停在博物館門外，他才記起那行將舉行的集會，而他在那

機關裏的職務將就此罷休，亦未可知……那末怎樣呢？

十

自從革命發動以後，在那新生的民國裏所有可能的工作是可以分成三類的。

對於每個性情和平的智識份子，最難承受的工作自然是武裝起來保護革命，或是聯絡民衆用宣傳的利具攻擊國內的反對勢力。

第二類，他許較可接受的，就是消極地推進革命，只要執行（一個人是不能避免實行的）新政府爲鞏固新制度而設計的方略。這純然是機械的自願的，因而並不和智識階級的道德律相衝突。蘇維埃大多技術的社會的以及銀行的機關裏的工作，就是這樣的，實在還可以說，除了少數例外，連稅務機關的工作也是如此的。人所以服務的原因，祇是因爲革命在當地找到了他；他自己並不強迫任何別人，並不強取別人的所有物或家具，並不使別人入獄，並不用文字或以身作則地勸別人護擁革命。

此外還有第一類的工作，那在各方面看來都是第一類的——這就是與革命漠不相關的

工作，直接間接都不幫助革命的，而同時却不但是合法的，且也為革命當局所維持且保護的。

保藏藝術品和古董的機關，其中的工作便是這樣的。

在這種機關裏工作的人，因為在智識階級代表的觀點上看來並未離開他們的原則，也不會抹殺過去許多了人類平等正義以及絕對否認暴力而殉難者的光榮，所以很覺得驕傲。他們在這種機關裏工作，可以感覺得他們並未染指於暴動的行為。因此，他們甚至於對於間接地容忍當局所用的暴力的人，也自然要卑視的。他們不但沒有用武力來成就革命，而且他們所做的工作還是為保存革命所要破壞的東西。

那是很自然的，因感興趣而來做這種工作的，大都是為藝術的目的而愛戴古董的人。無產階級比任何別的階級都不同情於古物。他們不能賞識牠們，可是聽說古物有保存之價值，他們起先讓那些喜歡並了解古物的人來處置牠們。他們在他們所了解的國家事業和生活之中已有充分的工作做了。

這事的結果便是這樣的：實際上所有其他的機關自從革命初年起便澈底平民化了，

僕役是被取消了，人們都是穿着骯髒的靴子和潮溼的外衣走進屋來，在地板上亂拋香煙頭，而且把革命前一切機關所特有的嚴肅的形式上的沉靜顛覆了。祇有保藏藝術品和古物的房屋，依然未曾被無產階級所侵入。

季斯立安郭夫在那裏工作的龐大的博物館，其中教堂似的沉靜和清潔依然存在，門口的地氈還在那裏，而且還有那莊嚴而威儀的司閘人，蕭久利。依凡諾維基，他對高級人員是尊敬而對低級人員是峻嚴的。對人的稱呼應該嚴格地準確而低級人對高級官員應該重視的那種慣例，還是存在而無變革。蕭久利。依凡諾維基不願任何雇員自己去掛大衣或者把跌下去的雨傘或手帕從地板上拾起來，他正像一個舊式的看護婦，對於良家出身的雇員們是認為有奉侍的責任的；他應該照顧他們，因為他們不知怎樣把衣服穿得正當；當他們自動手的時候，他覺得他是不該袖手旁觀的。

起先館長是一個貴族——一個瀟灑的受高等教育的人，以前是一個重要的地主。他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古董家。他對於雇員們的關係是和善而基於絕對的信任的。他也懂得怎樣裝出君子人的態度來；當他們走近他那軒敞而有厚地氈的書房來時，雇員們甚至於

感到一種畏懼的感覺，雖然這種感覺對於他們大多數人是愜意的，足以回憶舊時的。

在這裏工作的人們大都是被革命所感動的。他們已經習慣於蘇維埃制度且已加入了，他們已和當局的較高級的代表們成立了友誼的關係，而當局也因為他們過去的功績而尊重他們，認為新制度下的協作者。他們自己也自命為具有全權的公民；雖然當局凡事都有些奚落他們而祇對工人發言因而使他們頗感不快，但他們却以為這是新制度的不可缺少的俗例。實際上，蘇維埃的代表們對待他們比對待工人都親近；不論那種革命發生，智識階級似乎是「地中之鹽」，是有頭腦和智識的人，是常常占據高級地位的人。

中央博物館便是一個未曾被現實之浪所湮沒的小島，而當權者是和其他階級和平地住在那裏的，因此智識階級可以保存他們的階級意識，同時又以為自己是進步的有遠大膽志的，因為他們是居於首先接受新制度的人們中間的。

後來開始現出驚人的徵象來了；無產階級開始藉着他們全部的陣線而進攻了，他們開始侵入以前他們所未進入的機關裏來。報紙也開始指摘那些博物館，說是博物館是與革命毫不相關的人們的避難所。博物館職員改由工人代表充任的主張，即是報紙評論

的一般，原來各報紙都以為博物館內的工作方法與現代需要頗不相合，因為雇員們都是由外界混入的而且充其量亦不過竭力搜集多量的陳列品而已，至於此種陳列品，實在是無人愛顧的，所以他們只把那種地方造成一個老朽的古董貯藏所而並未把牠造成一個革命博物館。

舊館長被撤職後，一個新館長——普魯金同志——便委派了出來。他是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卒業於工人高等學校，且曾肄業於大學。新館長到職後，一批階級成見過深的雇員便被撤職了。後來又開始了一種有系統的甄別運動，而所有最有智識學問的人們——「地中之鹽」——都被解雇了。於是那些雇員開始覺得，島上已有軒然大波衝來而所有的「鹽」也難免浸溼了。

博物館裏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一個幾乎全由技術人員組織成的委員會，開會時智識階級的人們都到，他們初次到會時都是聳着肩而譏笑，預料着將有新的不相識的人物來演說了。

雖然大多數的智識階級份子覺得他們在數量上還是強有力的。雖然那裏還有可關人

以及待人接物應當拘謹的慣例，可是那充滿着這地方的新氣象却是很強烈地被感覺着的。

運動衫開始來代替禮服而出現了，赤足穿木屐，親暱地拍背，以及說出「他死了像臘腸一樣」和「不要亂叫」這一類要觸怒像瑪麗·拍佛洛佛娜那樣的高尚婦女의 俚俗語，這種種情形也接着發生了。

出身低微的工作人員對於這種事是不介意的，可是像瑪麗·拍佛洛佛娜那樣的雇員却真受苦了。

「他們來做什麼？我一句話也不懂！」她慣常總是那樣失望地說，雙手按着胸脯，帶着一種幾於恐怖的驚異看着她的同事們。

那些勤勉而堪尊敬的技術人員，以前知怎樣維持他們的地位；同事們以為自己是和善的主人而且有忠實謹慎親信的僕人來服侍他們，因此那些技術人員通常總是和藹的，溫文的，慈祥的；「馬莎·我的朋友，請你拿點茶來，」或者「依凡·依凡諾維基，請你把這些書拿開。」可是，一感到變動，他們自己也變了，而且幾乎要變成主人了。他們

這當然是低着頭在同事面前走過，這樣一來可以不必看到他們的眼睛而向他們鞠躬了；至於同事們呢，他們也想低下眼睛來，彷彿恐怕那些技術人員對視着他們走過去而並不鞠躬，這是醜陋的難堪的。要他們說出第一個招呼的字語來，似乎是很難的。

以前借書是須得某一個同事許可的；現在是有一個穿藍色圍裙和長靴的人專司其事的。究竟他在那裏專事簽定借書證的，抑或爲了審察智識階級的雇員是否盡責，那是不能斷定的。所有的同事們都開始經受不快之感了。有時他們的目光因沉思着什麼而游蕩着，於是忽然瞥見了那穿藍圍裙的人，這時他們便覺得他們的懶惰是被覺察了出來，而且要被記下來了；或者在這種時候，見了那穿藍圍裙人的目光，他們便改變了表情，彷彿他們所有的思想都是在工作上。

他們，不久以前原是意識自己的尊嚴的人，突然變得胆怯了，胆怯到這種程度，竟使他們的同事驚異起來，雖然他們自己也是胆怯的（雖然自己總不十分覺得胆怯）。革命的第三階段，階級爭鬥，在許多人看來，是比第一時期內所有的暴風雨都來得更可怖，那時他們倒可以躲到一邊來，等到風浪多少平靜了些的時候，然後搶先來接受新

制度。

他們都能記起來。預想新館長出現時，他們是感到怎樣的疑心，這在他們大多數人看來，便是那行將來到的災難的第一個確定的預兆——那就是他們逐漸被那聲勢高漲的無產階級所淘汰。他們見了他的長靴和藍褲都驚悸起來，因為這種服裝在他們的機關是不見慣的，尤其是在館長的辦事房裏。

他那死人似的峻嚴而凝住不動的玻璃眼睛，尤其使人人都驚駭起來。牠似乎融合了那活眼睛的和舊的表情。

普魯金一到便突然據身直前地走進了圖書室。他站在那裏，不是對視他們的臉孔，而可以說是俯視牠們，彷彿他在計算他前面有多少頭（雇員們有些進退維谷的樣子，不知站起來好還是繼續工作好）。然後，那新館長招呼了最近的一個同事，笨拙地彷彿委決不下似地伸手給他。然後，他借顧善夫周覽各個廳房，聽着他的解說。爲了某種原因，他在尼古拉一世的床和兩身盔甲前佇立了些時光。引起他對這些東西的注意的是什麼，那誰也不得而知。然後，他環顧了一下，彷彿找尋別的東西。

「古勃。」他突然說，對顧善夫看着。

「是的，」他說，不知道該用尊敬的口吻抑或譏刺的口吻。

回到他同事們那裏的時候，顧善夫便告訴他們說，那新館長竟使他驚異起來：他爲什麼特別注意尼古拉一世的床和盔甲呢？

當館長觀察廳房時，那些同事互相怔視了好久。後來，每當那新館長出現或說話時，他們總是互相敬視一下的，雖然他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可是當他講起工作人員必須平復化時，他們的對視另有一種神氣了。

他們的安全所以發生危險，（只要他們知道），其近因就是對於青年共產主義者運動的代表之固執的奚落。而在討論智識階級排斥工人階級份子的一次集會時，普魯金所以主講台說話的原因，也就在於此。

十一

正像一個要去考試的兒童一樣，季斯立安郭夫垂頭喪氣地走上了博物館的闊大的樓

梯，祇希望着不碰見新館長；他覺得對於新館長的關係正像對於一個師傅的一樣。他並不以為自己做錯了事，但碰見他的時候却覺得他一定已經有什麼過失了，雖然他已經和普魯金談過幾次話了。

他安然無事地到了房裏，帶着一種欣慰的感覺吻了瑪麗，拍佛洛佛娜的手；她像對待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那樣用一句法語招呼他，所以他更覺欣慰；他帶着一種特別的友愛的表情招呼那些前夜做他的賓客的人們。然後他走到參考書房裏去，心中依然恐怖着。

這時他碰見了普魯金，在尼古拉一世的廳房裏，全神貫注地環視着，彷彿他在考慮着他心中的某種計劃。季斯立安郭夫因為這不期然而然的相會而心悸了；他覺得不講話走過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停住了問道：

「你這樣仔細地考察着什麼東西呀，安特萊·柴哈洛維基？」

「你好嗎，季斯立安郭夫同志……我在考察什麼？啊，我剛才想到一件事，但是不能立刻發表意見。我想明白了就告訴你。在我想來，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我想你也

贊同罷，可是你的同事們，我却懷疑……」

他把臉孔轉向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雖然他的活眼睛是愉悅而好意的，那隻假眼睛却是可怕而嚴厲的。

普魯金爲了某種理由要在他與其他同事之間加以區別而說了這句話；這似乎突然地傳給了他一種生氣。

季斯立安郭夫很好奇想要知道，他的上司想的什麼，爲什麼他可以贊同，而他的同事們則不然；可是一種直覺的感想警告他不要追問，這種直覺的機敏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他的微笑使普魯金了解，他對於他的同事們的推測也許是近於中肯的，但他却並不湊上去追問底蘊。

每當他遇見普魯金時，雖然他有他的意志和內心的態度，他却似乎有一種見識，覺得什麼是應該說或不應該說的。這種見識也許是舊制度下朝臣們的特性。

第一次是這樣的：當時普魯金覺得自己是一個陌生人，孤獨在這地方，所以和季斯立安郭夫談了幾句話，用一種簡單的對同志似的口吻表示他的思想，這種口吻是那前任

館長所從未有過的，因為他不願忘却，他是——館長。

季斯立安郭夫對於普魯金原是有敵意的，正像對於一個存心斥退他的人一樣，聽了這種突兀的招呼却不免溫和起來而對他同情地回答了。從那時起普魯金就以爲季斯立安郭夫是一個思想和觀念與他相同的人；他和他隨便談話，正像他和在博物館裏工作的偵察員談話時一樣。

他變得比較泰然自若了的時候，他自然可以和博物館裏其他的人相契合，而且還可以在有機會的時候毫無顧慮地開除他們。但普魯金顯然已經把季斯立安郭夫從別的人中間挑選出來認爲例外的了。季斯立安郭夫正和一個得頭獎的學者有同樣的感覺。普魯金按照黨內的習慣稱呼他——季斯立安郭夫同志——而不稱爲黑包利門、季斯立安郭夫。這種稱呼在一個良善的共產黨員聽起來是觸犯人的；而季斯立安郭夫也並不因此而報顏，他反而很感激。這種感激在舊時也許要被稱爲「狗的快樂」，或者「搖尾乞憐」。智識階級的道德律是把對於「當權人」的親近關係這樣地解釋的；自然，季斯立安郭夫當時的感想是不值得因爲他的良心而加以更精細的區別的。

他用一種強烈的意志力停止了他頭腦中所開始的自審。

「沒有自己的人來共同工作是很困難的，」普魯金說依然站着而繼續環視那廳房。「而且，起先我什麼也不懂……可是，你看，他們怎樣斜視着我而想：『這裏有一個農人走進這些精緻的房間來了，正像一隻豬跑進一爿綢緞店裏來一樣。』他們對於我們同人也不很和善，他們竭其所能地想排斥他們。話雖如此，我們還得要看一下……今天我將召集一個會議；你將出席罷，季斯立安郭夫同志？」

「自然！自然！」季斯立安郭夫爲了某種原因而帶着驚惶的慌急回答說，同時心中想着，他原是一個蔑視一切威權的智識階級份子，這時却如此慌急而竭力裝腔，正像一個可憐的書記在一個將軍面前一樣。

「我看得出來，在這裏是智識階級占優勢的，」普魯金繼續說。「他們必須淘汰一些。今天我要把這個問題向他們提出來——在這裏誰是主人，是無產階級呢還是他們呢？」

普魯金挑選季斯立安郭夫當他的心腹而把他從他所有的同事們中間提拔出來，這是

怎麼一回事。這是一種妄念，抑或季斯立安郭夫有一種他自己所不覺察到的超羣拔萃的特點，使他能夠比其他大部份的智識階級雇員更接近無產階級。他不知道，可是在他看來，這正是不期而來的一線希望之光，在他那失望的心境的黑暗中閃過。

爲了要作某種的回答，季斯立安郭夫試欲設法替他的同事們辯護一下。

「自然他們是難了新時代精神的，他們似乎覺得迫他們實行的每種策略都祇能引起再壞的結果。這純然是智識階級的特性；但是你只要稍稍壓制他們，他們就讓步了。」
「確然，我正要壓制一下；凡是忍不住這種壓制的人，都可以請他們出去，好在時候還來得及。」

有人在走廊上經過那廳房。季斯立安郭夫回首顧盼，便見了顧善夫。他的心忤然沉了一下，同時想有人見他在和新館長談話（這也不是第一次），而人家也許要以爲他辜負了他們。

因爲這樣，他開始慌急了。

「什麼，你要去工作嗎？」普魯金問。

「是的，時候到了。」
「很好，你一定要來。」

十二

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急步到圖書室去。他要看看顧善夫是否在告訴他的同事們，他已經看見他——季斯立安郭夫——和新館長作友愛的談話。顧善夫是坐着。可是那陰鬱的賈拉霍夫却站在一隻裝寶貴陳列品的箱子近旁，正在對那兩個矮子講話，這兩個矮子就是前晚聚會中的不速之客。那禿頭的一個正在用一種興奮的低音講話，而賈拉霍夫則像他慣常那樣俯首望着地板而諦聽；那另一矮子正在聽着那禿頭的人所說的話，不時斜視着賈拉霍夫，彷彿要看他感想如何。

季斯立安郭夫進來後，他們繼續談了幾時，然後他們分散了。當賈拉霍夫向他的坐位走去時，他並不對季斯立安郭夫看一眼也不對他說話。這似乎突然變得可疑了：爲什麼談話正在他進來後完結呢？他們爲什麼低聲談話呢？爲什麼賈拉霍夫默然無言地在他

身旁走過呢？

自然，所有這些問題祇有一個簡單的回答。他們正在他進來時停止談話，因為他們遲早總要停止的。他們低聲談話，因為在圖書室裏談話慣常總是低聲的，而自從那穿藍套褲的人在那裏開始工作以後，他們比往前更低聲地談話了。賈拉霍夫默然無言地在他身旁走過，因為他平時就是一個寡言的人；雖然他有一次曾經請他來聚餐，也不能就此期望他一生都要感激他而對他謙恭得每次走過都要招呼他的。

這一切就是如此，可是，話雖這樣，在季斯立安郭夫想來，這一切似乎是可疑的。他不得不帶着他所拿的書籍回到參考室裏去，因為他所拿的書並不是他所需要的，可是他不敢出去，恐怕他們大家在他背後講話，而顧善夫要告訴大家說，說是他看見他和普魯金在一起而且還聽得最後的一句話；勸告普魯金壓制他們。

在廳房的門廊裏出現了馬斯洛夫，一個身高而面色犁黑的偵察員。他的神氣是很冷酷而甯靜的，因為他那雙會合在鼻梁上的直挺的濃黑的眉毛而愈加顯得冷酷。他那駭人的冷靜態度使人家厭惡他，而且使他看來像是當屬下那樣輕視着所有的雇員而以爲自己

是他們的上司。季斯立安郭夫尤其厭惡他：彷彿馬斯洛夫有一種權力使他不能安心地平常地看待他。

「同志們，預備好，」馬斯洛夫說，他用「同志們」的稱呼意思中多半是指着那穿藍套褲的人以及那兩個正在把一箱舊報紙拖過地板來的技術人員。

季斯立安郭夫爲了某種理由初次敢大胆地注視那偵察員，彷彿他沒有什麼要藏匿而已經預備站起身來，祇不過因爲要整理亂放在桌上的紙張，所以就攔了些時候。他退一下，意思是使他的同事們不會從他的急忙的行動上觀察出來，他正在勾結館長。當那偵察員離開了房間的時候，他熟思似地又坐了下來，開了一隻抽屜而開始翻閱一些紙張。實際上，他什麼文件也不看，而祇是爲了智識階級所謂禮貌而故意耽擱一下，所以他聽到了館長第一次呼聲並不跳起身來，並不在別人之前走出去。

自然，他不應該遷延過久，因爲這會使顧善夫更加疑惑而想：「他和館長祕密談話，後來他要出席會議的時候却假裝不理會，而且最後一個動身，表示他的反抗。」

後來祇有他孤獨留住了，這個事實使他真正驚惶起來。一羣人在他面前走過，與

奮地交談着，放低着聲音討論目前的情形；後來又有三人一起走過；於是他不得不跟着四個人同去，免得他使自己落後。

他曾經對自己說過，最可惡的事情就是：當一個人分成兩個自我的時候，他必須讓良心去決定一切。一旦決定了他的同情在那一方面而他的途徑又向着那一邊，那末就不再煩惱的事了。就目前的情形而論，他站在普魯金的一方面，因為他把他從所有其他的人中間挑選出來，而其他的人們甚至於昨晚做他的賓客的，也不和他談一句話，而且並不把他們對於他的思想表示出來。

從另一觀點說，假若普魯金的親近的態度突然表明純屬偶然而明天他忘却關於他的一切……那末怎樣呢？……

以前他担任他的職務時，只要他做着他的正當的工作，他總有一種清楚的內心判斷力，知道什麼是他應該做或不應該做的。如今他全然沒有判斷力了，只得觀察環境而定傾向那一方面以便保全他自己，這在一個觀察者可以從他臉上慌張而煩惱的表情中看出來，這張臉孔表示着一個人很恐懼而且已經全然失掉了他的毅力，雖然他時常竭力

想確定一種反抗的中心意志。他不得不到想到殘餘的人的尊嚴，自信他或許高超於一切。他甚至於要想到他的永生的心靈一定不怕那些不足計較的純屬外界的生活情形而要超越於其上。

對於他那永生的心靈的思想，在他平常的觀念中是一種頗新的念頭，因為他是一個不信任何永生不朽的意念的人；可是，正像一個病人嘗試了各種新藥而有時失望地仰求預言家一樣，現在他在無法自助的時候也想到他的靈魂了。

還有一種觀念也有幾時直正地寬慰過他：這個觀念告訴他，四周的一切都在毀滅中，因此他必須找一種東西來安慰自己，不論是什麼東西，這樣他可以不看見，不聽到，不感到，而正像烟火那樣漸漸熄滅，然後——一切都完了。這使他心中充滿了一種熱烈的滅亡的願望，但這種願望不會持久的。一旦他經歷着一種真正的震撼或者危險的感覺，那種願望便失其效用。

甚至於現在，當他走進那大會堂去參加會議的時候，他的心不勝煩厭地跳着，而他的騷亂的心情也覺察得出來，雖然他竭力防備着要隱藏他的感觸：先時他熟思地瞧着他

的雙手，然後他一頁一頁地翻閱他的雜記簿，很有意義地挺舉着他的眉毛而用鉛筆做着筆記，雖然並沒有事要記下來，而他只是把已經寫在那裏的字句重新抄寫罷了。

大會堂裏的佈置正像戲院裏一樣，地板從講台邊起是漸漸形成斜坡的；現在幾乎所有的長櫈都被佔據着了，而已坐的人們每當有人來到時便回首顧盼，眼睛跟着他看他挑選坐位，擦着坐着的人們的膝部而擠過身去，或者在衆目睽睽之下羞紅了臉而請求坐着的人們移動一下。

季斯立安郭夫覺得彷彿人人都仔細觀望他，看他坐在什麼地方。他想到普魯金對他的態度，便寬慰自己地想，他是問心無愧的，而且他已經決定了他應該同情那一方面，因此他可以隨意挑選坐位而毫無內疚。這種事情多半是影響到他的同事們而對他關係較少的。

講台上站着一張桌子，桌上蓋着一塊紅布。桌子後面坐着兩個共產黨偵察員——馬斯洛夫和那秀髮的邱列可夫，這個人帶着一種直率的表情，挺着眉毛而凝視着他面前的一張紙，而且不時用手扭他的襯衫的背部。

「那紅色的桌布是那裏弄來的啊？」季斯立安郭夫惡意地默想着。

準在四點鐘的時候，普魯金由邊門裏進來而走到了講台上；這時季斯立安郭夫感受一種愉快的感覺，正像一般人看到一個剛才和他談過親密話的熟識的人站在講台上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

普魯金一直走到他的椅子邊，正像一個主席走到人人都已入座的會場來時一樣；他一分鐘也不耽擱，對會集在那裏的人們並不環視一下，毫不分心地站定了幹正經事。

他向前俯着身，手掌按在桌上，剛要宣佈開會的時候，那秀髮的偵察員向他俯身過去，扭着他的襯衫的背部，遞過一張紙去給他看。馬斯洛夫走到普魯金的另一邊來，也對那張紙看一下。他們三人在那沉靜的聽衆前耳語地討論了一會。同時普魯金舉起眼來看那些坐滿人的長櫓，他的玻璃眼睛是峻嚴而不動的，而他的真眼睛却注意地向衆人的臉孔溜轉着，同時他的頭向一邊略俯，諦聽着馬斯洛夫的說話，邱列可夫想插入一句話，可是沒有機會。

季斯立安郭夫坐在那裏釘視着普魯金。彷彿希望他看見他坐在那裏而且知道他想要

碰見他的目光。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竟會覺得這樣自大，這樣泰然自如，而且這樣地輕視我們那些人，在辦公時間過後就把我們喚到這裏來，」背後一個同事向季斯立安郭夫俯過身來耳語地說。正在這時普魯金的目光找到了季斯立安郭夫，但他並不還答他一眼，同時對於他的同事的言論依然默不作聲，他只覺得背上有一種刺感，彷彿有人把一個尖刺插在他的肩胛骨裏了。

最後，普魯金揮手使那兩個偵探離去，手掌着桌子，俯身向前。會場裏寂然無聲了。

「同志們，」他說，然後等大家完全靜默。他的稱呼的意旨使得所有智識階級的雇員們互相瞟了一眼。

「我到這裏來工作，起先祇不過觀望一下。我要把我所觀察到的告訴你們。如果你們贊同我所說的話，那末讓我們來改變一下，雖然有一部份工作人員要起來反對。這一部份人員雖然數目很多，我們總要加以相當的減縮。」

前排的人們坐在那裏，惘然地怔視着面前，他們的神情似乎在說，既然召集他們來參加會議，他們只得坐在那裏，可是「一隻驢子可以牽到水畔，等等……」

後排的人聽了這句話都煩躁不安起來，猶如在針氈之上，而且有意義地向彼此瞟了一眼。

「我是從兩方面來考察的，」普魯金繼續說，全然不注意背後的騷動。「第一方面是關於工作本身的，這種工作在我看來是蘇維埃的一種羞恥。我們爲了科學而工作，可是這種科學是深藏於屋牆裏面，而永不會到民間去的。這種科學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

他停住了話，彷彿等待回答似的，可是前排的人們帶着同樣的表情坐在那裏，每個人都把目光凝視着一個地方，不管牠是桌子的腳或者桌布的流蘇，他們總是這樣地坐。

「我們儘管徵集，徵集，可是對於沒有功夫來看的工人這有什麼好處呢？那末我們陳列什麼呢？有什麼東西陳列呢？紗皇的床和古時的水瓶嗎？這些在革命前也有陳列出來的。」

季斯立安郭夫正在向四周環視，帶着一個無愧於心的人的冷漠的表情，他碰見了坐

在他後面的一個同事的目光，這是一個強壯的人，帶着禿頭和灰眉毛，他是這樣地驚愕，他的眉毛挺得這樣高，竟使他前額的瘦皮縮成小小的皺紋。他對季斯立安郭夫有意義地一看，可是他並不做歪臉還答他。

「現在我們必須考慮怎樣工作，怎樣陳列，」普魯金繼續說，這時那秀髮的邱列可夫，帶着一種活潑的贊同的表情，聽到每句話使用鉛筆在桌上彈一下，彷彿普魯金正在說出他所想的話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就是在我們這裏有一部份工作同志之間似乎有一種默契……」（季斯立安郭夫背後那個同事的稀疏的眉毛幾乎一直挺到額角上去）。「他們用種種方法來妨害新近進來的無產階級的工作同志以及他們的職務，他們並不以同志間所應有的互助和指導的態度來接近他們。他們自己却像老和尚撞鐘，過了辦公時間，一切都完結了。我們已有一月不開大會不去旅行了。人人都爲自己而生活。我們現在有一小部份年青的偵察員。我初來這裏的時候，一個偵察員也沒有。你們要替自己改變一下……」他突然說，不期然而然地向聽衆呼籲着，他玻璃眼睛底下的面頰顫抖着，「我們」

定要預備自己來改造！」他幾乎高叫着，用手在空中做着一種突然的手勢。

這時普魯金似乎失掉了他的思想的連貫，而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可是他依然繼續下去：

「工人階級按着牠自己的堅固的陣線前進着，他們知道怎樣把所有妨礙他們工作的進行的人們，把所有阻礙他前進而在本性上不會參加集團生活的人們排除出去。有人說我們沒有舊時的專家便不能工作，這幾乎把我們嚇走了。沒有他們還是要幹下去。一時也許我們要受損失，受一種大損失，可是將來我們會得到安慰，知道我們無須過於節省，因為這種錢是我們自己手裏用出去的。不是嗎？」

他又突然做手勢了。一大部份聽衆，偵察員和技術人員以及有幾個同事拍掌起來。另一部份，甚至於那些凝視着桌子腳和桌布的流蘇的人們，也恐懼地掉轉頭來，正像已經在前綫佈置好陣地的兵士們突然發覺自己被後方自己的同伴們射擊一樣。

「開頭必須任用十個『我們』這方面的人而開除幾個舊職員。」

他在他的椅子裏坐下來，還像平常那樣鎮靜，向會堂內泰然自若地環顧一遍，彷彿

他並沒有什麼。

然後他又跳起身來說：

「誰要發表意見？」

所有智識階級的人都沉默着。在這種沉靜中所能聽到的祇有瑪麗·柏佛洛佛娜的法國語；她向她的鄰人轉過來興奮地對她談話。

安得萊·伊那替欺站了起來。

在他那身高而端莊的姿態中有一種謙讓的尊嚴，同時也表露着一種要說什麼話的欲望，而這種話對於「館長同志」一定是不中聽的。

所有智識階級的人們都能從他的態度看到這一點，他們帶着騷亂的心情和好意彼此相看而等待他的說話。

他向衆人環顧一下，似乎預先覺得有人擁護他而說道：

「我們的新館長同志要把科學排除出去而強迫她在市場上工作……」

他停頓了一秒鐘。人人都等候着，祇是默然向彼此瞟了幾眼，而在他們的眼睛裏却

表示着他們欽佩他的勇氣而盡心同情於他的。

「這也許會像宣傳一樣有效，真可謂有火速之效，但真正的科學却因此而祇蒙不利，因為科學是一種漸進的程序，祇能慢慢地、清靜的環境中進步的。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科學的最高價值才能創造出來，證明出來。」

這時他似乎確信會場上所有智識階級的人都友愛地擁護着他，所以他並不回首顧盼，而祇向着講台陳說着繼續下去：

「我們也要注意，科學並不是合作商店裏的賬桌，」（偵察員邱列可夫正在一張紙寫上些計劃的，戰慄起來，要想跳起身來，可是他並不跳起來，只是寫了一條紙遞給普魯金。馬斯洛夫和普魯金毫無表示，安靜地凝視着面前，雖然有一種半驚慌半驕傲的耳語聲響遍了全個會場。）

「我說，不是合作商店裏的賬桌，」安得萊·伊那替默繼續說，「科學並不是一種可交換的證券。你不可以誤用個人。因為科學是尊重個性的。個性一旦被壓倒，結果對於科學是有極大的惡影響的。你可以建設隨便怎麼多的科學機關，」（他用手一揮）「隨你

怎樣爲牠們大吹大擂，可是這是不會增加科學的價值的。」

用着已變爲興奮的聲調說了這句話（他的雙手上下揮動着而他的衣鈕是顯然顫動的），他坐了下來。

一種傷促不安的默靜展開在會場內，安得萊·伊那替欺原是期望着，那些用眼睛來對他表示擁護和好意的人們狂熱地拍掌喝采而使會場內發着回聲，可是會場內並無回聲。

「邱列可夫同志，」普魯金說，把邱列可夫遞給他的紙條摺，「現在輪到你講話了」。

邱列可夫急忙站起來，彷彿他時刻都等着叫他說話的機會；他把他的工人外衣從背後拉一下，然後看了看主席，開始說道：

「我們剛才聽到一位沒落的智識階級的科學家的言論。他所供獻的意見是什麼？『不要把科學送到街上去』他說。那末到那裏去呢？到他們自己的書房裏去嗎？這個人全然沒有注意到那種新的運動，他所謂科學不是那新的運動所能接受的，是爲渺茫的將來而並不把必要的結果拿給民衆看的，而民衆呢，他們是願意自己去研究出來結果而不願

等待幾十年之後才看到『那些高等教士』拿出『逐漸』研究得來的結果……」

他安息地說出這番話來，總是回頭望着主席，彷彿詢問着他所說的是否正確，他說話的時間是否已完。

「我們對於『高等教士』們的關係已經完結了！」邱列可夫繼續說。「如果他們不了解時代的需要，我們要驅逐他們出去，而且，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把科學移到街上去。」

他說完了話，這樣突然地坐下來，竟使那些同情他的偵察員和技術人員以及一小部份年青的智識階級份子不覺得這時應該拍掌喝采了。過了幾秒鐘的沉靜，才回響起挑戰似勝利的拍掌聲。

普魯金站起來說：

「邱列可夫同志所說的話根本是不錯的，我想『兩』方面的人都已經根據他們的觀點發表了他們所有見解。我們對於這一切不再擴大討論了。大會是否願意通過這樣一個決議……」

「願意，願意，」有幾個聲音說，雖然前排的人依然是冷漠而頑固似的。

「……聽了普魯金同志關於改組博物館的報告以後，出席這次大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宣告，博物館的工作必須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原則根本改良。」

「在蘇維埃的科學機關裏決沒有逐步研究科學的餘地，決不容許不與現實並進的落後的科學。」

「我們要極端排斥不令我們需要的份子，」（智識階級的人慷慨地彼此相看）「他們敢站在唯心的立場上幹科學工作而違反蘇維埃科學機關的原意。」

「誰反對這個決議！」普魯金問，向會堂環視一遍，這一次不但他的玻璃眼睛連他的活眼睛也顯得峻厲的了。

會場內祇有沉靜

「這個決議就算無異議地通過了，」普魯金說。

七之目要

戲劇專號

本刊
第五期

熊佛西作：

（關於農民劇運底論文）

顧仲彝作：

（關於歐美小劇場運動的介紹）

王道源作：

（關於中國劇運前途之探討）

國際文壇情報

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週年紀念

景·深·

蘇聯大作家馬其辛·高爾基氏，他從一八九二年開始了著作生活以後，到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卻巧是四十週年。蘇聯政府為紀念這位代表了全世界廣大羣衆的作家之偉大功勳，特於斯日舉行盛大的慶祝會。會中同時發表以蘇聯政府最高榮譽之列甯獎狀賜給高氏，並決定將國立最高文學院改稱高爾基學院，莫斯科藝術劇場改稱高爾基劇場，此外尚有多數大學及專門學校亦將成立高爾基獎學金。與紀念慶祝同時，還有一部高爾基

彙集之出版，這是搜羅了高氏一生的作品而由國家出資付印的。二十六日下午，政府又明令改稱高氏的「誕生地」尼志那夫戈羅鎮為高爾基鎮，並設置高爾基文學獎金，以鼓勵蘇聯的新進作家。慶祝會的盛況，可謂絕無僅見；是日到會參加者，有蘇聯政府之領袖，蘇聯藝術界，文學界，戲劇界及各公共團體與工廠之代表，外國使館人員及外報記者。法著名作家巴比塞也親身來參加慶祝。當高爾基入場的時候，會眾似狂一般地歡呼着，首先，由加里甯代表黨與政府行開幕典禮；並向高氏致隆重的賀詞，其次政府代表斯台茲基演說高氏的生平及其作品，稱高氏為民衆奮鬥以及創造新世界的偉大作家。繼之伊凡諾夫代表蘇聯作家，巴比塞代表法國之勞動大衆及全體作家先後向高氏致賀。最後，高爾基在會眾極度熱烈的吶喊聲中，起立致答詞：先向會眾懇切致謝，嗣勉勵蘇聯青年應努力求智識；略謂只有知識纔能夠堅固青年對於真理之信仰，同時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必要工具云。同日晚間，莫斯科和列甯克拉之劇場，均上演高氏所著之劇本「夜店」。國家影片公司也把以高氏所作的小說改編而攝成的影片，於斯日公開放映。觀衆幾達二萬以上，可稱是從來所未有的盛況了。

高爾基的一生，都在難苦之中過來的，他做過鞋店裏的學徒，他當過輪船廚司的助手，此外如販賣神像，做路警，這些事情他全幹過。在一八九二年十月間，高爾基在蒂佛斯地方的「高加索日報」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著作「Makah Chudra」，此後，便開始了他的著作生涯，直到現在。高爾基對於俄國前後兩次的大革命，全在實力上有過切實的幫助，他之得到蘇聯政府的褒獎，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事。

蕭伯納等將組織文學會

景·深·

愛爾蘭老戲劇家蕭伯納，近與詩人白脫夏芝等將着手組織一個「愛爾蘭文學會」，欲以著作家集團的力量，向政府抗爭檢查出版物問題。該會是一純粹探討和批評文學的組合，基本委員須經蕭白二氏之選擇，普通會員則再由基本委員負責介紹，但會員總數最多不得過三十人。

年老詩人夏芝，對這組合曾經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我希望這組合多少能盡一些義務，希望能替愛爾蘭的著作界向政府抗爭關於出版物檢查以及其他種種的困難問題。」

……我們愛爾蘭眼前簡直可以說沒有一本批評的刊物，愛爾蘭的批評家寫了文章，只好送到英國刊物上去發表，這結果是把愛爾蘭作家的榮譽，全送給了英國的刊物。愛爾蘭人對於文學上的批評和主張，現在是非常薄弱的，一切都是期待着，追隨着英國，這是極不應該的事。英國誠然很歡迎愛爾蘭的作家，但一個民族總應該有一種自己底主張的。」此外，夏芝還希望在該會中定下一種獎金及獎勵會員榮譽的計劃，以為勸勉。這會現已籌備就緒，正在積極進行中，聽說全愛爾蘭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家都有入選之可能云。

幾本值得介紹的英國小說

時甫

(一)撒密薇兒俱絲特的「最後的熱情」(All Tassion Spent)——俱絲特女士是好以鄉村為背景來寫小說的，這一本也不出她的老窠臼。主人翁是一位八十八歲的沈夫人，她的丈夫曾任印度總督和英國首相，現以九十歲的高壽逝世，被葬于 Westminster 寺院。沈夫人生有四子二女，丈夫死後不應依她的子女過活，但她不願，乃攜一女僕至

Hampstead 賃一小屋，同兩個老頭子同居。後卒以年老去世，這就是全篇的故事，裏面關於風景和各人的個性都是寫得極成功的。

(二)喬治摩爾的「阿佛羅蒂脫在奧理斯」(Aphrodite in Aulis)——喬治摩爾這小說裏面的材料，是採用希臘柏理克勒斯時代(西歷紀元前四百餘年)的一段傳說，主人翁克伯倫是雅典一個魚商的兒子，爲人不務實際，只知夢想懷念着海倫，父親見他不務正業，把他趕將出去。他於是成了一個戲子。父親死後，他承繼遺產，頗有資斧。一個神向他的耳邊說：「到奧理斯去吧！到奧理斯去吧！」他於是到了奧理斯，不久，和造船匠奧唐斯的女兒比奧斯戀愛，本性盡改，乃從他的岳父經營船業，後生二子，一爲工程師，一爲彫刻家，都享有大名，克伯倫命他二子在奧理斯建一阿佛羅蒂脫(即愛神)廟，下部即說建廟，黜妻，和二子與墨拿撒加斯的女兒戀愛的故事，這本書有人評爲是摩爾最好的小說。所用的仍是「浪漫寫實主義」，有許多地方，確非如摩爾這樣的老手是寫不出來的。

(三)華波爾的「朱狄司巴黎」(Judith Paris)——這本書是華波爾的「棍徒哈理士」

(Rogue Herries) 的續集，同是以堪伯蘭 (Cumberland) 地方為背景，書中主要的事實是女子朱狄司的一生，她是佛蘭西斯哈理士和一流浪婦所生的女兒，自幼即由叔父大偉士代為撫養。這叔父比她大五十五歲，就是他最小的兒子也比她大五歲，為人只顧自己，不顧他人，朱狄司美髮明眸，尙屬清秀；惟性情剛強，萬事不肯下人，後與一法國少年戀愛，生一子，旋移居於倫敦及巴黎。少年後與人格鬥，身死，朱狄司即以飄泊度日。作者華波爾是一個著名的心理小說家，在這書裏格外用力，裏面寫哈理士一家的故事，幾乎每一章可另成一中篇小說。這雖是他的前作「棍徒哈理士」的續集，但結構方面是完全獨立的。

意大利百科全書將完成

時甫

歐洲各大國，幾無不有一極完備的百科全書。惟意大利的尙付闕如，直至五六年前，纔由上議院議員絲業大王托萊加尼 (Giovanni Treccani) 發起編輯，由大哲學家 Giovanni Gentile 主理，預算全書共三十六冊，另目錄一冊。第九冊已於最近出版。該

書材料豐富，編輯審慎，完成後或將為世界上第一部最好的百科全書呢！

法蘭西學會的兩個文學獎金

時 甫

凡稍留心法國文學的人，莫不知法國有個法蘭西學會。這學會每年發給的「文學大獎金」和「小說獎金」，是法國國內四大文學獎金中的兩個（其他兩個：一為「龔古爾獎金」，一為「快樂的婦人生活」）。「文學大獎金」從前曾給與羅曼羅蘭，諾露伊，伊沙魯，拉賽爾諸人；「小說獎金」曾給與裴諾亞，安里歐，穆里雅諸人，都是很難得到的，今年的這兩個獎金現在又已決定發給愛叔利野(Raymond Escholier)和蒲拉(Henri Pourrat)兩人了。

愛叔利野在法國文壇已不算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作者。他的小說「康德格里勒」曾使他得過一九二一年的「快樂的婦人生活獎金」，其後所作的「夜」尤為膾炙人口。他不只是小說家，同時並且是文藝批評家和歷史家。他的歷史家的氣質，我們於他的小說「當我們共謀時……」已可看到，等到「多米野」和「德拉克洛亞」二書出版，那就越發確定了，

他的關於文藝批評的書，如「雨果的勝利生活」和「藝術家雨果」都是我們這這大詩人所不可少的。

現在使他得到法蘭西學會「文學大獎金」的是一部叫做「愛草」的小說。這小說的故事本很簡單，主人翁是一位名字叫做薩濱的少女。這少女的家裏只有一個放蕩的父親和一個美麗的母親，旁無他人。有一天，一位少年到訪。這少年是薩濱的母親從前心愛過的一位朋友的兒子，形容清秀，言談漂亮，薩濱一見鍾情，少年未及商於他的父親，便和她訂了婚，但不知怎的，他後來為一飄泊婦的美麗所惑，竟至和她發生了祕密的戀愛，此事薩濱全不知道，這飄泊婦性情嫉妬，知少年與薩濱有未婚夫妻的關係，曾於某夜唆教她的兄弟謀害薩濱的父親，幸不成功。少年審知此事，但並不懷疑是他的情婦所為。不久，少年被他的父親召回，和一位有錢的女兒結婚。薩濱聆此消息，悲痛欲絕，那時她家裏已弄到喪家蕩產的地步，乃偕她的父母到國外謀生，十年後復成小康，此乃後話。——第一部份至此暫告一段落。第二部份假一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的口中述出。這女孩子的名字叫做密古，乃一著名的音樂家的私生子，母親已亡，寄養在她的外祖母家裏。

，她說：一天晚上，風雨交作，一位曾向薩濱求婚未遂叫做密吉勒的流浪子，把她帶到一棵大栗樹下，向她宣洩了薩濱未婚夫的祕密，那時他——薩濱的未婚夫——正抱着他的情婦在那裏避雨。「一閃閃的電光，把他們的形狀從黑夜裏送到我的眼前。」密吉勒一手握着她的手腕，重複地對她說：「這回事你不要對姑娘說呀！唉？你不要對姑娘說呀！」密古怕極了，因欲求脫身，只得答應：「是，是！」但她心裏想，如果薩濱將來還老是這樣傷心，可要不要把這事告訴她呢？……愛叔利野於此把那女孩子的矛盾心理寫得極好。此外這書裏所描寫的鄉間的風景，過聖誕節的情形等等也是不可多得的。

蒲拉是一個有名的鄉土小說家。他的小说老是用法國奧維尼（Auvergne）省做背景。奧維尼境內多山，各種神怪的故事特別豐富。蒲拉的小說也特別富於這種神怪的故事。他從前寫過一本「在三個山谷的草中」。現在使他出名的是一部名為「加斯巴在山中的勇敢，力量和濃厚」的小說。這小說共分四冊：第一冊叫做「加斯巴在山中」，第二冊「美麗的牧女」，第三冊「調情的幕屋」，第四冊「東方的塔」。四冊中的故事是相連的，現在簡單地把牠撮述如下：

鄉民格蘭希生有二子，長子往美洲經商，家擁巨資，次子與聖阿芒結婚後生有二女，寓居於舍尼拉伊附近的一個森林裏面。父親死後，二子重在故鄉相見。長子因無所出，乃聘四人作證，立下遺囑，將家產分給他兩個姪女。事後，長子重還美洲，留下家產契約一紙，但祕不告人。不知怎的，事爲當地匪徒所知。某夜，家人皆已外出，只留長女安妮瑪利在家看守。匪徒聆此消息，乃於更深人靜之際，結合四人到格蘭希家中，希圖搶劫。四人中先由一人進去，傾筐倒篋，俱無所得，正想出去叫他的同伴進來，而瑪利已醒。她知事不妙，乃陰步竊匪之後，同至大門，匪徒剛出了門口，瑪利出其不意，還把門關上。竊匪無法，乃囑她將他遺下的小刀還他，瑪利命他把手從門縫中伸入，將刀一剝，切下了手指三隻，匪徒負痛而遁，一家賴以安全。但瑪利自此事後，因畏匪徒報復，心常戚戚，幸有一表兄弟加斯巴，勇敢有力，願相幫助，心始稍安。未幾，歐戰事起。奧維尼省出男子三十萬，加斯巴也在其中。那時格蘭希已移居於一舊宮邸裏面，母親爲鬼魔所祟去世。不久，長子在美洲身故。次子因家產已將到手，乃欲乘機爲其長女。尋一佳耦，瑪利又因心中人加斯巴已出發前方，生死未卜，只得忍泣從之。婚禮後

，翌日，瑪利偕其新夫同至安貝。第二天，那男子把她引至一森林裏面，脫其左手手套示之，蓋即從前被她切去三指之匪徒也。瑪利無可奈何，被他綁在一棵樹上，用刀朝胸間戮了一下，幸當地神靈出來搭救，不致於死。九月後產一子，旋又被人劫去，後加斯巴戰後歸來，經過了不少的爭鬥殘戮，始能把瑪利救出於水火之中。其後次女波林也和一名叫華隆當的男子結了婚，伉儷甚篤，全篇故事就此了結。

蒲拉這小說的特點，是他自己所說的「怪異難以寫實」。其中故事的穿插，令人想起瑞典女小說家拉綺洛孚的 *Coستا Berling*。他們同是好以當地的傳說做小說的骨骼的。此小說出後，已把蒲拉一躍而成爲第一流的小說家了。

法國的近期出版物

時 甫

- (一) 馬西斯的「回憶錄」(*Evocations*)，內載法郎士，柏格森，貝居，巴萊，亞蘭，柏西沙里諸人的故事，乃研究法國近代文學一本最重要的書，出版處爲巴黎柏隆書店。
- (二) 哇萊荔的「現世界的觀察」(*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哇萊荔不只是

詩人，並且是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可于此書中明顯地看出。

(三)巴萊的「雜感錄」(Mes cahiers)，是巴萊的一種雜記，上自雨果，哥德，米夫烈，下至最近的諾靈伊，無所不談，關於音樂的也有一兩篇。

(四)紀得的「雜篇」(Divers)也是一種雜感錄，乃研究紀得的思想所不可少的書。

此外尚有莫洛亞的「相對論」和「屠格涅夫傳」兩書也是很重要的，但已有人介紹過，這裏是從略了。

營陣盾矛

325

一二一 小豬八戒案平議

豕·亥·

爲了「小豬八戒」這本小冊子，和「南華文藝」刊登婁子匡君底一篇「回教徒怎麼不吃豬肉」這點兒芝麻大的小事，竟然鬧得要封書局，停刊「南華文藝」，逮捕作者，此三事而猶嫌不足，甚至還有勞行政院頒發煌煌大令，說是：「回教人民爲中華民國重要之成份，翊贊黨國，勞跡昭著……不得稍存侮辱」云云，闕哉！闕哉！回教人民真可謂「八面威風」，聚天下所有的「大面子」於一臉矣！

誠然，信教是應該自由的，但是不信教却也不能說不准自由，是故信教者果可用文字來宣揚他所信仰的宗教，而不信教者也未嘗不可以用文字來宣揚他不信宗教的見解。更進而言之：假使今有兩人焉，其所信仰之宗教絕端

不同，甚且處於相反之地位，一旦各爲其教旨而發生文字上的爭執，則縱使有相互詆毀之處，亦應在「信教自由」之範圍內予以方便，蓋法律不外乎人情，決不能偏於某種勢力而法外生法也。然斯種論調，實與本文無關宏旨，良由今番「小豬八戒」與「南華文藝」之案件，既非信教與不信教之爭，亦非因信教不同而相互詆毀；初不過書局與作者「印著無心」，回教人民則明明「找錯有意」而已。「信教自由」等大道理，實在談不到之至！

有謂：「北新」與「南華」之有意無意，姑置不論，然其侮辱回教，已成無可逃避之事實。不錯，對於這種高見我們是不便有所反對的。但是要知道「北新」刊行「小豬八戒」，乃是編入民間故事叢書，而與「神話」等同視作幼年學生之課外讀物，婁子匡君的作品則很明顯地是屬於民俗學的考據文章。今以發行兒童讀物與寫作探討學術的文字而謂之「侮辱宗教」，甯有此理哉？世界人類之信仰基督教者可謂衆矣，而「耶穌爲瑪利亞的私生子，瑪利亞是娼婦」之說，時見刊於報章雜誌之中，我們却從未見過一個基督教徒認爲侮辱而出來信信不已的，豈基督教徒中竟無一人如回教人民之「知恥識羞」乎？况

復在中國境內，宗教林立，設佛道諸教均以這次回教事件為先例，則此後書局的刊物與作家的文稿中稍一涉及「釋伽牟尼」，或「老子」，勢必動輒被和尚道士所痛毆，所控告，我料中國的監獄縱使多過於住宅房屋，恐亦無法可收容這成千成萬的文字罪人（？）吧？

再進而言之：我們也未始不可依回教人民之見解而強指「北新」與「南華」為侮辱回教，然而「南華文藝」編者曾仲鳴固已一度登報道歉，北新書局則多方道歉之外，併九大塊櫺窗玻璃之損失都不敢一提，低心下首，作揖打恭，誠可謂賠盡全世界之大禮，但回教人民猶不能躊躇滿志；雖經第三者多方調停，尙堅欲實行封閉北新書局，逮捕作者婁子匡而後甘心，得寸進尺，回教人民未免有順風旗扯得過高之誚吧？

至於此次行政院聽信一面之辭，遽行下令發封「北新」，停刊「南華」，於理於情，均不能使人折服。夫國家之制定法律，適據以判斷民間之爭執，求事理之平衡。「北新」與「南華」如果確有侮辱回教之罪，亦應先由法院依法審判，法統尊嚴，何勞行政院如此「拾着鷄毛當令箭」而越俎代謀呢？或以為行政院之所以不經法律手續而逕下封閉與

停刊之令，實因「北新」與「南華」不僅侮辱回教，且有破壞五族共和之嫌，然則日人之侵滿，英人之侵藏，俄人之侵蒙，其破壞五族共和之罪孽，未必較「南華」「北新」之侮辱回教為輕，行政院為什麼不也來一查煌煌大令，着即嚴辦呢？臂膊灣出外，拳頭打進裏，這兩句不啻為中國之政治寫照也。

平心而論，北新書局與南華文藝縱有開罪回教之處，既經登報道歉，則其責任已盡，封閉，停刊，以及逮捕作者，均非法律範圍內應有之處分。深願回教人民們即此乘風轉舵，適可而止，而行政院亦應尊重司法，收回成命，則軒然大波，或可倖免於無形，否則，我恐全國之著作家與出版界，未必甘願忍受此種無咎之罪耳？

一三二 『手民之誤』？

秋濤

不多幾天以前，在某大黨報的社評上，發現到著「民約論」「懺悔錄」的盧梭，原來不是法國籍；是一位「德僑」。這是中國自命為「學者之流」的人，從來沒有說起過，我們許多熟知的朋友們，都在疑心着那位社評記者也許別有根據，真偽的判斷，是不敢昧

然的肯定，爲的是那位先生的文名太洪亮了。後來，聽說有一位平時歡喜看看書的某教授，真的寫信去就教於那位大記者，大意說：前天貴記者的社評，把盧梭誤作爲德儒，這是受完前期初級教育的小孩子所應該知道的事，貴記者是否另有根據，請有以教我。某記者的回答，聽說又乾脆，又巧妙，大約是這樣的；我們的手民，沒有受完前期的初級教育，先生！對不起！輕輕地把責任向手民的身上一推，成全了自己的驕傲。某教授頗覺得那位大記者的答覆，未免把學者的架子搭得過火了一點，就親自枉駕某黨報的排字房，遽然給他發現某大記者的原稿，清清楚楚地寫着德儒，德儒；——全篇用盧梭的地方，多至十餘處，都寫着德儒，德儒。無疑地，某大記者是肯定了盧梭的國籍了。某教授進一步的請教，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祇可憐，某大記者再也不能「振振有辭」地回答了！隔了好多天，在人們的注意力漸漸消失的時候，我們似乎才發現到在另一篇社評的末端，拖着一條短短的尾巴：大約是申明把盧梭錯認爲德儒，完全是「手民之誤」。手民！手民！功成不居，代人受過的手民呵！我被你們那種偉大的精神，深深地感動着了！

此外，在該大驚報的稱之爲「××公園」的副刊裏，來了一位專門「自拉自唱」的編者，那位先生真拉得起勁，唱得高興，可是，有沒有人聽得有趣，不免還是絕大的疑問。有人說：「儘管閉着眼睛拉，胡亂地唱，不至於沒有人興高彩烈地聽。飯是人吃，糞是狗吃的，竟有人焉，天生成狗一般的嗅覺，狗一般的味覺，狗一般的胃口，不能不拿「糞」來應付。」呵！這話是不錯的，原來那位編輯先生所以要不要煩地自拉自唱，並非「嘉惠士林」，實在是一片「推己及物」的苦心！

果然，在那位先生主編副刊的第二天，據他自拉自唱道；就有許多人來捧場，其中還有四十餘位年青的姑娘們呢。嘗了糞味而搖尾得意的狗，當然是有，不過，說是四十餘位年青的姑娘們也在得意之列，我可不相信。因爲僅僅是隔了一夜的工夫，那許多姑娘們決不會拜讀了編者先生的大著，放棄了『粉紅色的夢』都不想做，通宵達旦寫捧場信來恭維那位名編輯。這一件不近人情的苦差，就是那位名編輯的尊夫人，也是礙難照准的。也許，那位名編輯，拉唱得太熟昏了一點，精神感到極度的麻痺，一夢成熟，到第二天又要開始拉唱的時候，還沒有覺醒吧！

現在，那位先生拉唱得一天起勁一天了，像連珠砲似的妙文，竟是『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小區區覺得最刺心觸目的。有下列的兩句名言：『上而至於抗日剿匪，下而至於撒尿拉屎。』抗日剿匪，是多麼嚴重的一回事，這位名編輯竟獨創格調，和『撒尿拉屎』相提並唱起來，實在驚服他的天才，誠恐『曲高和寡』，不能不在聽衆之前，鄭重其事地介紹一下。

這位名編輯，自從自拉自唱以來，開口是摩登，閉口是摩登，一篇之中，至少來他幾十個摩登。有所謂『摩登天下之大登』，有所謂『女摩登，男摩登』，比到『德備盧梭』，更令人莫名其妙。如果把摩登當作現代講，那麼『現天下之大代』是什麼意思？『女現代，男現代』又是什麼意思？這些自拉自唱的高調，我們已經夠受了，求求你以後能不能從儉些呢？我的媽！大約是不可能吧！那麼我祇有謹敬地捧出我的至誠之心，祈禱你常常發生『曲高和寡，知音難得』之感，於自拉，自唱之下，再註明一個『自聽』，那真是阿彌陀佛，功德無量的事呵！我想，不至於沒有『自聽』兩個字，也許又是手民之誤吧！

一四黨紀與官箴

秋·濤·

這樣值得人們的大驚小怪，是好奇心的衝動吧，不，也許是一種研究的態度，我們的實業部長陳公博先生居然和南京夫子廟的歌女曹俊佩相提並論起來。這消息的流傳，真是速於置郵，大約京滬道上稍微留意一點新官場現形記的朋友們，是無人不知的了。其實，好比茶花女對亞芒所說的話：「人家也有過這樣的事。」而偏偏無人理會，惟獨對於陳公博部長這樣的關心，不知是什麼緣故？

如若說：做了實業部長，就不配和歌女曹俊佩發生關係，那真是少見多怪，簡直深中了封建思想的遺毒。革命的人是祇問目的，不擇手段的。抱那種陋見的人，在我們革命的陣營裏，趕快滾出去！不但主持「革命評論」的陳公博先生認為思想沒落，我想凡是對於陳先生的革命理論五體投地的同志們，無疑地，必把這些頭腦頑固的冬烘，提入於「反革命」之流吧！老實說：陳公博與曹俊佩，在某種作用和意義上，儘可以相列並論；而實業部長與陳公博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換句話說：陳公博是人，不是神，爲着人

生的需要，感着精子過剩的慘苦，偶然捕捉一個認為值得輸射一點精子的蓄精器，盡情發洩一回，或者解除一點煩鬱，無論在生理衛生上，人道主義上，天賦人權上，乃至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都是有充足的根據的。陳公博先生當然不能因為做了實業部長的緣故，就把這神聖的天賦人權燬滅掉。就是陳先生甘願爲着要做實業部長而預備下決心燬滅神聖的天賦人權；然而至少是損害人性的事，不可能，也不需要。我並不是替陳先生打不平，我的良知命令我，總覺得羅志希先生們，不必對陳先生那種合於「人性」的舉動，這樣鄭重其事地關懷和非難。陳先生自己更不必在上海小報上登了一篇「陳公博與曹俊佩」，師法黑格爾的辨證法，反覆曲折地說明自己「包則有之，打則未也」的理由。陳先生如無其事，不妨一笑置之；即有其事，我認爲這種辨證法，也是多餘的。

有人說：「陳先生是現任的中央實業部長，假定，陳先生果與曹俊佩有什麼關係，雖在無論什麼立場上，都講得通；但於領導實業部同志方面——即所謂「官箴」方面，總不免是遺憾。凡事在表面上似乎總應該虛偽一點，因為現代的中國，隨處是用得着虛偽的，虛偽就是利益，至少，在此刻還是天經地義。」這些話不能說毫無理由。可是，

我認爲把這些話來責備陳先生的，並沒有能瞭解陳先生。陳先生從前在「革命評論」上，祇說起「黨紀」，從未曾討論到「官箴」。大約陳先生的革命理論，但求「黨紀」有辦法，黨紀先生們有辦法，陳先生的革命就算成功了，講什麼官箴不官箴呢？

從前，南京夫子廟的歌女，見了一個普通熟識的客人，還能打一個似誠意非誠意的招呼，現在自從一般大人先生們熱烈地捧場以來，把架子都搭得十足了。記者有一天在夫子廟的一家酒家喝悶酒，隔座就有一位飽經患難的朋友在那裏對着他的同伴叫苦：「他媽的，現在夫子廟的一班騷姐兒，都瞧不起我們了。前天我在馬路上會見了曹俊佩，我把身體屈到九十度以上向她行了一個像外交官接見外賓的禮節，她却裝做沒有看見似的跑過去了。」言下，寄托着十二萬分的憤慨。於此，我又聯想到一個 Conclusion。許多大人先生們都不屑屈尊和那般騷姐兒廝混，直接就是阻隔着一般苦朋友的出路，在人情上當然是說不過去；然而在事實上，把那些騷姐兒的價格抬高一點，請那般苦朋友們服服帖帖在辦公室裏多做一點工作，節省一些把血汗交換來的錢，不必胡思亂想，未嘗不是那般大人先生們一種整頓「官箴」的苦肉計。所以陳公博部長與曹俊佩如果真有一包

則有之，打則未也」的事實，我覺得對於實業部的「官箴」，祇有利益，絕對沒有妨害的。

一五 讀論語

秋 濤

林語堂先生主編的「論語」出世了。這是在現代出版界以提倡「幽默」為職志的刊物。「幽默」在「論語」裏的確是充分地暴露着了。據論語社同人說：「論語」的緣起，沒有宣傳什麼主義，豈敢持什麼主張，祇不過是同人中有一位死了丈母，這刊物便根據着這一點理由而發行了。

「同人中有一位死了丈母，」和「論語」的必然要根據着這一個理由而發行，我們不懂得究竟是什麼理由；以言「幽默」真是夠「幽默」了。在「論語」的開篇，就是行政院的人選問題，意思是速汪先生的駕；學者會議中，似乎遺漏了林語堂先生，就不免有蚊子釘象鼻之誚。僅僅是右經兩章，我們便覺得「論語」的問世，其緣起恐怕不只是「同人中有一位死了丈母。」

提起了錢，「論語」這刊物，就以創刊的特大號而論，據老於靠着辦刊物拿津貼的

朋友說：實際用不得多少錢。以後，如果按照論語社同人所堅持的每期決不多於少於三十二頁的數目，那更用不得多少錢。論語社先生們即不在緣起裏鄭重其事地提起了錢，讀者，尤其是小區區，斷不至於懷疑到先生們有向任何一位後台拿津貼的嫌疑。林子曰：「凡人做事，都應該有個理由。豈可做事，而自己莫名其妙？」真是「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各節而言」了！

「幽默」，是文學中的一種風格，諷刺，滑稽，是少不了的；但並不是盡了諷刺，滑稽之能事，就算達到「幽默」之極緻。「幽默」，是滴滴的心泉，走心坎裏自然流露出來的音樂。「幽默」，是從人類的側面，背面，透出生活的矛盾，把握人類整個的弱點。「幽默」，是在冰冷的嚴酷的雪地裏開放着的經久耐寒的花朵。讀着「幽默」的文字，如嚼橄欖，雖然澀嘴，澀中夾着甘味。「幽默」是天才，是觸機即發的；是先天的遺傳，不是後天的得着性，更不是勉強學習，模仿所能成功的。「幽默」的文字，在此刻是最時髦，大家都在學習這一派的作風，可是，有些人限於天才和識力，就流於淺薄的滑稽。甚至，竟有人把小丑的說白，潑婦罵街似的口吻，也當作是「幽默」的。這樣

，「幽默」的文字似乎太容易寫了。

現在，以「論語」的特大號所包含的幾個作家而論，林語堂先生是有一點「幽默」的天才的。那篇緣起，定是林先生的大筆。不過，美中不足的，就是把辭意太牽強地附會着「論語」裏的成語了。（這「論語」是孔子的「論語」，不是林子的「論語」）要是專用這一類的筆意，就有點像打燈迷，淺薄而且無聊。尤其令人討厭的，是把某某人象徵子路，某某人比做曾子，某某人象徵子貢，某某人比做顏回，某某人象徵某某，這於「幽默」有沒有關係？我在疑問着。也許在作者中表示十足的「玩世不恭」的意味，其實呢，祇是脫胎於小孩子們「捉曹操」的玩意兒而已。不算是一種「幽默」的創調。

「幽默」是自然的妙語，林先生裝腕做勢，太過了一點分，反使我們「快不快樂，認爲一無所獲，廢然而返了。」

深刻地說出事實的真相，而以冷言雋語描寫或口述的，是屬於「幽默」的一流。近代文藝家儘可高唱爲文藝而文藝，可是，「幽默」的作家，決不能「爲幽默而幽默」爲幽默而幽默，往往拋開了事實的真相，不能入木三分，則所寫的，所說的，不是「幽默」

，都是廢話罷了。我希望「論語」的作者，不要犯着這種普遍的毛病。

在一部「論語」中，我最愛看林先生的「有不為齊隨筆」。把蕭伯訥，王爾德，赫理斯諸人的逸事，寫得多麼「幽默」，多麼有趣啊！孔子的「論語」，原是述而不作的。我祈求林子的「論語」，以後也是多述，少作。

一六 畜牲文學的借尸還魂

予·展·

在文學的頭頂加上「畜牲」這兩個字，也許是一種創見吧？其實，不然。這裏所說的「畜牲文學」，即是通常被人稱作「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等流的總合名稱；也就是周瘦鵬，嚴獨鶴，徐枕亞，姚蘇鳳，張恨水，許嘯天，以及最近在中央日報底「中央公園」裏「自拉自唱」的天冰先生之流的新頭銜。然則這「畜牲」兩字是有什麼根據？包含些什麼意義？這是不不能不加以說明的。仿一句「畜牲文學」口吻來說，便是「釋題」。蓋名不正則言不順，釋題適所以正名也。

文學，是人類意識的表現，是人底社會之一切的反映。是故在無論任何的文學作品

中，都應該有到各種不同的人底思想，人底形態；換句話講，也就是應該有點「人氣」。反之，其不能成爲「文學作品」是無可疑義的，即使你「自高身價」，或者是讀者們肯把你「從輕發落」，然而終究結底，至少你總不會是人底文學。譬如，周瘦鷗，嚴獨鶴這兩個東西，我們對於他本身的人的條件之是否完備這一點，根本尙屬疑問。他們日常的生活是嫖妓女，拜老頭子，捧坤角；：照例要他們寫點「新九尾龜」之類的流氓嫖經是最高妙不過的，但是「拾正路而不由」，他們偏偏要老起臉皮來寫什麼「言情小說」，於是表兄必須戀愛表妹啊，求婚的時候，男人一定要跪下來啊，而且公子必落難而後中狀元，小姐定情則又無疑的要在後花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請問這樣荒謬絕倫的「言情小說」，還會有一點之微的「人氣」不？然而「人氣」儘管沒有，他們却還是「自高身價」的得意着，而且確實還有不少盲目的讀者們願意將他們「從輕發落」的。——大約這些所謂讀者們，也就的「畜性文學」眼前能夠借尸還魂的一點原素。

作品既無「人氣」，其爲非人的文學可知。名之「畜性文學」，誰曰不宜？

「畜性文學」在一方面雖然蒙幾個盲目的讀者「從輕發落」，但時代是絕對不肯放過這

些「非人」的，「反時代」的作品。因此「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學革命」底巨浪，立刻把這批沒有「人氣」的「畜牲文學」淹沒了一大半。爲什麼不把他們整個地毀滅了呢？這問題是大得不能在這篇短文裏討論的了，有機會時，當再單獨提出討論。自然，誰都知道，倘使當時能夠整個地把「畜牲文學」毀滅了的話，如今這「借尸還魂」的事情也決不會有的了。

一點不誇張，這半年來的「畜牲文學」確實是在「還魂」了；承繼着「禮拜六」，「紅玫瑰」底形式與氣質的「珊瑚」，「萬歲」之類的定期刊之產出，張恨水的「啼笑姻緣」暢銷到數萬冊，甚至於攝成電影，許嘯天在專門登載裸體女人照相的「紅蕩」上大談其文學理論，姚廣變化名的蘇鳳在民國日報的「閒話」裏做了很多的「豆腐乾詩」之後，如今又一腳踏進晨報館，居然也拖住洪深先生談起「每日電影」來了，此外還有中國國民黨唯一的黨報底「中央公園裏」，也撞進了這位「畜牲文學」的私生子天冰先生，化去每月一百數十元的「黨幣」，請他每天「自拉自唱」，外加用四號鉛字排出些「卽席口占」「登樓有感」等類的五言七絕，甚至四週還用「花邊」。這些，還不是「畜牲文學」借尸還魂的鐵證嗎？

「還魂」是必需「借尸」的，假使無「尸」，「魂」也就無從「還」起。所以我們如果要防止「畜牲文學」的「還魂」，首一下，便應該殲滅這些死尸。在南京而欲為南京的文壇謀，則至少我們要殲滅天沐先生。想到這幾年來國民黨的查禁反動刊物，真可謂雷厲風行，漪歎！盛哉！然而在唯一的黨報底副刊裏，却徧徧容留着這樣一位「非人」的，「反時代」的「畜牲文學」底私生子，嗚呼！

一七 「笑林廣記」補遺

予·展·

應該倒數回去十年的光景，那時我還不過纔進中學唸書，年紀輕，人總免不了有點兒默氣。記不清是聽了那一位同學的「缺德話」；據說笑是有益衛生的事情，倘能每天平均大笑三次，其人必身心健康。不料這位同學是「言者無心」，而我這個帶有幾份默氣的年青人却「聽者有意」了，於是東奔西走，想找到一些笑的資料與方法，雖歷三晝夜而無所得。漸於無意中自舊書攤上購得通益書局出版之「笑林廣記」一冊，歸而讀之，大笑不已，蓋此書遍載上下古今之奇談，盡紀東西中外之笑話，包羅萬笑，無笑不備。果真笑

而有益衛生，則此書誠可謂「衛生寶庫」矣。其後年事漸長，獸氣稍減，對於此種似是而非的鬼話，遠不若昔年之相信，獨於「笑林廣記」一書，則仍時現腦海之中，滿以為天下笑話已盡在其中了。雖說我也明知「笑話年年有」，然欲求甚於此書所載之笑話，豈弗難哉？

萬不料自一九三〇年以還，中國之所謂文壇也，士林也，笑話百出，多難勝數。茲僅就記憶所及，臚列于后，並名之曰「笑林廣記補遺」，蓋欲以狗尾去接前人之貂屁股也。此外是別無他意！別無他意！

(1) ××月刊之編者，是一個不會寫文章而偏愛寫文章的角色。某次作一短篇小說，其中描寫太陽的一段文字，有「暖和的太陽，照過金姐的臉，照過銀姐的衣裳，也照過……」等妙句，蓋直抄襲明暉之「可憐的秋香」也。

(2) 有一位慣槍桿的傢伙，忽然心血來潮，以為拿筆桿一定會比拿槍桿容易些，隨毅然草一文學理論，登載某月刊。但是，濫竽充數倒底是充不過去的；毛病一出便出大了，這傢伙說：「日本作家莫泊三……」。

(3) 「文藝新聞」曾經另闢一欄詩歌版，有一期登了一首「普羅」得不見天日的詩，是描寫着黃浦灘的碼頭小工和坐在「沙利文」吃大餐的老爺們之對照。那位普羅詩人要碼頭小工們這樣喊：「杭育！杭育，他們吃我們的卵啊！」大約這種「階級鬥爭的意識」是最「準確」不過的了。該詩人之姓名不詳，實是莫大之憾事。

(4) 去年，中央日報有一位副刊編者，曾把大詩人歌德稱作「法國作家」，今年該報的社評中又來了一個「德儒羅梭」。送出了一個詩人，却又拖進了一位學者，收付抵充，剛巧無欠無存。

(5) 南京有一位連馬克斯這個字的拚法都不知道的作家，曾發表過如下的宏論：「什麼叫做『一元論』呢？因為蘇俄的幣制是以一塊洋錢為本位的……」。他竟忘記了蘇俄是用「盧布」的。

(6) 晨報晚刊「新夜報」底報屁股，名叫「淞濱夜談」。某日登了一首新詩，中有「奏梵峨之鈴」一句，足與「西班牙」，「美麗而堅」，「英吉其利」等名句並存千古。

(7) 留法大文學家華林先生，主張將C.P.譯作「佳妃」，因為「咖啡」兩字，遠

不及「佳妃」之「美」也。但上海冠生園有一種「太妃糖」，顧名思義，不外是「咖啡糖」之別號，然「太」字含有老的意思，似乎也遠不及「佳」字之「佳」。

(8) 有人將組織法西斯黨的謠言播滿了全中國之後，一班慣做投機交易的文士們，頗多棄文學作品不寫而從事於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文章者。於是南京××月刊便來了這樣一段至高無上的「法西斯主義ABC」，文曰：「所謂法西斯蒂者，是一些穿了黑衣服的人，手裏各執一棒，棒之一端繫一形似斧頭的東西……」

(9) 某大黨報之副刊編輯，曾將「出人頭地」寫作「出人投地」。於是有人對他這樣說：「出人投地之的「投」字，應該是「頭」而非「投」，不然，先生豈非在「出」生於「人」世之後，而又復「投」進「地」中去了嗎？」

一八 官與藝術之聯繫

予·展·

若說：官與藝術會發生聯繫，在中國，這事情至少是應該被認作「荒天下之大唐」，「滑世界之巨稽」的莫大笑話。其理無他，蓋中國從皇帝伯伯的朝廷沿革到大總統的政

府，其設置文武百官之詣，全然與圈定金銀礦位無兩樣。是做官者只要拚命去發掘金銀，即已盡忠職守，別的鳥事，儘可不管又不管也。做官底目的既只是發掘金銀，則出產較多之礦，當然大家趨之若鶩；出產不多的礦是不用說，一定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至於無產可出之礦，其根本無人顧問，固已不問可知矣！

藝術者，便是一個毫無出產的礦也。無出產的礦是沒人光降的，所以前清的皇帝就不設置藝術官，到了民國的總統也不設置藝術官，這些，皆由於皇帝與總統之類的人物俱有八寶玲瓏之心；非凡人所可比喻，他們深知這種無出產的藝術礦是大可不必設官的；蓋設了官而沒人做，等於不設，縱使有人做而無所出產，還是等於不設，設而等於不設的官，請問設他幹嗎？

「不設，不設……朕與其設置這種毫無出產，無人做的藝術官，毋甯多添幾個太監名額，倒很可以安插三宮六院諸嬪妃的幾個副牌國舅哩。不設，不設……欽此！」

皇帝龍顏十分不快活地這樣說。

「不設，不設……本大總統與其設置這種無捐可徵，無人顧問的藝術官，遠不如

到各省各縣去設置幾處蠶捐局，倒大可選拔內親外戚中之幹材，使其爲民衆謀幸福，共奠吾五族共和之國基。不設，不設……仰即遵照，毋違切切！」大總統撚鬚作不怡之色，這樣講。

這樣一來，隱致中國的官與藝術，好像兩隻耳朵之長在頭的左右，便一生一世都不見面了。

但是久而久之，中國人之想做官者是日增月盛，而金銀鐵雖經政府當局竭力尋覓，實在無法可設。這樣，到了一九三二年之冬，中國的官終於開空前之新紀元而與藝術發生初次的聯繫，此即上海市長吳鐵城替我們「中國文藝復興大師」兼「當代畫宗」又兼「藝術叛徒」的劉海粟先生主辦歐游作品展覽會是也。

據說：這位「當代畫宗」劉先生真是一位驚天動地，通中貫西的大得無可再大的藝術家，他做過美術專門學校的校長，和孫馨帥辯論過「模特兒」，並且還到過號稱世界「藝術之宮」的巴黎，單是到巴黎還不夠光榮，於是不惜化去幾十萬的法國高等大菜費，賄賂那些法國藝術官去請求法國政府來買他的畫，以便回國時可以榮任復興中國文藝的

大師。有志者事竟成，劉「畫宗」終以一張「盧聖優之雪」，換得了成堆的佛郎而歸。消息傳到祖國，中國的官便欣然而起，以為劉「大師」既經法國官如此看重，身為中國官者豈可等閒視之，況劉「畫宗」身上雖無金銀之礦，至少總可以用法國之佛郎去換中國的酒席來請客，歡敘幾回，此官辦的劉「畫宗」歐游作品展覽會便開幕了。

事後，頗有人詬病我們這位「中國文藝復興之大師」的無聊，但我總覺得這和詬病皇帝之添設太監，總統之設立糞捐局是一樣的大可不必。

中國的官已經開始和藝術發生聯繫了，而且中國文藝復興的大業，也已經由法國的藝術官派定劉「大師」來負責了。說不定將來還會從「官辦藝術」進展到設置「藝術官」哩。

「設置儘管設置可也，但切勿和太監，糞捐局一樣，那就功德無量了。」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一九 國難篇

予·展·

國，就是國家。難，即是倒霉事情之簡便稱呼也。國難者，意思就是國家碰到了倒霉事情之謂耳。

比仿，從那裏比仿起呢？就比仿說是一個家庭吧，一旦突然死掉了七十八歲的老太爺，或者是被賊偷，或者是火燒，或者是小少爺被綁，或者是少奶奶難產，諸似此類，只要有一件發生，已不勝其倒霉，如果接二連三，源源不絕地發生，則這個家庭勢必「土地」出走，「灶君」昇天，一敗墮地而不可修拾矣。此雖僅就一家之難而言，但國家又何獨不然呢？

你以為「然」嗎？不，國家與家庭到底是有點兒分別的。比仿；又要比仿了：就說一個家庭中死了老太爺，做兒子媳婦的無論如何混蛋，總不致以「家難」為名而坐在那裏大打其牌。或者不幸在半夜裏蒙上君子光降，甚而至於火燒，那末作算那家的主人翁全無心肝，也不致懸燈結彩，發出大紅帖子去請親戚朋友們「闔第光臨」的。

然而，一個國家有了難可就不同啦！你看，咱們大中華民國自從發生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的雙料國難以來，張家大少爺學良是穩坐在北平城裏遙看義勇軍血戰而努

力於「兩打」工作——打嗎啡針，打考爾夫球，胡老前輩漢民是消遙香港而主張「共赴國難」，汪院長精衛則爲了憂慮國難而弄出尿中帶糖的毛病，只好遠涉重洋到德國去就醫，此外還有一位戴先生季陶，因不忍國土之被賊邦凌夷，竟至帶髮入寶華山誦經救國。袞袞諸要人，雖口口聲聲說「共赴國難」，結果却一個個分道揚塵，各自爲政，「赴」既不「共」，「國難」當然也不會自動撤退的了。

至於全國民衆，對於國難之態度與行動，也是方法不同；形式各異；年青朋友之有戀人而無洋錢結婚者，便推說「國難期間，儀式從簡」，只在報上登一條啓事，就此實行同居。銀行裏的夥計虧用了大宗公款，無法彌補，便推說「國難日深，只好以一死驚醒國人」，就在旅館裏吞下安眠劑，自殺完結。欠債不還的傢伙撞見了債主時，立刻愁眉苦臉，說是：「國難期間，經濟困難。所該會款，緩日奉還！」語畢便掉首而去。客齋鬼被朋友硬敲竹槓看電影時，馬上聲言厲色，說是：「國難期間，吾人方痛哭流涕之不暇，何來閒情逸致？陪汝等去看影戲。錢是小事，良心是大問題耳。」輕輕數句，就此推開。他若各學校團體則開所謂「國難游藝大會」，商店則舉行所謂「國難大減價」凡此

種種，要皆福至心靈，借「國難」之美名而各行其自私的方便而已。

除上述之外，尚有兩種人對於國難是抱着好惡並施的矛盾心理，即二房東與機關職員是也。蓋前者在向三房客收房錢時是希望國難縮短，對大房東付房錢時則又希望國難延長。而後者在付房錢時是唯恐國難之完結，領薪水時則痛恨國難之廢績，弄得啼笑皆非，左右為難，此輩誠可謂受國難之累不淺矣！

國難！國難！中國人不知有多少好事，壞事，均借汝之名而行之。長此以往，吾恐從吃飯以至出恭，將無一而不以國難增損之矣。然則始作「國難」之俑者，豈尚有後乎？於戲！

編輯後記

子 農

因為突然遭遇了意外的壓逼，以及我個人之重病月餘，竟使本刊脫期四個多月。在此期間，讀者的謾罵，同行的造謠，仁人君子的嘲笑，形形式式，簡直把我們出版社的幾個負責人逼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至此，我們纔知道辦刊物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也是非吃虧不可的。當然，我們還能夠說些什麼呢？脫期，這已經是莫大的罪孽了，除掉向讀者賠禮求恕之外，無別話。

然而有一點，我們却不能不聲明：「矛盾」夙來就不是一本以不脫期為誇耀的刊物，

理由是與其硬湊亂拉的按期出版，毋寧稍稍緩長一些時間把稿子整理得像樣些再付印。因為前者在表面上看來，果然是「信用卓著」，但實際上其對不起讀者之處，恐尤甚於後者。這倒並非是自圓其說的強辯，擺在眼前的事實多得很哩！

本刊以六期為一卷，截至本期合刊為止，這一卷還應該再出兩期。所以我們決計於年內趕出五六期合刊的「戲劇專號」，以作第一卷之結束。這種在合刊之後再來一個合刊的辦法，被人詬病是在所難免的，尖刻一點的仁人君子，一定還會說出「乾脆地來一個全年大合刊吧」之類的俏皮話。不過對於這種善意或惡意的批判，我們全願心領神受；不預備有所辯白，因為我們敢相信這個「戲劇專號」會代表我們說明一切的。

這期所刊的稿件，在作者與作品底意識上似乎容納着兩種絕端不同的傾向；王平陵君的論文和黃震遐君的詩是應該屬於一系統的，洪靈斐的小說與毛騰君的譯作則是另一種傾向。這情形，也許有人認為容易失掉刊物底個性的，不過我們要請讀者看一看本刊發動號的「我們底話」，這裏面將告訴你們以「所以然」。現實社會的一切全在矛盾之中，祇要不是空喊口號的作品，我們無不儘量刊登，反正我們是不掛什麼招牌的。

「三雙絲襪」是一篇很長的譯作，我們不願意使讀者零零碎碎地閱讀，這一期是儘可能的多登了一些。「一九三二年南京文壇總結算」的續稿，因作者辛予君以某種關係而入獄，祇得暫時停刊了。請讀者原諒！

——一九三二，十二，一， equal 編輯部——

又：本期合刊是在前月二十日發稿的，當時印刷所方面曾答允本月五日出書。不料半途中有大宗利益頗大而必須趕速印出的「官樣文章」，使印刷所的先們不能不將這本利益較少的小百姓刊物就置一下。於是一遲又是遲了整整十天。在這理，我不竟深感「錢」這樣東西的偉大！

請注意下期本刊

戲劇專號

執筆者：

洪深 歐陽予倩 唐槐秋 左明
謝壽康 向培良 馬彥祥 袁牧之
陳凝秋 熊佛西 應雲衛 谷劍塵